

千燈共 一光

儀式、法門、派別、性別，
教育、人文、慈善、醫療，
台灣佛教女性的種種發展，
多少差別殊異，
但在每個人心中的那盞法燈，
所點燃的心光，
光光都是佛陀慈悲智慧的心光。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Publish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ing

目次

編輯手札——此為最吉祥

專輯

- 04 **千燈共一光**——現代佛教女性的天空（下）
- 06 **戰後台灣尼僧之發展**——解嚴前台灣尼僧的發展 釋見曄
- 16 **戰後佛教在台灣**——佛教面對現代挑戰的回應 釋悟因
- 26 **佛教女性的挑戰與未來**——以香光尼僧團為例 釋見咸
- 40 **修行與家庭**——生死共在的慈濟關懷 盧蕙馨

【春風化雨】

專欄

- 54 **四取**——愛的追尋 釋悟因
- 【大千世界停看聽】
- 62 **在邊陲點燈的日子（上）** 歐嘖邁勒

【香光閱讀室】

- 74 **故道白雲**——評介《一行禪師說佛陀故事》 釋自衍

【森林法音】

教理

- 82 **幸福快樂的指引**——《吉祥經》開示 喜戒禪師 著
- 98 **攀登佛法的高山**——一次與菩提法師的會晤 釋見勛 譯

- 【傾聽人間】
- 112 問天 釋自訢
- 【菩提道上】
- 116 撞響生命之鐘 張軍
- 【心田四季】
- 97 調個覺知量劑 牛尾巴
- 111 我願學習 釋見碩
- 【佛經書寫】
- 125 菩薩子來寫經 釋見潤
- 【教界啟事】
- 52 香光尼僧團各分院道場近期活動
- 52 邀請您 加入豐富生命的行列——印儀學苑佛學研讀班招生
- 53 在心光中啟程——香光尼僧團各分院道場新春祈安法會
- 110 法的饗宴——菩提法師密集專題講座
- 【教訊採摭】
- 52 「紙質圖書保存維護管理研習會」圓滿舉行

專輯

千燈共 一光

現代佛教女性的天空（下）

1945年台灣光復，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為了檢視隨著歷史推移而遷變著的台灣佛教，我們常以1945年為一個重要的歷史段落，尤其是1949年，國民政府大舉遷台，至今所產生的極大變化。而經常被提出來研究的主題——女性參與佛教的方式與影響力，有著其他傳承的佛教少見的興盛狀況。本期專輯整理刊出的現代佛教女性，是從戰後台灣尼僧發展的歷史角度探討台灣佛教女性的經驗——有香光尼僧團也有慈濟團體；修行奉獻的壇城有教育、文化，也有慈善、醫療等現象的差殊。雖然不能周全地描繪出台灣佛教女性所圓成的結果，但我們已能於其中發現，性別、儀式、法門或有不同，台灣佛教女性不斷地參與世間、走向世界，這些努力，都同樣是秉持著佛陀慈悲的教示，在深化個人德行的同時，於有限的時空因緣中，廣大地利濟人間。

千燈共一光，不管是台灣佛教、藏傳佛教或南傳佛教；男性或女性；僧侶或信施，多少差殊，但「千年暗室，一燈而明。」就如同房子一燈光滿，千燈亦遍滿，光光卻不相礙，每個人浸沐於法而在自己心中燃起的那一盞燈，都承繼相續著佛陀本懷，光光都是佛陀慈悲智慧的心光。



戰後台灣尼僧之發展

解嚴前台灣尼僧的發展
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釋見曄

戰後的台灣，政治、經濟有很大的轉變，佛教在台灣亦深受影響。台灣佛教除了型態、體質的轉化外；在解嚴前，台灣尼僧的角色、地位已悄然變遷。本文將從天乙法師的例子，解析戰後台灣比丘尼在佛教的角色與地位。

前言

佛教的演變無法離開政治、經濟、社會等大環境的因素，而獨自發展。所謂的戰後，是指民國34年以後。台灣光復後，台灣佛教界的生態

也跟著有很大的轉變。民國38年，國民政府遷台，先是發布動員戡亂條例，全台進入戒嚴時期。至民國76年，台灣國民政府宣布解嚴，這對台灣佛教又產生另一波極大的影響。因此以民國76年解嚴前後為分界點，在本文只介紹：民國34年戰後至解嚴前後，台灣尼僧的演變。

進入主題前，有個前言。日前剛去大陸一趟，回來後感觸良深，思索宗教「形」與「神」的關係，也就是宗教所謂的形軀與神韻。這正適合作為本課程呼應的主軸。

佛教的形軀與神韻

若將宗教內涵粗略地分為形軀與神韻：「形軀」是指「宗教形式」。可以是寺院的建築、佛像、宗教儀式、



◎見曄法師從佛教的形軀與神韻切入台灣佛教尼僧的發展。(照片提供：香光山)

僧人的生活方式，如：服裝、飲食（至少在北傳佛教僧人要茹素，還要圓頂落髮。）等等，這些都是「形」的部分。「神韻」即指「宗教精神」、「體證」、「境界」。即指精髓、精神。用佛法的名相，即是「法味」。

在中國大陸，不論是藏傳或北傳佛教，目前觸目可及大都以宗教儀式為主。儀式雖重要，但須與「意義」連結，若失去儀式背後的意義，那麼儀式也只是「形」而已！如藏傳佛教的「轉經輪」，你只要念一句：「唵嘛呢叭彌吽。」就可以消災祈福；再順時鐘轉一圈經輪，恍惚間已讀畢佛教所有三藏十二部的經論，可以超越輪迴、解脫了！但不說法、不聞道，不修戒定慧，只要念一句「唵嘛呢叭彌吽」，轉一圈經輪就夠了嗎？

位於青康藏高原的青海，藏人的生活相當貧困。但我們參觀的宗喀巴誕生之處的塔爾寺，它的建築、佛像、幡幢，卻十分金碧輝煌。另外在拉布楞寺，整體建築亦華麗輝煌不遑多讓。這些都恰與當地居民貧困的生活現狀成強烈對比。感嘆著當宗教淪為「只問鬼神，不問蒼生」時，難怪

馬克思會批評：「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不只是藏傳佛教如此，我到西安大興善寺——從東漢就建立的漢傳佛寺，在那兒也有佛像、法器，很多僧人和經懺儀式。皆是形軀具足，法味卻淡！

然而，到底什麼是法味、神韻？神韻必須透過形軀來表達，無法單獨存在。要從「形軀」中展現佛教的「神韻」，需要一些動力與條件。如：修行者的本願、動機等；還有修行者



◎大陸塔爾寺的奇蹟石，上面塗滿酥油，供信眾黏人民幣祈福。（照片提供：洪櫻真）



的使命與任務。有了使命、任務，然後在興福（就是常說的培福）、禪修、戒定慧的修學中表現出神韻，而內中含藏的思想義理就是「三輪體空」。有位大陸遊的同行居士曾感嘆道：「大陸佛教很市儈。」如上述的塔爾寺，寺內有許多「奇蹟石」，據說是宗喀巴的母親眺望孩子時踏的，有很多感應。可是現今奇蹟石上塗滿酥油，讓信徒可以將人民幣黏在上面祈願，其實就是要信徒布施。布施可以有神韻，也可以只是一個形軀。在興福、講學、說法、禪修中，可以有神韻，也可以很市儈。其中分別，就在於能否掌握到佛法重要的緣起空性。

我們也可以從形與神二者的偏重或調整，來探討戰後台灣佛教的發展。在今日主題——戰後台灣尼僧的發展中，同樣有著一個趨向：從中國佛教的形、神標準來看，民國34年戰後的台灣佛教，連形軀都是曖昧不明的。是歷經許多出家眾與在家眾的努力，才有今日所見的形神具備。

台灣佛教的分期

從史前文化到現在，台灣史可上

推萬年。可是大量漢人來到台灣定居，大概是從鄭成功時代開始。台灣佛教從鄭成功來台至今可粗分為（一）明清時代的台灣佛教（西元1895年以前）：以閩南佛教、齋教為主。（二）日治時代的台灣佛教（西元1895-1945）：以日本化佛教、齋教為主。（三）戰後的台灣佛教。

第一期在西元1895年以前。西元1895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之後，台灣割讓給日本，進入第二階段——日治時代的佛教。從西元1895年到1945年，基本上是以日本化佛教、齋教為主。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台灣佛教都夾雜齋教，台灣佛教與齋教有很深的關係。當時台灣漢人主要來自東南沿海，而東南沿海佛教本身就受到齋教影響，移民到台灣時，齋教便隨著一起進入了台灣。今日我主要論述的，將是以民國34年後至民國76年解嚴前的台灣佛教為主。

戒嚴時期台灣佛教的特色

戒嚴時期（西元1945-1987）的台灣佛教，主要特色在「大專學生學佛風潮」及「中國佛教的再建」。



◎周宣德居士率先提倡接引大專青年學佛，引發大專學生學佛的風潮。中戴眼鏡者為周宣德居士。

大專學生學佛風潮

始於民國40年代末期，由周宣德居士率先提倡，接引大專青年學佛，成為「佛教重回知識份子懷抱」的基礎。有學子因而出家，或成為佛教學者，直接轉化、深化佛教體質。

中國佛教的再建

內容有二：一是授與中國傳統佛教的出家戒法。二是重視佛教思想與學問。尤指印順導師及其弟子們對台灣佛教的貢獻，促進了台灣佛教重視義理、思想等層面，因而提升台灣佛

教信仰的水平。

授與中國傳統佛教出家戒法的影響 戰後台灣初期佛教派別

這裡特別要強調傳戒這一部分。民國38年，東初法師剛來台灣時，繞了台灣一圈後，便將台灣佛教分為三個派別：

鼓山派：所謂「鼓山派」是指受中國大陸影響（多源自福建鼓山）的台灣佛教。「本島的佛教傳自鼓山、西禪二叢林」，及「台灣人欲有相當地位的僧侶，要赴福州鼓山受戒，取得僧侶的資格。」（釋慧嚴：〈明末清初閩台佛教的互動〉《中華佛學學報》，9，1996，頁226-227。）而於福建鼓山受具足戒的台灣僧侶，因為受傳統大陸佛教的影響，必須過著茹素、不婚的生活。

齋教（龍華派）：李添春先生認為「台灣之白衣佛教，又稱為齋教，就是在家持齋奉佛之一種團體。不出家，不剃髮，不穿僧衣，以白衣身嚴持佛戒，以持齋而斷絕葷肉故稱為齋教。此種團體在台灣有三派，就是龍華派、金幢派、先天派，都是由大陸傳入台灣的。」（李添春：〈台灣佛教史要〉，《中

國佛教史論集三》，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6，頁938。）

日式佛教：日本式的佛教，僧人
不吃素，可以結婚生子，攜家帶眷。

總之，以「茹素」、「不婚」的觀
點來區分戰後台灣佛教初期的派別，
約可歸納如下表：

		茹素	不婚嫁
鼓山派		○	⊙
齋教	先天	○	○
	龍華	○	×
	金幢	⊙	×
日本派		×	×

傳授戒法改變台灣佛教形軀

若以茹素和不婚嫁兩大標準，檢
視戰後台灣佛教的類別。其中鼓山
派，較屬於中國式的佛教是茹素跟不
婚的，這符合北傳中國佛教形軀的標
準——僧人茹素、不結婚。但尚未觸
及傳戒或受戒的問題。齋教一定茹
素，但婚嫁與否則不一定。「金幢」
在台灣幾乎已失傳。「龍華」可以結
婚生子，所以在龍華堂，會看到攜家
帶眷的景象。「先天」跟所謂的「正

統佛教」的相似點是不結婚。所以，
民國38年之前的女性修行者，以先天
派居多，她們帶髮修行，茹素和不
婚。日本時代的日本式佛教，既不茹
素，亦有婚嫁。因此，民國38年中國
僧侶來台時，首要之務便是改造宗教
的形軀，但還無法直接談到法味。而
改造形軀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傳戒，先
改造出家人的形軀——生活方式。

戰後台灣佛教轉折點： 民國42年大仙寺傳戒

談佛教變遷不能離開當代政治、
經濟、文化等背景因素。民國38年，
白聖法師等自大陸來台的比丘，一直
想推動傳戒，希望能轉齋教式、日本
式的台灣佛教為中國式的台灣佛教。
而背後支持他的重大力量，就是政治
力量。因為初接收台灣，國民政府亦
致力於改變當時台人的意識形態——
將日本式的意識形態，轉成中國式的
意識形態。所以，白聖法師推動戒法
時，便受到國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所以，民國42年便是台灣佛教轉
型的轉折點——從齋教式、日本式的
台灣佛教轉變成中國式的台灣佛教。



◎民國 42 年戰後台灣首次傳授三壇大戒，於台南縣大仙寺舉行。此次傳戒是台灣佛教轉型的轉折點，深深地影響了台灣佛教的生態。

該年春天，戰後台灣佛教在大仙寺第一次傳授三壇大戒。這次的傳戒活動深深地影響了台灣佛教的生態。從此台灣僧人的生活型態被徹底改造——不婚、茹素、斷葷酒、剃髮、著僧衣、受具足戒等，成為台灣僧人的必要條件。在這個風潮下，台灣佛教女性身分也有很大的轉變——從「菜姑」轉成了「比丘尼」。

比丘尼於戒壇中角色的轉變

這些自大陸來台比丘們，極力推

辦傳戒活動。為了讓傳戒順利，台灣比丘尼在戒壇的角色也跟著轉變。目前，我尚未在史料裡，找到中國大陸的比丘尼當尼眾指導者的記載。比丘尼在戒壇一向扮演戒子的角色。只有在台灣佛教，大仙寺傳戒以後的戒壇裡面，比丘尼才可以當尼眾指導者，如：引贊師、說戒者。

比丘尼可以由戒子變成指導者的理由，略述有三：一是尼眾量多、質優。在台灣比丘尼受戒人數多過於比丘，教育程度亦不遜於比丘。二是女



眾生活、修行宜由女眾指導。對女眾戒子而言，指導者最好是由女眾擔任較無隔閡。三是大陸比丘需藉助台灣尼眾的協助，如翻譯等。因為大陸比丘不會說閩南語，需要台灣比丘尼的翻譯。以上是台灣比丘尼在戒壇上角色轉變的三大因素。

比丘尼成為指導者，在戒壇取得了「發言權」外，也得到「詮釋權」。說戒者在戒場裡，除了有發言權，還有詮釋權。很可惜台灣第一位女眾說戒者——天乙法師的講戒錄音帶沒有流通，（當時我在整理天乙法師的傳記時，曾聽過她的說戒錄音帶。）她不只說戒，對戒法還有很多詮釋，這個詮釋權非常重要。

解嚴時期台灣佛教的特色

百家爭鳴

解嚴時代的台灣佛教，十分多元化，除漢傳佛教外，南傳、藏傳佛教亦在此時此地大放光彩。正是台灣佛教「百家爭鳴，百花怒放」的時代。本文只略說此期的漢傳佛教，這是一個成果驗收期。台灣此時此地的漢傳佛教有佛光山、中台山、法鼓山、慈

濟等四大教團興起，影響範圍不僅遍布全台，還延伸至海外。這個時期的漢傳佛教大多以人間佛教為主導，除傳統的法事活動之外，也從事大型的慈濟、醫療等社會福利工作。並強力地推行禪修活動，開啟社會大眾好樂禪修之風。總之，此期台灣漢傳佛教以慈濟、醫療、禪修、辦學、大型演講或講經大會等活動方式，與當代台灣社會互動著。（解嚴時代台灣佛教的特質，可參閱藍吉富〈台灣佛教之歷史發展的宏觀式考察〉《中華佛學學報》，12，頁241。）

人間佛教

解嚴後的漢傳佛教，大都以人間佛教為主導。人間佛教內蘊的義理就是在《佛在人間·人間佛教要略》一文裡，印順導師所提出的六個字：「出世心，入世行。」用出世心來做人間的佛事，這就是人間佛教。

出世心如果跟佛法的義理相應，即是「三輪體空」。入世行的內容除了傳統性的法事活動外，還包括大型的慈善、醫療等社會福利工作，及禪修、醫療、辦學、教育、大型演講、講經大會等。如果只講「入世行」，不



能掌握無常、苦、空、無我、緣起的出世心，所有入世行，就難與法味相應。人間佛教就可能流於市儈，限於人天乘。換言之，只是「入世行」卻無「出世心」，那也只有掌握到人間佛教的形軀，而無神韻，這必須時時引以為戒！

戰後佛教女性修行者角色變遷

戰後佛教女性修行者一開始以「帶髮修行」的外形出現，對「出家」的認同是帶髮、吃菜、不婚及住菜堂（包括齋堂、寺院）修行。她們被泛稱為「菜姑」。（「菜姑」來自兩個體系：一是佛教體系。一是齋教體系，如龍華、先天。）換言之，當時所謂的出家生活，不一定要剃髮、穿僧服、受三壇大戒。

由菜姑身分，經由剃髮、受戒轉成「正統性」、「中國式佛教」的比丘尼。在中國式的台灣佛教裡，認為除茹素、不婚外，還要落髮、著僧服、受戒，才是正統。比丘尼身分才能被認可，而由邊陲進入核心。這是一個正統、認同性的議題，經由這過程，才能成為漢傳佛教所認可的台灣佛教的比丘尼。

戰後台灣佛教的發展特色，是由「日本式」、「齋教式」的台灣佛教，轉成「中國大陸式」的台灣佛教。「日本式」的台灣佛教可以吃葷、喝酒、攜家帶眷經營佛寺。從台灣佛教女性修行者的脈絡來看，她們較不屬於「日本式」佛教的信仰者，而是「齋教式」信仰的奉行者——帶髮、不婚、吃菜、住菜堂而修行。

藉由落髮的女性修行者之脈絡，來看戰後台灣佛教的轉化，恰可由她們的現身、獻聲，來說明「齋教式」信仰的台灣佛教，轉化成「中國式大陸佛教」的過程。

戰後台灣比丘尼的發展 ——以天乙法師為例

經由戒嚴時期，比丘尼的播種與耕耘，現在我們才能看到證嚴法師、恆清法師、曉雲法師等比丘尼在台灣佛教天空大放光彩。如果沒有前階段比丘尼的努力，如天乙法師、慈觀法師、達心法師、修觀法師、妙慧法師等等的播種耕耘，是不可能現代台灣比丘尼的亮麗成就。

戰後台灣戒嚴時期，比丘尼的發展，我以天乙法師為例，探討她在台灣佛教史的地位、貢獻及其有限。

天乙法師的貢獻

居大陸來台比丘在台弘法的橋樑

天乙法師的口譯，是中國大陸佛教傳布於台灣的橋樑。

教導出家女眾應有的觀念、儀態

如：在戒場，講解比丘尼戒等。

比丘尼自覺意識的覺醒者

「荷擔如來家業，是身為比丘尼的責任」、「由女眾指導女眾」、「女眾要靠自己」、「比丘尼事，比丘尼決」等觀念的倡導者。天乙法師並未受到西方女性主義的影響，這些理念是從她的家世、教育、經濟背景及生活經驗中所提煉出來的智慧。用現代話來說：她是個女強人！受過良好教育的她，思想獨立；更重要的，她有家族支援的經濟，所以經濟也是獨立。所以她覺得女眾可以靠自己力量站起來，不用依附男眾。

奠定比丘尼在戒壇的地位

天乙法師在戒壇的參與及表現，不僅凸顯其個人的貢獻，也說明了她

在佛教界的地位及重要性。若說天乙法師為比丘尼爭取在教界及社會上的地位，而成為戰後台灣佛教比丘尼的楷範，實不為過。日據時代，台灣佛教半僧半俗的狀況，自民國42年起，因白聖法師等極力推動三壇大戒的傳授，而漸回歸中國的傳統。其中天乙法師的參與戒壇，不但協助白聖法師，讓當時台灣佛教的「菜姑」過渡



◎民國65年，天乙法師在龍湖庵傳戒中任得戒和尚尼、開堂和尚尼，以女眾身分直接教導女眾演禮，這對台灣戒壇而言可謂空前創舉。右一為天乙法師。

(本刊資料照片)



為「比丘尼」，更使比丘尼眾得以因應全民知識日漸普及的時潮，而在佛教界、在社會上擁有自己的天地。

天乙法師的有限

「觀念」的啟發，而非事功建立

化觀念為行動者，是她下一代的弟子，也就是現今香光尼僧團方丈——悟因法師——的事行。

未啟發僧眾體認自身與社會的關係

天乙法師教導徒眾的重點，不在「引導僧眾認識自己與佛教、自己與社會的關係」，及「引導僧眾認知自己對外在世界的使命」。因此，民國69年，天乙法師逝世後，又逢台灣大環境變遷之時，她的徒眾，如半天岩的僧眾，禁不起外在環境的挑戰，像山崩般地滑落，撤出她一生中最早經營的寺院——半天岩紫雲寺。

結語

在民國五、六十年代，天乙法師自覺到，台灣的比丘尼，應該自己站起來，開創比丘尼自己的天空。這信念，引導她一生孜孜矻矻地致力於尼眾戒行的教導。她以身教、言行說明

了尼眾亦是有魄力、膽識來承擔佛教志業，打破一般對女眾的扭捏、依賴性強等刻板形象。

嚴格說來，天乙法師的兩大志業從具體行動的延續上看，其實都是有待商榷的。四個寺院中，半天岩已經易手殞落了！戒壇上的開堂和尚尼直至解嚴後才有第二人。追究起來，天乙法師的條件特殊是其原因。相對的，天乙法師所處的時代，佛教界資源匱乏，土壤貧瘠，物質條件闕如，尼眾的學識、膽識、觀念、能力與她差距過大，也形成她一人轟轟烈烈獨力前奔的現象。雖然如此，天乙法師的自覺行動仍是台灣比丘尼的楷範，她的觀念更是台灣比丘尼志向的指標。近年來，台灣比丘尼奔赴現代化的新氣象備受世人矚目，不正與其觀念暗相吻合嗎？可見，女眾獨立，是現代台灣比丘尼的一股潮流。而天乙法師，正是帶動這股潮流的先鋒。☸

戰後佛教在 台灣

佛教面對現代挑戰的回應

香光尼僧團方丈 釋悟因

台灣剛光復時，為提升台灣佛教品質，建立修行典範，佛教界做了許多改革。

從辦佛學院、傳戒開始，佛教僧人的素質不斷提升，而比丘尼也參與其中。

本文以尼僧團為觀察的主體，探討台灣佛教在戰後的發展，繼而提出佛教面對現代挑戰的回應。

前言

跟大家分享「戰後佛教在台灣」這個主題，一起來探討台灣佛教在戰後的發展。所謂的「戰後」，指的是1945年至今，而本文是以「尼僧」為

主要觀察的主體。首先我要指出，「尼僧」這兩個字有其特殊的意義。「尼」代表女性，「僧」是僧伽（samgha）的簡稱，意義是「眾」，或稱為「團體」。「尼僧」指的是修習佛道的出家女性的團體。

尼僧的生活是修道的生活，是宗教人士的生活方式。然而什麼是修道？一說到修道，一般人的意象總是以為只有誦經、念佛、吃齋，或住齋堂就是修道。卻很少關心修道者立足於人間，對人間實存苦難的貢獻。當然，修道生活少不了個人的修為——誦經、念佛、持身等。但是作為一個修道團體，自有其團體的運作，亦應有存在社會的功能，不能自外於社會。所以，社會對這個團體參與奉獻的認同度，也成了支持團體的來源，



◎走過台灣佛教五十年，悟因法師侃侃談著台灣佛教如何回應時代的變遷。（照片提供：香光山）



這是互惠、回饋的必然過程。

因此，台灣尼僧的發展，著重在「僧伽」，亦即著重在整個團體的轉變。戰後尼僧的發展有明顯的轉折，我將分數個觀點來介紹。

革新台灣佛教的方法

傳戒

台灣佛教，從明鄭時期一直到戰後所呈顯的現象，大抵是被齋教化、日式化、民俗化了。人們對佛教的認識是模糊的，隨之而來的正面價值更是模糊的。這是一個容受的歷程。從發展歷程來看，是佛教與台灣社會互動所產生的現象，是自然的呈顯。到了戰後，國民政府來台，大陸的法師跟隨來台，看到台灣佛教的異容，就覺得應該讓佛教宣揚傳播，以清晰其面目。確實，大陸的法師來到台灣有一種使命的覺醒，他們意識到革新的必要，尤其是大乘佛教的漢傳佛教。

首先，第一個改革的就是：「讓僧俗男女有別」。佛陀的追隨者，本來就有四眾、七眾。有出家與在家，又各有男眾、女眾。在佛法的修學上，出家和在家都可以學佛，在佛性上應

不分軒輊。但既分出家、在家，在修道生活的戒律規則上，應該給予正視，僧俗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樣。在家弟子是經營事業，賺錢養家，照顧孩子、老婆眷屬，讓事業蓬勃發展（依印度對人生的分期，修道是退休後的修道期）；出家眾是修道、弘揚佛陀的正法，以出家身分代表佛陀宣教。

讓僧俗有別的作法是傳三壇大戒，以佛陀的戒律樹立僧倫秩序，回到佛戒規制——出家有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戒。當時，白聖老和尚等看到的台灣佛教，除混含民間信仰之外，大抵呈顯的是龍華派，日本化派的型式，有家室妻小，是僧俗不分的現象。而佛教比丘、比丘尼等出家戒律，第一條戒是不淫戒——不婚、守貞。然而結婚生子與家庭的經濟照顧有關，與佛教教團要分開處理。

台灣佛教，從過去三百多年的歷史中，一般都只說是「齋教」。把佛教的出家女眾叫「菜姑」、「齋姑」。以帶髮、吃素、守身作為修持的方式，跟佛戒、佛教沒有很大的關係。民國42年，於台南大仙寺首開戒壇，傳比



丘、比丘尼戒，開啟了台灣佛教歷史性的一頁！從此，年年傳戒，樹立了佛教出家人的形象：剃髮、著袈裟、受戒、持戒、學戒。僧俗倫理秩序的分野，大德們以其中國佛教的經驗和魄力切割，強化並且凸顯佛教僧俗有別，從外在的形象建立了佛教教團的標誌！

對岸的中國佛教卻在此同一時期，歷經中共文化大革命的破壞(西元1966-1976)，已然面目全毀。往後要復興中國大陸的佛教，基礎建設還是從建立戒壇、傳戒開始。唯有從出家修道典範的建立，建構宗教的生活內涵，再逐步改善發展，向上提昇、內化；一旦「質」的方面提昇，當然要再回歸佛教的落實人間、淨化人間，給社會清晰的辨識、清晰的踐行步驟。不然的話，佛教根本就沒有機會，沒有未來。

辦佛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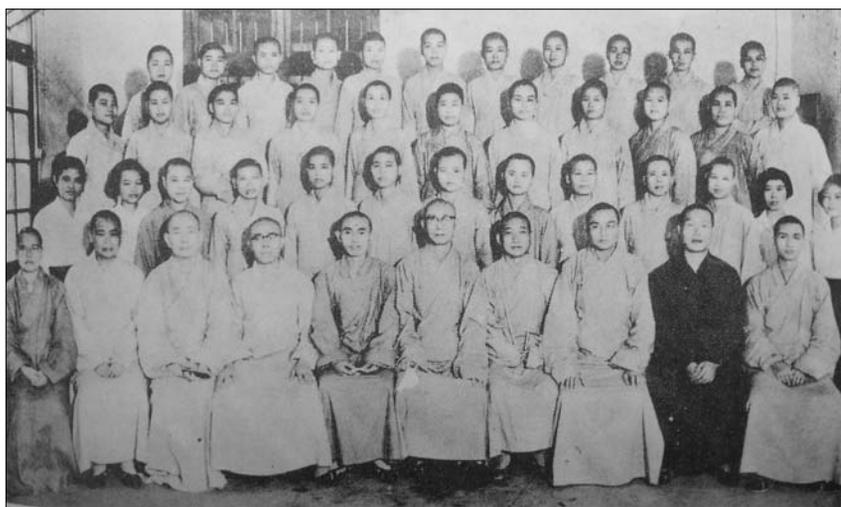
在另一方面，成為佛教教團的一份子，還必須承擔住持正法、宏揚正法的使命。而住持正法、宏揚正法的人才是需要培養的。當時的大德，智

光老和尚、白聖老和尚，除了積極開戒壇傳戒，另一個重要的措施就是辦佛學院。從事僧伽教育，培育僧才，這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台灣佛教在1945年之前的日據時代，日人也辦有多處佈教所，例如：台灣佛教中學林、鎮南中學林等。但佛教雜誌、佛經單行本的流通並不多。以機構或佈教等方式傳播佛教，應是根本的措施，然而由於語言文字的隔閡，以及殖民者與殖民地之間文化、禮俗的落差，鴻溝一直難以跨越。縱使期間有多人留學日本佛教大學、禪林等，卻仍難跨越其日式佛教教義研究，也難認同日本神道的皇民化性格產生的典範作用。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日本政府推行皇民化運動，宗教、戲劇、語言、風俗習慣等，全面向日本看齊，促使台灣百姓皇民化，做日本天皇的順民，效忠日皇。誠如江燦騰博士所說：

「宗教信仰本來是民眾的習俗和個人的精神寄託，……不能流於軍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的灌輸，否則就是信仰迫害，違反人性。」

「在戰後，日本退出台灣時，便重



◎民國46年，印順導師創辦新竹女眾佛學院。照片為民國49年新竹女眾佛學院第一屆畢業合影。

新面臨被改造的下場。」(江燦騰，〈台灣近代佛教教育沿革〉，《台灣佛學院所教育年鑑第一輯》，台北金山：中華佛學研究所，2002，頁13。)

白聖老和尚在民國46年於台北開辦中國佛教三藏學院，男女僧眾兼收。印順導師於民國46年在福嚴精舍附近開辦新竹女眾佛學院，以女眾為主。在此之前，有慈航法師主持的台灣佛學院。而之後，陸續興辦的佛學院、佛研所等，前後不下三十幾所。大家的共同信念是：要教育培養出家僧才，佛教的僧人要修道，受持戒律，也要研讀經律論，弘揚佛法。因此，佛學院的招生對象是出家僧眾為主。當然，若詳論齋姑與比丘尼或宗

教師之間仍是有一些距離。曾有一位齋姑申請讀新竹女眾佛學院，院方提出的條件是：讀了一年以後要圓頂。她說：「剃頭不好看；我要做菜姑。三不五時還可以去看看歌仔戲、歌劇。」她自認齋姑也是出家，守齋姑的戒，但不願意受比丘尼戒。印順導師說：「如果妳不圓頂，一年後，就不要再來讀佛學院了。」

那時候，佛教界的大德是這樣地整頓佛教。由僧俗有別，而後辦教育提升僧人素質，賦予僧眾荷擔家業的責任。同時，對出家女眾的培養也不忽略，完全沒有拒絕尼僧於佛教教團之外。在一視同仁的對待之下，建立

了尼僧修道、弘化、自利利他的楷模。當時，也出現很多傑出優秀的比丘尼典範人物。

佛教面對現代挑戰的回應 掌握宗教的本質

現在佛教界，努力向政府爭取宗教研修學院納入高教司的認證，基督教、天主教也都很熱衷。在爭取學位認證的同時，各個宗教一致關心的議題是，宗教學院的本質是什麼？它的教育模式應不同於一般大學、研究所，不應僅以學習某些學科部門為已足。培養宗教人才應還有解行相應的修為鍛鍊，有屬於該宗教特殊的「宗教性」。例如：禪修等行門，或該宗教特有的儀軌修持等踐行部分，這是不可少的。

佛教本質的掌握，在成員的篩選階段也是重要的關鍵。早期的台灣佛教，出家尼眾以齋姑的形象在佛門出現是很普遍的。這種情況目前在東南亞還有留傳，在中國大陸也不少。齋姑的來源，有很多是跟著父母親出家，有的則是從小被抱養。這與佛教所謂的「皈依」是大異其趣的，因

為，這些人長大了之後，有時候並不想出家。藏系也有類似的情況。印度菩提法林的尼師們說，在南印度的「菩提法林辯經學院」有群5歲的小女孩，從小培養讀經，她們是從西藏逃出來，或是印度藏人的第二代。我問：「她們幾歲開始背誦佛教經論？」回答說是：「13歲，13歲以後授予沙彌尼戒，成為出家眾身分……。」在懵懂的小小年紀，已然被劃定了未來！事實上，宗教信仰是個人的決定，尤其選擇出家為僧者，是自己要用心耕耘，並且是參與教團的。（當然或許有不少人是宿具善根，從小就決定出家為僧者。）如



◎教團成員經由自覺選擇出家為僧，參與修道、學習、奉獻的僧團生活，是佛教本質建構上相當重要的一環。（本刊資料照片）



果，教團的成員都是由自覺而參與終身學習、奉獻、服務、修道，對佛教的建構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宗教的文化表徵，除了建築、音樂、圖像等之外，教團成員的角色形象是最具體的表徵。無疑的，佛陀是把正法幢相的責任託付給僧伽。因此，成為一個真正的僧人，除了外在剃髮染衣的形相，內在的慧命是需要培養塑造的。我以香光尼僧團為例，佛學院是培育尼僧伽的機構；如果是在家眾，可以讀「佛學研讀班」，一起學佛。不論在家出家都可以學習佛陀的教法，三法印、中觀、五部大論都可以教，可以學。對於佛教教團使命，荷擔如來家業也都是有責任的。出家作內護，在家作外護，但是二者的生活方式、戒律是不一樣。在家就學習做優婆塞、優婆夷，齋姑也是優婆夷。受了比丘戒、比丘尼戒才叫作比丘、比丘尼。

藏傳佛教的文化與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教育的內涵從小到大就是佛教。一般的社會制式教育對於百姓並不普及，目前中共正在建構推廣中。但藏傳佛教大德們又擔心政府藉教育

宣導政令，稀釋固有的藏傳佛教文化。1996年，我去印度菩提伽耶講比丘尼戒的時候，有一位女喇嘛來看我。她有很好的家世，教育水平很高，是家庭一心栽培出來的。所以，在西藏的環境中不是不能培養尼眾人才，而是要有家世，由父母、家族培育。當然，最好是在尼僧的團體中，建立培養的機構，並提供機會。

吸收培育人才

台灣佛教在民國47年開啟了吸收社會青年學佛的運動。這風潮一方面是受了基督教、天主教的刺激與壓力；另一方面，佛教一向被批評為燒香拜佛的老人佛教，念經送亡的死人佛教，遁入山林不問世事、不知人間的逃世佛教。有志之士不禁自覺：天主教、基督教吸收知識青年成為牧師、神父、修女或信眾。而佛教是否也應醒覺，來調整傳教方式？同時是否也應考慮對象的容受，需要普及化、青年化、現代化，並且呼應時代的議題？

此一倡導青年學佛運動的文獻記載，見於周宣德居士著《淨廬佛學文

叢》之中。在此書中，周宣德老居士自述這段變革的啟動因緣：

「民國47年7月，本人從各方友好與大德致贈的六十生日壽儀，恭印廖清珍與孫木訥合註的《八大人覺經》，同時選錄梁任公的《佛教之特色與價值》等合印一千冊，送請《人生》、《菩提樹》雜誌等代為廣告，普贈大專青年，並徵求心得報告。不久即有同學數十人撰文送來，由我轉呈先師智光上人核閱。辱蒙讚賞，並出資精印千冊，命名為《大專學生研讀佛學心得報告》。」

（周宣德著，《淨廬佛學文叢》，1986，慧炬出版社增訂本，頁4。）

這是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開始。接著增設獎學金，誘導大專青年研究佛學，鼓勵著作投稿，並解答疑問。民國49年，學佛的大專青年開始在學校成立佛學社團。最初有41所大專院校設立，到民國74年已有64所之多，登記入社的社員有一萬一千人之眾。

由是由周宣德、李炳南等居士開始，以及印順導師的推動，出家眾做幕後，居士做幕前，僧俗合作。一時，佛學講座、專題演講、討論、辯論、演講、學術研究等活動風起雲

湧，從各方面引導大專青年，不只是讀經而已。是興儒振佛，建設心理，有效地呼應於時代的議題。之後有人出家或在家，或從事佛學研究，其間不乏優秀的女青年。

如是青年學佛運動成就了佛教青年化，也建立了護持佛教的群眾基礎，直接改造佛教人才的體質。不但提升了佛教素質；也提昇了佛教對社會的牖導功能。二者是並駕齊驅，同時並進的。再者，從佛教與社會的互動關係而論，佛教對社會有貢獻，獲社會肯定信奉，是必然的趨勢。因此佛教人才素質的提升，已經覺知到不



◎在前人的努力下，青年學佛風氣風起雲湧地開展。各寺院或佛教單位舉辦各項課程活動，接引青年學佛，成就了佛教青年化。（本刊資料照片）



應只拘限在出家眾，應該包括宗教的護持者和信奉者一併提升，如此對整個社會的素質普遍提升定有助益。以香光尼僧團為例，在「香光」的教育志業，尼僧伽的教育與信眾的教育，從一開始即採雙軌進行，著重二者的平衡發展，其用意即在此。

當青年學佛運動展開之時，時值中國大陸進行文化大革命、搞破壞，而台灣戒嚴尚未解除的年代(西元1949~1987年)，佛教用什麼名義爭取成立社團呢？不是用佛學、佛教，而是用「復興中華文化」的名義。例如：台北工專慧光學社的章程，標舉的是：「研究東方哲學，闡揚固有文化」，將佛學視為東方哲學文化。在校園中活動，則必須盡量避免宗教形式，才能有利社務之發展。又如：曉雲法師創辦華梵大學，當初設立的佛學社，就叫作「東方哲學社」。從民國四十幾年，佛教就開始爭取要辦大學；直到民國79年，才開辦了第一所，由曉雲法師創辦的「華梵工學院」。當時教育部限定只能設工學院！面對政治的設限，其中的艱辛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

佛教在台灣的奮鬥，一方面培植

僧信人才；一方面提供社會的服務奉獻。其相互依存、互信、互賴，都可以作為僧俗同心協力的佐證。

關懷世間

在當時，佛教好像開了眼界，發現：其他宗教對社會提供很多宗教、慈善、教育、文化等工作。其實，佛教自明末以來一直保守自限於山林，僧侶皆安於陳舊的山門內清修，而輕忽時代的快速變遷。不但佛教，整個中國自明清以降，概以閉關自守政策對待國際局勢。直到清末，光緒皇帝被迫簽訂辱國喪權的馬關條約，割讓台灣給日本，終於打開眼界而圖謀變法，振興國勢。與佛教相關的廟產興學即其時之議。廟產興學的提出，讓部分野心人士藉此侵佔廟產，卻也因此打開了佛教對世間的關注。「請命」、「爭取」辦學，沸沸揚揚地從中國大陸延續到台灣。可惜時不我予，適逢執政者信仰基督教的影響，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基督教挾政治、機器、經濟的優勢，快速成長。教堂一間間蓋起來，信徒增加，醫院、學校、出版、慈善事業等，如雨後春筍般地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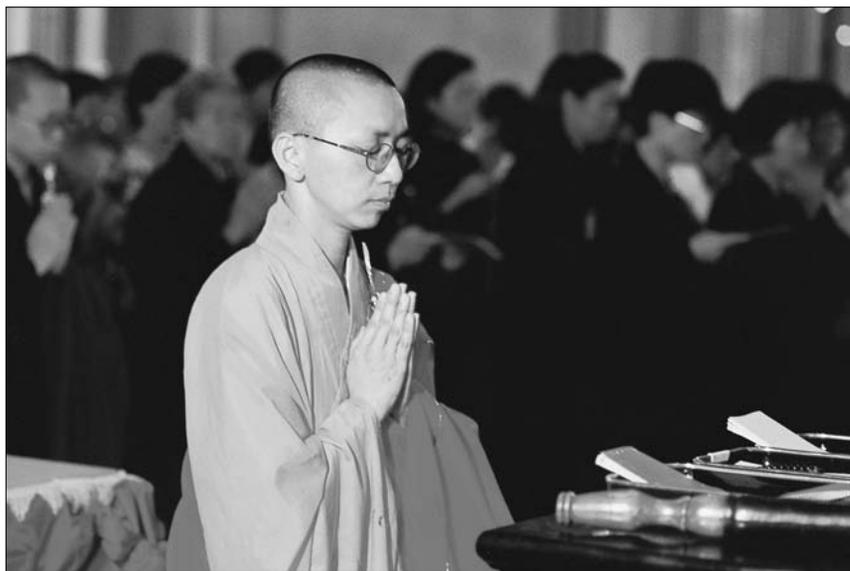
出來，佛教更加地被邊緣化了。

中國大陸的佛教歷史記憶還不遠。太虛大師省視中國佛教說：「中國佛教的教理是大乘，行為是小乘。」其實，不是自願做小乘自了，是對「時變」的輕忽；是睡獅子的自覺不敏、回應不夠。而台灣佛教終於甦醒過來。一當大專青年學佛運動，對佛教路線的轉向成了成功的範例，大大地鼓舞佛教界，並獲得更大的認同與支持。於是佛學院成立更多所，佛學的研究也開始。如：中華佛研所(西元1985年)、法光佛研所(西元1989年)相繼出現。尼師也進入大學執教，如：恆清、慧嚴、見咸、見曄法師等。佛教大學，由曉雲法師的華梵工學院(西元1990年，華梵大學前身)為首，慈濟醫學院(西元1994年，慈濟大學前身)、南華管理學院(西元1996年，南華大學前身)、玄奘大學(西元1997年)、佛光大學(西元2000年)相繼成立。慈濟救助世界也出現；翻譯事業，譯著其他語言傳承的著作更多；禪修的引介也隨之更加推展。這當中不乏比丘尼僧對佛教的參與投入。

這是一個變化快速的時代，身處其中而不受觸動者幾希。給我刺激最

大的一件事，是高雄文藻外語學院建校初期，修女在校園監工的一幕！那時候我住興隆寺，親近天乙法師。寺裡有兩甲地，叫保留地，是台灣政府實施土地改革的三七五減租餘留下來的。沒有三七五減租的土地改革，佛寺可是大地主呢！當時寺眾都得下田工作，弄得全身烏漆抹黑、精疲力盡的。晚上回到寺裡，還要讀大藏經，哪裡還有精神？有一天，我在田裡工作，一抬頭看到文藻外語學院的修女——那時文藻剛剛動土興建——我想：同樣是宗教，為什麼佛教的僧人以下田耕種叫修行？而基督教的修女卻不是如此？我受不了自己是這樣的處境。同樣是宗教，我卻在這裡討生活！我開始注意修女的培養過程。其實，修女在出家時學歷並沒有比較高，大都是出家以後栽培的；而且依性向、興趣，願意在那方面奉獻，才往這個方向慢慢去培養發展。

對僧人的角色、修行生活的省思，使我真正地知覺到內修與奉獻的方向。那時，我傷心地哭了！是一種對上時代的感覺。我跟天乙法師說：「師父，我要讀書。」她說：「讀書是



◎在不忘回應時代的前提下，一切所「作」都以三寶為依歸。「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仍可作為今日佛教僧侶的箴言。
(本刊資料照片)

妳的事，不是常住的事。做完執事妳要讀書，我管不著。」於是大眾休息時間我讀書，執事還是照領喔！在一個系統、制度裡面，完全沒有例外。執事照領，別人休息，我要用功。怎麼看待這一切？只有一個「自覺」可以說明。比之於南傳、藏傳，台灣佛教的尼僧比較能夠發展自己，不是因為她比較聰明，而是因為勤勞、自覺。透過社會現代化的方便，運用社會的資源。我親近天乙法師的座下，常住都是女眾，互動方便，我就在系統制度裡用功。一有空，我就教其他比丘尼寫信、讀經，我喜歡做這種

事；當然，我的執事，她們也會協助一些。這是互助、互動的關係。

所以，所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仍然適用於今日，仍然可以作為今日佛教僧侶的箴言。關鍵在於：「作」些什麼？——教書？下田？弘法？寫作？辦雜誌？著作？領眾？——在不忘回應時代脈動的前提下，一切都以三寶為主；以佛教為主；以發菩提心為主。不是為討生活。「有衣食處無道心，有道心處有衣食。」古法如是說！

願以此文與藏傳尼師共勉！

(本文由作者將演講稿改寫而成。)

佛教女性的挑戰 與未來

以香光尼僧團為例

玄奘大學教育人力資源與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釋見咸

女性學佛、甚至出家，不是因為經濟困難、逃避世間責任，而是為了更能參與世間。佛教女性應如何參與世間？參與世間會有什麼樣的挑戰？從香光尼僧團講起，一起來關心：佛教女性參與世間的挑戰與未來。

前言

今天與大家分享「佛教女性參與世間的挑戰與未來」。佛教女性如何參與世間呢？目前，我在新竹玄奘大學任教。到大學任教，我將之看成是今天主題裡「女性出家人參與社會的方

式」之一。1997年，我從美國學成回台灣時，並沒有想到自己會在玄奘大學待這麼久。到大學任教並非我對出家本務、或對僧團失去信心或興趣。相反的，這反而是我對僧團的發展有著更大的關懷：從對出家女性、佛教徒的關懷，更擴充到對整個社會的關懷。個人認為：在整個佛教，乃至於非佛教的發展中，需要有人去做連結、轉化，去做社會資源共用的一種工作。

台灣佛教中有相當多的知識女青年出家，這在台灣、亞洲，乃至整個世界，都是非常獨特的現象。李玉珍教授曾談及，此現象是台灣女性的一個奇蹟。因此，對於現代出家人已不適合再以傳統偏差、負面的思考，而應以正面角度探討其對社會的奉獻。



◎身為台灣佛教女性，見咸法師從其專業、信仰與經驗，分享佛教女性參與世間的挑戰。（照片提供：香光山）



在今天的主题分享中，有許多資訊取自於《香光莊嚴》雜誌，並從我個人的經驗來分享。抱著期盼佛教能夠在現實世界中更好、更能利他的心懷探討今天的主题。

女性在台灣

女性在台灣的地位，因政治、經濟的變遷等因素，產生相當大的變化。早期的台灣，除了有很多人從小成為童養媳；也有不少女性，因為家境或其他不得已因素，而必須從事私娼工作來賺錢養家。在民國40、50年間，這樣的故事一點也不陌生。

台灣政府實施國民義務教育後，加上經濟發展，陸續有許多女性可以進工廠上班，以穩定的薪水幫助自己及家庭，但這是屬於職業上而非學識上的改變。民國60幾年後，台灣女性受教育機會更多，那時已有非常多的女性就讀高中職，表示女性受教育的機會已不限於義務教育。民國70年後，女性的一般教育程度更不止於高中，還延伸到大學。這不僅是經濟進步或政治開放所致，最大因素是因為科技進步及全球化的關係。現代科技

使得全球性的交流更方便，也更快速，並帶來新的思想衝激，逐漸改變了台灣人的思考及生活模式。東西方的接觸，讓台灣女性開拓視野，有更多的選擇，包括受教育、找工作等。女性不再只侷限於家庭中女兒、太太、媳婦的身分。台灣從貧窮到富庶，女性從文盲到有受教育的機會，活動範圍從家庭到加工區，更逐漸參與原只限於男性的職業。教育的普及也影響了台灣的兩性生態，雖然腳步不快，但也看到了轉變。年輕女性的學佛或出家，也是其中一個新現象。

另一種選擇

女性參與宗教服務，另一個因素是國民政府遷台後，許多男性出家眾來到台灣，希望佛教在台灣傳承下去。可惜，台灣男性出家為僧的比例不高。相反的，不少女性覺得除了婚姻之外，出家是一個重要的、有效益的出路。因為在女性僧團看到自主的可能性，能展現自己的才華跟能力。

大專女性的出家

民國60年到70年間，台灣的大學



校園相當流行佛學社團，現在應該也還是。佛學社團接觸佛教不限於知識跟學理。像我個人，是在民國67年暑假，參加了3年佛學社以後，又去參加嘉義香光寺的佛學夏令營，這個因緣，讓我看到一個很不同於一般女性生涯發展的生活方式——香光尼僧團是自主的、共同管理的女性群體——這個震撼，是影響我出家很大的因素。大專女青年，除了在學校學佛，也有機會去參加各種長短期、寒暑假佛學營的活動，然後會看到原來有一種宗教叫做佛教，它不受性別的限制，也沒有貧富差距的不平等現象。

香光尼僧團的興起與發展

大專生的學佛與出家

以香光尼僧團為例，從民國69年到民國70年的後半期，我們有很大一部分的僧眾是來自於大專佛學社團的組員。這代表著這些女性不是只有傳統婚姻生活可作選擇，也可以超越性別的約束，在僧團中有自主性的空間，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這對很多當時的女性，包括我自己在內，是

與從前對兩性固有的既定概念，截然不同的視野。

民國76年，會發生學士尼風波，是因為有太多人不了解事件的真相。大專女青年進入佛學社團後，除了認識佛學，還重新對女性的生命產生新的視野。看到不同的生活方式、歸宿及自我的展現，甚至從共同生活中去發展各種可能性。這對60、70年代大專女學生有很大影響，香光尼僧團早期有很大部分的出家眾，是藉由這樣的因緣進入僧團的。

校外的參學

民國70年代後半期，尼眾進入僧團的方式也跟著改變。隨著所開設的佛學研讀課程、大專女青年研習營及諸多相關社團後，學員因參與這些課程及活動而加入僧團成為尼僧。女性參與僧團有不同的動機與因緣，參與社會的方法也跟著改變。從這些改變可看到僧眾來源的多元性，人才的多樣性及時代的變遷。於是弘法及生活的方式也隨之調整。

香光尼僧團的創立與發展



◎民國69年，香光尼眾佛學院正式成立，香光尼僧團在佛教宗教師的養成上，開始有了清楚、正式的模式出現。圖為香光尼眾佛學院第一屆畢業合影。（本刊資料照片）

此處將香光尼僧團的創立及發展分成四個時期。當中有幾個影響發展的因素，即時空背景、領導人的作風及其對僧團的任務、使命認同，還有當代經濟跟社會力量的支持度。

民60—70：發芽期

民國60到70年當中，因為悟因法師看到台灣的佛教女眾必須跳脫傳統的生活跟弘法方式，希望建構一個有願景及受現代化教育的僧團。所以，民國69年，正式成立香光尼眾佛學院後，我們的師資、學生、課程，開始有比較正式及清楚的模型出現。民國70年前後，是關鍵期，我個人還有幾位念大專的女同學也是在這個時期出

家的。這批人有一半是因為齋戒學會而進入僧團。當時懺公師父帶領的大專齋戒營，是非常嚴謹的一種出家前的修持教育，所以，學員的觀念、看法及自我期許等，有別於一般學佛者。由於這樣一批素質整齊且深具抱負的年輕尼眾加入，僧團也給予了這些年輕僧眾很大的揮灑空間，才得以一步步發展僧團在弘揚佛法及服務世間的各種可能性。

民70—80：蓬勃期

70年到80年，是蓬勃發展的時期。我們以理性的社會科學及引進激勵文化的現代管理課程，應用在佛學院的課程上。還有各種實務課程，包括建構理念、制定法規、擬訂願景，都在這10年當中產生。最大的轉變是：從傳統法會或隨緣說法，到民國73年佛學研讀班的開辦，從此轉換了我們的弘法方式。往後，香光尼僧團在台灣會被認識，應是這時期所奠定的基礎。

民80—90：轉換期

到民國70年代後期，幾位法師開始到國內外進修，可說是進入了變革期，又展現香光尼僧團另一個不同的

專輯
千燈共
一光



◎香光尼僧團僧眾
從民國63年開始，
一路走來，在悲
願、力行、和合
的理念下，不斷地突
破自己，參與世
間。（本刊資料照片）





面貌。這些法師的進修代表著僧團在發展上的需求。為了佛教教育的改革及僧團的長期發展，人才的培養需要多元及完整的教育。所以，有批早期參與僧團的成員，到國內外各個研究機構進修，並帶動往後的進修風氣。

民90一：革新期

民國90年以後，我們面臨一個革新期。僧團走了將近30年，尼眾的年齡、身心狀況都已不同於以往。此外，由於歷年來引進不同的修行方式，僧眾的需要更多元化了。為了因應多元化的需求，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未來的發展方式，即不能再以舊的思維、方式去思考問題；有時要逆向思考，配合時代，透過各種交流及考慮現代潮流，如網路連結等方式，去實現及弘化佛法。

社會關懷與參與

佛教成人教育

民國73年，香光尼僧團成立都市佛學研讀班。此教育實施最大的特色是：改變傳統隨緣講經說法的方式，透過系統性、結構性跟組織性的課

程，以學校的型態定時、定點上課。隨著時代變化，佛學研讀班的內容也更多元，納進了禪修教育、法會共修、解門跟行門的共修等，讓課程更完整。香光尼僧團的法師們，用了相當多的心力在課程的設計上，希望能與學生有良好的互動，協助學習者在佛法的研讀上有更好的效果。

輔育院及心智教育

台灣社會近年單親家庭增多，單親小孩的教育更需備加關心，而社會的多變，也造成現代年輕人因受各種不良誘惑而誤入歧途。民國79年始，高雄紫竹林精舍與嘉義安慧學苑的法師，帶著居士們走入輔育院，推動校園的輔導教育。後來，高雄輔育院的教育小組又開拓校園的心智教育，這是把佛教的禪修與心理輔導結合，讓國小的學生有機會接受佛法的薰陶。

這是一個非常用心跟長期的思考，可以看到佛法的參與，已不限於在寺院中。這是我們對佛教教育與社區教育的新認識：人群在什麼地方，我們就在什麼地方，輔育院跟心智教育的發展，是最好的示現。



社區婦女教育

再談到社會婦女教育。除早期辦的婦女學佛營外，我們也嘗試為社區婦女辦理不同的研習。我們在台北印儀、台中養慧、高雄紫竹林精舍都有不同的推動，如：親職教育及外籍配偶識字等課程。僧團未來的腳步，不僅要去了解社區的需求，而且必須要更多元化。將僧眾與信眾的能力整合，去從事更多的社會關懷與服務。

老化教育

還有，台中養慧學苑嘗試開設老化教育相關的系列課程，目前，台北印儀學苑也開始提供這方面的研讀，它是尼僧團一個新的關懷重點。台灣社會高齡化的趨勢十分明顯，有許多老年人及家屬的心理充滿不安。如何讓每個人去意識到，而且提前做好老年規畫，是我們未來努力的目標。

社區關懷

天災人禍降臨，人們往往手足無措。如921大地震時，尼僧團組成關懷團隊到台中縣石岡鄉，設了一個

「趴趴熊之家」的安親班，協助災後兒童的安頓與學習。當時尼僧團的人力不分南北，輪流調集到災區，陪伴受災戶的兒童走過創傷。或許投入的物力資源並不龐大，但是我們伸出溫暖的手，給予徬徨失措的人溫柔的慰藉，此應是宗教對於社區最能做到的協助。以尼僧團有限的資源，我們嘗試如何結合資源與力量，把事情做到更好。

臨終關懷

臨終關懷或安寧照護的參與，也是僧團過去幾年來一個新的走向。在臨終關懷上，目前只有一兩位法師較長期地參與。嘗試從這樣的參與去思考：當我們有機會面對臨終病人時，除了原來對宗教的認識與實踐；進一步，是否也能夠有實質的不同專業知識，去幫助這些臨終者及其家屬。

女性僧團的社會參與

女性出家人的今昔之別

女性的社會參與可從二個面向討論：一為女性出家人過去與今日的差

別；一為現代比丘尼的特色。我們首先從社會地位轉變、個人抱負及僧團中角色三項，來探討今日女性出家人與昔日的差異。

社會地位的轉變

現在我們先從女性僧團的社會參與來回顧。了解女性出家人過去跟現在的差異性，以及台灣現代比丘尼的特色。其中有一些是我自身的體會，有些是我的觀察。民國40、50年代談到女性出家人，很多人會認為：這些應是窮苦人家的女兒、或因感情受挫、身體殘障、人生窒礙難行時，才會投向青燈古佛。可是，從民國60幾年到70年的發展看來，卻是這麼多的知識女青年及佛學研讀班的學員，陸續加入僧團。由於時代轉變以及教育程度的提昇，社會對女性的看法逐漸不同，對女性出家的因緣及過程，有不同的認識，看法也持續地轉變。我們的地位已逐漸變成專業的宗教師角色。

專業化是從能力、思考、甚至是從外相上、或從所做的事情上去判斷；還有團體的宗旨，及自身對整個社會的看法，也要考慮。今天，女性



◎女性出家並不單純只是個人的解脫，更是願意跟他人分享自己的修學來利益大眾。（本刊資料照片。）

出家人在台灣的地位，能夠不斷提昇及被認同，是因為佛教教育專業的養成，在比丘尼身上不斷地顯現。

個人抱負

第二是個人抱負。目前女性對自己的期許並不只是純粹修持個人的解脫。我個人的經驗是因為母親的去世，體會到原來生跟死是相當難以理解的，直到開始學佛，終於了解如何來看待生命的無常。每個人都可能面臨跟親人的生離死別，這跟性別、年齡、富貴無關。而出家人可以跟人分享對生命的體驗，將所修持的佛法利己利他。在佛法上的修持，除了自己



◎透過自我進修及團體的培養，現代比丘尼能以更專業、多元、積極的角色參與佛教，自利利他。

(本刊資料照片。)

能夠淨化提昇，走向更好境界以外，如何將修持佛法的體會，透過各種方式來跟社會大眾分享、互相扶助，這就是自我的抱負。希望能讓佛法更親近人間，更能讓一般人了解與踐行。

僧團中的角色

第三是僧團中的角色。女性的學習特色是連結性、關懷性及喜歡和諧的學習氣氛。這個特色不會因為出家而消失。有這樣的學習特色，將之放

在僧團中，讓它展現得更好；可以將人力、物力等種種資源加以結合，做最好的運用。在台灣各角落，都看得到比丘尼盡所能地將她們的專長發揮在講學、弘法，並努力辦理僧團的各項事業。當然，這些努力也需要有能力的領導者。香光尼僧團就是因為有過去與現在領導人的帶領，才展現出今天的成果。女性出家人在佛教世界中，表現出分享的及分擔的特色，而不是突出的、唯一的領袖角色。

現代比丘尼的特色



現代比丘尼別於傳統女性出家者不同的特色，大致可分類為專業化、多元化發展及積極性三種。下面分別說明之。

專業化

現代比丘尼的特色，第一個就是專業化。這些專業化，包含從事的工作及從事的方式。台灣出家眾女性跟男性的比例差不多是4：1。很多人並不是在家時，就準備好出家後所要從事的工作，而是經過不斷地再學習而善盡其責。這些學習相當專業化，包括行政的監督、運作、出版事業、弘法事業、甚至e化的多媒體發展等。從個人的研究中發現：出家，給予女性相當大的發展空間。一方面讓個人可以得到潛能的發揮；另一方面，透過自我再進修及團體的努力，不斷去建立新的專業性，對社會的服務也更能發揮功能。

多元化發展

第二是多元化發展。我們除保存原有的傳統弘化事業，如講學或是佛學的上課，還有新的發展方向。現在出家人已經超過傳統的執事範圍，例如像我一樣，在大學任教。擔任顧

問、諮詢的角色，或投入研究，或社會服務工作，這些都有可能是現代出家眾所扮演的角色。跟著整個社會的開放，及本身專業能力的建立，這種多元化發展，已看到一些成果，且方興未艾。

積極性

最後是積極性，這是所有努力及發展必備的條件。如果不是因為積極性，我相信尼僧團不會走到今天。我們需常常反思，突破傳統的思維，發覺更多的可能性，結合世法來轉化原有的思考。我們希望吸收更多人的智慧，共同來付出跟相互關懷，讓佛教的推進有不同的思考跟肯定。

結語

脈絡中的存在

佛陀建僧的目的，是因為僧的住世能夠讓佛法弘揚，這是最終極、最遠大的絕對目的。但如果沒有適合的時空環境跟因緣，僧團不會出現，也無法存續。從傳統佛寺走到今天，有無數的在家居士及信眾們跟著我們一同在佛法上繼續追求，這真是不可思議的因緣！



台灣社會不斷改變，很多新的可能性產生，宗教社群也不斷在改變。不僅佛教本身團體在改變，有很多新興的宗教社群出現，也在挑戰原有的宗教團體。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沒有間斷的。不僅是人口素質改變，也看到外來人口的增加，社會多元性的要求。我們現在對原住民、客家、閩南、外省籍等所有人，都看成台灣的一份子。新的人民融合，會影響台灣社會的穩定性跟未來的走向。

僧團也是台灣結構的一部分。我們開始發現體制上有一些自我的危機出現，如僧眾的進修辦法，訂立時是希望讓舊的人眾得以休養或進修，新的人眾也能練習獨當一面，都是原先立意良善的法規，但這些目前都必須重新再調整。

在引進更多的修學方法、進修方式時，人本身會產生一個新的嚮往跟新的思考。所以僧團也發現：有些僧眾希望能夠走自己的方向，朝多元發展。這個多元的發展，不見得會在僧團的範圍中進行，也許是在僧團外，甚至於在更大的社會發生。而什麼樣的體制跟結構，可以讓這樣的流動更

容易、更活潑一點？這是我們目前的挑戰！生於現代社會中，不能免於社會大脈絡的影響，也必須要因應這些影響而有新的思考及行動。

新的挑戰

每一個出家人隨著年齡、經歷等不同，會有新的需求與自我期許。個人學成人教育愈久，愈感覺成人教育跟佛教的菩薩道，幾乎可以合而為一。成人教育它有兩大軌道：一是個人的成長，包括知識成長、技術成長、能力成長或視野成長。在生命有形、無形當中，正規、非正規，正式、非正式當中，每個人都在成長。而成人教育正是努力在協助人們，做這樣的學習與進步。

第二部分的成教踐行較常被忘記或忽略，即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的部分。主要的思考是如何透過成人教育幫助社會的教育弱勢者、或弱勢者，甚至透過共同努力去進行社會改革，去改變這個不公平及不正義。很可惜，台灣的成人教育，過去幾年在這部分相當不足，偏重於學術研究及理論的建立，較少走到社區，走到社會



當中去關懷社區中的弱勢。較少透過教育，將不公平、不正義的現象改革轉換。成人教育在未來的發展，應該是個人成長跟社會行動兩軌共同進行。猶如佛教的實踐中，我們必須挺身而出，去向大眾說明什麼是正法。

這些年來，個人有機會進入校園中，希望能夠將我所了解成人教育的核心訓練，提供給年輕的學生。我曾經帶著學生到夜間補校去陪老人讀書，到識字班陪外籍配偶學中文，我把這些稱作個人的實踐。以自己對佛法菩薩道的踐行及詮釋，將我對世間、社會的關懷，轉換成我的第二種專業。以佛教參與、慈悲精神為引導，帶領年輕人來做社會關懷。所以，個人多元發展，看起來可能是分期的、零落的、不同的；可是在行徑上，它還是跟因緣法一樣，在每個作為中，有對佛法的詮釋，對僧團的期許。因為不斷的覺悟，而產生各種的面向。

這當中有很多專業的再需求，所以我必須不斷去參加婦女教育、女性教育、老人教育、甚至行動研究等研討會。我不認為那只是為了個人的需

求，因為我將出家人放在社會的使命當中——我的需求跟社會的需求如何結合？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必須不斷地重新思考，及透過長、短期的各項規劃。從個人的經驗，也時常省思：更多的佛教女性，在今日及未來的發展及奉獻中，都可能面臨如此的挑戰，也需有如此的思考及踐行。

香光尼僧團的願景

從民國70幾年到現在，香光尼僧團大眾共創的願景——尊重生命為起點；關懷時代為志願；播撒佛法的種子；共創祥和清淨的世界。秉持這些願景，以四大志業來回應社會需求。從教育的努力——包括佛法教育、成人教育、其他社區教育、文化志業、出版及社會服務等，不管長期、短期、臨時的投入，都可以看到僧團對社會的關懷和參與。還有，我們的僧制研發，也是多年來，因應僧團在社會中的發展而有的努力。這是我們以悲願、力行、和合的基本理念，用實際行動，發展四大志願，來實踐我們的願景。



◎香光尼僧團是一個現代的佛教女性僧團，對於個人志願與僧團願景、僧眾修道與世間關懷、佛法義理與人文科學對話等，一直是我們關心且努力回應的課題。（本刊資料照片）

對未來的展望

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覺知與呼應

我個人對未來的展望有二：首先，佛教的教理是可以伴隨世間發展的。我認為：現在的出家眾，要去覺知跟呼應社會的公平正義，這是必須不斷訓練且思考的地方。很多現狀不會因為不去碰觸就直接改善；也不會因為我們去覺知跟感受它，痛苦即會自動消失。這些不公平不正義，不會

自動不見，因為因緣法不是如此。因緣法是：因為有人創造因緣，才會讓原來那些不好的情況消失或改善。

所以，除了正確的覺知與面對外，積極回應及投入也是需要的。才能使僧團與社會的脈動相應，成為具有反省力及實踐力的現代佛教團體。

解脫佛學的現代義

第二是解脫佛學的現代義。我們講的解脫佛學是自我的解脫，是究竟解脫，或是不同意義，這是值得再省思的。身為一個現代佛教僧團裡面的尼眾，如何兼顧解脫的究竟義與現實義？這跟第一個，對於公平正義的一種覺知，有類似的關係。

佛法菩薩道的修行，強調利他的實踐，在眾生身上成就菩提。若不能對佛法的真實義有一省察，反囿於個人狹隘、自我封閉式的解脫見地，如



此個人所形成的團體，將自棄於社會的現狀與需求之外；也難於大環境中，同時成就自他解脫的殊勝與目的。

女性佛學跟女性實踐

第三是女性佛學跟女性實踐。當女性的意識慢慢在整個世界展現與被重視時，我們可以重新思考女性對佛學的詮釋、應用與實踐的特色。佛教的進修或其他方面的法門，到底和整個女性自我完整性的聯結在那裡？它跟女性組織、女性團體的關係又在那裡？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香光尼僧團是一個現代的佛教女性僧團，如何使個人志願與整個僧團的願景相結合，一直是我們要面對的課題。

而如何善加利用女性學習的特色，回應社會的現實；聯結不同的女性團體與個人，將女性實踐與佛法踐行做適當的結合與創造。相信對僧團未來的發展會引發新的思考與生機。也將有希望為未來佛教女性的發展，開發新的方向及建立新的典範。☐

香光尼僧團紀事 (民國69年至民國94年)

- 【民國69年】
◎悟因法師晉山香光寺。◎香光尼眾佛學院開辦。
- 【民國73年】
◎「佛學研讀班」首辦。
- 【民國74年】
◎《香光莊嚴雜誌》創刊。◎第一次僧眾大會。「香光尼僧團」名稱首次出現。◎舉辦第一屆大專青年學佛夏令營。
- 【民國75年】
◎成立出家入眾的行者制度。
◎引進The Institute of Culture Affairs教學法。
- 【民國77年】
◎建立僧團理念：悲願、力行、和合。◎嘉義安慧學苑啟用。
- 【民國79年】
◎高雄少年輔育院定期弘化。
- 【民國80年】
◎組織「僧團法規委員會」。◎雲林觀護所定期觀護弘化。
- 【民國81年】
◎高雄紫竹林精舍落成。◎香光書鄉出版社成立。
- 【民國83年】
◎南傳譯著出版、《台灣佛學院志》出版。
- 【民國84年】
◎封山禪修。◎苗栗定慧學苑啟用。◎《佛教圖書館館訊》創刊。
- 【民國85年】
◎悟因法師至印度講戒。
◎香光尼眾佛學院擴大招生。院刊《青松萌芽》創刊。
◎《佛教圖書分類法》出版。◎舉辦佛教圖書館管理研習課程。
- 【民國86年】
◎香光寺新建前殿啟用。◎香光寺218事件。
◎台北印儀學苑啟用。
- 【民國88年】
◎台中養慧學苑落成。◎建置香光全球資訊網。
◎成立921震災協助專案。
- 【民國89年】
◎於高雄、嘉義開辦「外籍新娘識字班」「外籍新娘生活輔導班」。
- 【民國91年】
◎開辦「迎接高齡化社會系列課程」。
- 【民國92年】
◎設立香光佛教研修所籌備處。並於桃園大溪購置研修所校地。
- 【民國94年】
◎桃園大溪香光山寺通過建築使用執照。

修行與家庭

生死共在的慈濟關懷

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所長 盧蕙馨

女性在社會定義的家庭與如來家業的家庭，可以扮演什麼不同的角色？
從社會層次、身體層次、實踐層次談性別，也談修行，
盧所長以慈濟為例，告訴我們從修行起步，性別將可以被超越，生命將會更寬廣。

前言

今日所要講的「修行與家庭」並不是我的專長，因為我沒有結婚，所以家庭對我而言是個抽象的概念。再則「修行與家庭」這題目，對我們的



◎盧蕙馨所長親切地談著從慈濟中所觀察的性別角色互動經驗。（照片提供：香光山）

聽眾也顯陌生，因為在場多數也是未婚的。一般社會所謂的家庭，是指由婚姻建立而來的家庭，這裡頭有很多理不清的牽扯。佛教對家庭的定義與一般的定義有所不同，佛教所指的家庭是指如來家業——佛教的家庭。

因為做學問的人容易被思想概念困住，所以這是我第一次嘗試不受講綱的限制，想看看自己的生命，一個想要修行的人，都已經到了50歲的階段，是如何來看待這個重要的議題——性別。每個人，生來就有男女的性別差異，但性別到底限制了我們那些思想、行動？有多少部分是可以解脫、超越的？身體雖然限制了行動，但是我相信思想、靈性應該可以超越身體的限制。

所以，這回我將從三個層次——



社會層次、身體層次、實踐層次——來談所謂的性別角色。

社會層次的性別角色

性別的第一層次是社會賦與我們的角色，我們自小就學習著如何去應付擔當這些角色。雖然佛教講世俗的解脫，但八敬法還是受到社會觀點很大的影響。以前我做女性研究，大部分是針對在家女眾的社會角色變遷。但自從接觸慈濟團體後，便一直想從社會的角度來探討：這個宗教團體提供女性什麼空間，讓她們不只是附屬於家庭，而有能自主的社會空間，這是我研究佛教女性的原因。

早期研究一些台灣婦女運動團體，發現不一定需要引用西方女性自覺或意識覺醒的說法，來詮釋台灣的女性自主。所謂西方女性的意識覺醒，是指「我要跟男性一樣」。這是一種對立的觀點——你是大男人，我是大女人，我不需要男性。但是許多台灣婦女團體的需要是什麼？她們不想依賴，但也不放棄婚姻，否則她們會變成什麼都不是。她們只是需要在精神方面，有個屬於自己的清淨領域，

別人無法干擾；在這個領域，追求精神上的獨立。因此，在我研究的婦女團體裡，有些女性參加婦女活動，如：婦女團體的讀書會，或是談心聚會。罵罵男人，藉此發洩一些怨氣。

社會對離婚或喪偶的女性，還是常用有色眼光來看待。所以要紓解情緒，要倒垃圾，倒完之後還是要站起來，考量現實生活，如：經濟來源、子女的教育費、贍養費等，那些根本是理不清的。而且還是會不免和前夫有所牽扯，與對方有一種說不出來、難解的恩怨關係。所以，有些人也會藉著念佛，從淨土法門找尋精神寄託。這就是本土的資源，並不需要靠外來的西方概念。在我們的生活中，可以自己嘗試走出來。

今日台灣佛教有許多局面都是女眾闖出來的。如悟因法師領著一群尼師，將香光山開闢成一個非常有氣象的地方。法師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自己，他們還有一些宏觀的理想，和教育的理念。而以台灣佛教目前興盛的狀況，出家眾的背後，其實還有一些在家居士的護持，其中以女性為多，這是一個相當值得去研究的主題。



在參與慈濟團體後，發現慈濟這團體很有趣。他們不講世俗事務，可是又表現得相當世俗化或生活化。這些慈濟人都不是愁容滿面，而是非常歡喜，這令我相當好奇。當然社會上還是有些刻板印象，認為這些女性是不是遭到什麼不幸才加入慈濟。確實有些人是在人生遇到障礙或問題時，她們才參加這個團體，然後自己才慢慢走出來。這些婦女很有意思，因此我才著手研究佛教在家女性。後來發現研究女性，也不能忽視男性——他們為什麼來參加佛教團體？他們的生命同樣也在蛻變、在轉化當中。對照女性的經驗，如何研究這些男性？這之間一定有些共同的東西。

所以，在第一個層次的社會角色上，男女好像是不一樣的：女性是眷屬愛重。心理學也講女性是看重關係的，要從別人眼中去看自己，她的自我是建立在人我的關係上面；男性通常是相當獨立、志在四方；而女性則是牽腸掛肚的。因此，就第一層次的社會角色而言，男女是有分別的。因為社會角色是長久的文化傳統，男女性別觀念是後天學習來的。但是我們

在個體的精神領域中，卻是可以去超越文化的限制和約束。

身體層次的性別角色

無論男性和女性都是人，人的困境就是生、老、病、死，有許多的煩惱。生命所遇到的障礙，形式或有不同，但本質都是一樣的。不管是男女、老少、貧富、貴賤都是一樣的——這身軀終究都要朽壞，那麼這身體給我們是什麼樣的觀照呢？

臨終關懷——到醫院當志工

佛法說色身是相而已，不是實際、實存的東西。但如何展示身體如泡沫，只是苦的聚合？更要以何種方式去引導還沒進佛門的一般人，去了解身體只是不斷變化、老壞的色身而已？在慈濟，慈濟人會去醫院做志工。臨終關懷是佛教一個非常重要的法門，常是讓人徹悟佛法的契機。人常在生命即將要結束時，才能體會人生如夢——是以前在做夢嗎？還是現在在夢中？為什麼我會和以前習慣的常觀世界的關係斷裂呢？——生死，對任何人而言，都是大事。



慈濟志工到醫院，當看到癌末病人的身體時，都感受到全方位的震盪。這眼前所見的身體就有一個窟窿，發出的味道非常難聞，皮膚異於常人，身體反應也與常人不同，整個感覺就是震撼。我的學生在癌末病房做研究，當志工。一進到癌末病房，就不知如何反應，因為太震驚了。那些病人不會像一般人一樣，有預期的反應。如：有些病人整天都不講話，那怎麼辦？這些病人都是以身體示現著。我們都是有情眾生，見到這種景象多少會反省——有一天，我也會變成那個樣子嗎？

佛教說身體是個臭皮囊。所以，有人沒學過佛，但他一看到癌末病人也知道所謂的臭皮囊就是這個樣子，會不會有些思考，這是一個很有力的著眼點。任何人都會碰到大限，碰到生死底限。並不是理所當然地，明天依然可以看到太陽升起，可以蹦蹦跳跳。所以，我常說人就像活在一個大括弧裡，平常只看到生活的困境。不知那只是一個小括弧，外面還有層層的大括弧。最大的括弧就是：我們終究有一天也會離開這個世間。

以前沒有學佛，不知死後會去哪兒；現在學佛，知道死了會輪迴，會帶著業再來。所以要好好修行，不要讓下輩子的經歷比現在更糟糕。當進到醫院，知道自己目前的身體和病人們是不一樣的，會知所警惕，這對修行來說是很好的功課，也是很便利的功課。

病房是人生苦的縮影

醫院裡許多病人的遭遇類似，每個人都有話說。譬如：夫妻、親子在家都不講話的，到了病房裡，不只不會將恩怨放下，反而會更激烈地搬演。這時，不只有身體病苦，還有心裡有病。所以說，人世間一生走來，不管活到幾歲，所有的苦，所有家庭的苦，在病房中縮影、演出。志工進去不能只光會說：「今天你有沒有好一點？」對癌症病人來說，他已經不會好了，今天好一點有什麼用呢？醫生也救不來，沒有人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有很多病人很不甘心，抱怨為什麼這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又或許這病人沒有親人照顧，所以看到什麼人來都覺討厭。面對病人，志工看到的是無奈。病人與他只是偶爾的交

集，說任何話都沒有用，也不知道要以什麼立場來協助他們。所以，志工們慢慢地會得到一種結論：陪伴是很重要的，不是灌輸很多概念和道理。概念和他的生命無關；或者只有言語上的安慰，也是沒有用處的。

生死對每個人都是真真切切的功課，在此處，性別的區分是沒有意義的。面臨生存的底限時，不需透過言語，而是透過身體的形象，表現出生命的無奈——生命要到哪裡去？如何幫助這個人？——有人以為透過念佛；或者很有慈悲心地不停地勸慰。也許對這病人反倒是最不慈悲的，他要的可能是：「不要吵我了！」但當病房陷入空寂狀態，給病人東西他不要，又不能講話時，要如何溝通？或者病人發了狂摔東西，是要逃開？還是留下來繼續關懷？要如何拿捏？是非常困難的。

各位可以想像那種情況嗎？因為生病的人已經不一樣了。我們本來都很正常，進去後卻不知該怎麼做，都變得不正常了，是嗎？

我們用文學的說法：生病是一場非常荒謬的戲劇。以前所有的經驗都

不算數了，怎麼會這樣子？這就如佛法所說的：每個當下其實都不一樣。不要受過去的經驗、概念所限制；不要帶著既定的想法；也不要馬上做批判。不應說：這病人脾氣怎麼那麼壞，因為，他的生命就是這個樣子。重點是：要如何相應？如何回應？所以參與臨終關懷到最後，不知是真的關懷了對方，或是回過頭來，關懷自己的生命該往哪裡去。

天地何其寬廣

對一個女性而言，也許自有許多煩惱，但看了這些生死之間的情景，頓時會覺得家庭的煩惱算什麼，她會



◎慈濟志工藉由自身的投入參與，與他人生命直接觸碰，是修行的一個契機。（照片提供：佛教慈濟基金會版權所有）

因此更投入——從小情小愛中掙脫出來，發現天地何其寬廣。就從這裡面去想去參，當然不是一天就可以參透的。做志工也是一種修行，它需要團體的行動，大家一起分享，慢慢去了解，那就是一門學問了。有時，志工們一起分享病房所見所聞，有些歷經很多磨鍊的歐巴桑，反而可以講出有意思的人生道理和有智慧的話語，我認為那就是一個解脫的契機。這個解脫並非佛教中最究竟的解脫，而是本來是愁腸百結，現在卻慢慢地鬆開。這是從身體經驗出發的修行之一。

生死相通——大體捐贈

慈濟也倡導大體捐贈。慈濟大學醫學系三年級的學生上解剖課，需要實際的人體為教材。醫學系的學生不是很多，一班大約50個左右，學生使用大體，一年也只需要13具大體。現在又加上一個模擬手術。就是人往生後急速冷凍，給醫學院六年級的學生做臨床模擬手術，因為急速冷凍的人體，解凍之後與活人較相似，便可以如同對活人動手術般練習開刀。

自民國85年開始，證嚴法師開始

推動捐贈大體。因為人死了，身體也沒用了，可是對醫學院學生了解人體殿堂的奧秘卻非常有用，那就捐出來吧！這也是一種布施。雖然佛經中沒有提過，而是在發達的現代科技中，才有的新的布施經驗、新的作法，同時也是一種生死教育。

死後身體燒成骨灰，成了廢物，而醫學竟然讓它轉化成教材。這雖是從醫學較工具性的角度來說，但若非捐贈者擁有一份大捨的心，誰願意？因此，對大體捐贈者，我們要尊重感謝。說真的，當我簽捐贈大體志願書時，想到自己的身體將會被刀子切割時，還是有些顧忌遲疑；還有想到私密的身體，可能會被自己的學生看到，總感覺不好——這就是社會層次的感覺：是「女性」的身體被人家看見了。轉念一想，男女身體其實都是一樣，這種我執，根本是多餘的。

死亡，每個人都相同

第一次大體解剖啟用時，我進到大體室去看，所有的大體真的都是一樣，就是死後的樣子。有年輕的、有年老的。而人死後的皮膚，有的是青銅色、有的紫色。如果生前有打針，



就會看到很明顯的針孔。有的很瘦，卻腹脹如鼓。所有的大體都躺在那邊，然後模擬手術開始，刀子就會從胸膛劃開。如果這個人比較胖，脂肪就會跑出來，露出黃色的一層。這時還會覺得那是個人嗎？生命到了最後，不過是一堆看不出所以然的東西罷了。

這景象很令人震撼，和在醫院所看到的又不一樣。醫院裡看到的畢竟還是活的，我們所關心的還是病人和生者之間的關係。但死了之後，所有人都是孤單地躺在那邊。從一個生下來純淨無瑕的小嬰兒到死亡，一生就這麼走過來。年輕的是十六歲到二十幾歲、老的也有八九十歲，讓人感覺娑婆世界真的是苦！所有的男男女女都是如此，有朝一日，我們都會死亡，這種景象令人感到自己的渺小。

大體老師的大布施

我們稱大體捐贈者為捨身菩薩或大體老師。在解剖之前，學生會到每個往生者的家裡拜訪，了解大體老師生前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一方面讓家屬安心，因為他們的親人將會被千刀割開，被毀損的很嚴重，情何以堪

呢？雖然還是會縫回去，但這些年輕的學生能多小心？他們也是在嘗試錯誤中學習，所以，有時真的會不小心割錯了。曾有位捐贈者生前留下一段錄影，他說：「我寧可你們在我身上割錯一千刀，也不要將來在病人身上割錯一刀。」這胸襟很寬大——我的身體就給你，你怎麼處理都可以，就讓你們學習。他用自身詮釋了佛法的「慈悲喜捨」，這種醫學教育的基礎，就是一種大布施啊。

這些大體捐贈者真的很不簡單，無論生前多麼平凡，但他的生命因此而有了份量。當學生跟親屬提到大體老師如何如何時，家屬也會覺得與有榮焉。早期我在慈大人文室，剛開始推動大體捐贈時，我就有一個想法：在大體解剖台寫上捐贈者的名字。當時解剖學科的教授認為沒必要，因為以前解剖的都是無名屍，他們覺得這樣會比較客觀；擔心標上名字後，學生會因知道那是某某人而下不了刀。錯了！其實有感情不一定就無法練習開刀。我曾聽過一位醫師說過，他們當年上解剖課時，整個環境沒有宗教氣氛，可能割下了什麼器官，為了驅

除內心的恐懼，就彼此丟來丟去。這是多麼地不尊重遺體啊！其實，若能培養學生心懷謙卑，以尊重感恩的心好好地練習，將來行醫時能尊重病人，就從這個地方開始自我教育。

另一種共修

慈濟大學有一個「大捨堂」，那是放大體老師骨灰的地方。大體最後還是會火化，一部分帶回去，一部分放在大捨堂。大捨堂是非常莊嚴的場所，我曾經帶人去參觀，聽到許多慈濟委員說：「以後我在這邊有個位置。」有人笑著回說：「那可不知是誰會先來。」這很有趣，笑談之間生死竟可以如此輕鬆。生死不是斷裂，而是相通的。佛教說分段生死，有輪迴，還會再來；生生死死，就這樣變

成一件很自然的事。當知道死後還會再來，很多人就不會再計較現實生活中的許多東西了。大捨堂本來有兩百多個位置，現在已經快要滿了，才不過幾年的時間，已經有一百多位大體老師了，超過一半了，已經愈來愈多的人願意捐贈遺體。而且慈濟對於大體的處理有一套儀式，是非常隆重的。我們很喜歡參加大體的啟用儀式，和學期結束後的告別式，有很多的志工一路助念，浩浩蕩蕩地將大體送到大捨堂去。那儀式很莊嚴，有著生死相通的感覺。當下，自己也願意就像那樣子，為這一生告一個段落。

對慈濟志工來講，為什麼他們願意捐贈大體？因為那就像一個寶庫，讓他們從中了解一些道理，讓人去思考，也讓人心胸變得寬厚，不會再將自己放在中心的位置。生命是流動的，所有的生命都是互相映照；所有的生命都會逝去，留下來的就是那份情懷。會願意讓自己的生命留下



◎生死不是斷裂的，而是相通的。大體老師無言的教導使人重新省思生命。

(照片提供：佛教慈濟基金會版權所有)



一些東西，為眾生的福祉出一點力量。卑微如我，也可以參與，就像一首交響樂，不論演奏的是何種樂器，什麼角色，就是少不了你。或許可以將這說是一種共修，但這經驗和很多法門不一樣，但同樣是觀照身體，直接將人推到死亡前面。當直接面對生死時，人究竟要去哪裡？

我們會在大體開始的啟用儀式，和結束時的感恩儀式、告別式時，邀請家屬參與，這些家屬大部分不是佛教徒，也不是慈濟人。今天會來，是因為他的親人在這裡，不是因為慈濟來的，但他們也都感受到那不同於一般殯儀館的氣氛，那是種尊重、莊嚴的感受，在此，生命的意義被凸顯出來。這是慈濟的經驗。

慈濟很多信徒、志工是非常草根性的。有些慈濟的女眾，只是將養兒育女的愛，延伸到社會，不一定會去淨化生命的本質，提升自己。只有當面對身體時有些領悟，才能突破性別加諸在頭腦、身體、精神上的限制，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這部分是身體的層次，這對我來講是非常深刻的。

實踐層次的性別角色

神聖的連結

最後是行動的層次，行動是你要去做的，是實踐的。如：大體捐贈、做志工等都是實踐，這常常都需要大無畏的精神。再舉一個慈濟的例子：有一年，台中威爾康西餐廳大火，燒死很多人。有位志工去幫忙抬屍體，因大火將屍體燒得焦黑；當屍體抬起來時，那手臂竟然掉下去了。那位志工本來也是個膽小的人，當然很害怕。但因為有很多人一起做，就比較不害怕。他將自己想像成觀世音菩薩一樣地慈悲。證嚴法師曾說：「你們就像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一部分，一隻手，一個眼睛。」所以每個人將自己想成是菩薩的某一部分，我把它叫做「神聖的連結」。不管情緒如何，就是去做就對了。又如：921大地震及空難的現場，也是一個生死教育的現場，一樣令志工刻骨銘心。急救或搬運的過程中，踢到、踩到的可能都是某個罹難者身體的一部分。在那種景象中，生命是毫無尊嚴的。生命易脆而無常，我還有什麼不可放下的嗎？

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我呢？

身體的、行動的法門

這是慈濟的法門，是身體的，也是行動的。你要去做，去現場。光透過看書、想像是沒有用的，因為沒有全方位的震盪。你要用肉身去行動、去感受，那才是真實的。經驗可以從社會層次到身體的層次——疾病、生死變化都與我們有關聯；經驗也是用身體、行動得來的。佛教徒修行時不只是靠想像，而是要靠人與人之間的



◎修行不是靠想像，更要實際去參與，去現場體會。
(照片提供：佛教慈濟基金會版權所有)

互動、接觸。更不只是日常的生活，還要再進到生命終極關懷的情境。終極關懷不是指要超越，要到彼岸，或是去上帝的天堂。而是反省：生命是什麼？從何而來？往哪裡去？有一天身體沒了，剩下什麼？

這種經驗、這種世間現象，用言語無法完全表達，只有當去看了，才能真切地體會。我親臨那種體驗後——譬如，參加送大體火化的儀式，沿途中一步一佛號的景象，會覺得靈柩中躺的那個人和我是生死相通，是一種生死共在的律動——意識到自己身體以後將成為的狀態，讓我也有所體悟。所以，有很多的志工在投入與參與時，並不只是服務，也當做一種自我教育，收穫很多。這是一種循環，因為從中得到更多的能量，所以可以再投入。這要靠行動、靠親身實踐得來。雖然周圍的互動很重要，但如果能利用團體共修，創造機會讓自己知道、體會生命，從看見實際的真相，再與概念互相參照，這就是解行並重吧！而所謂的性別意識，好像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慈濟女性柔和清淨的形象，是自身生命從內而外的展現。（照片提供：佛教慈濟基金會版權所有）

兩性合作與兩性分工

以前我做婦女研究時，有人提出所謂兩性對立期、兩性合作期。現在在一般的社會層次上，可能還沒達到理想上的兩性合作期。但在佛教團體中，的確看到兩性合作的趨勢。慈濟中雖然還是有兩性分別的情形，例如：女性穿旗袍、挽髮髻，是延續傳統的性別意象，這是為了接觸一般的大眾，以性別角色的某種特殊氣質去悅眾，讓人覺得看了喜悅，看了舒服，但這畢竟只屬於一個層次而已。

如果只看到她們延續傳統的角色，而沒有看到她們為何有這樣的精神動力奉獻，那就只是看到表象而已。志工外表穿得乾乾淨淨，但卻是從內而外的，內心的堅強，是因為看到身體脆弱無常的本質。像我今天看起來乾乾淨淨，其實人的身體哪裡是乾淨的呢？人只不過是個臭皮囊。外在可以表現得很有彈性，但內在是必須對生命

有較實在、較深刻的認識，如此就不會只注重外表的裝扮。這是我做研究時，所看到及體驗到的。

今日，許多台灣佛教的道場，氣象萬千，各有傳承的法門，法師也各有願力及攝受的對象、方法。而我覺得走進人群，以身來修行是非常重要的。讓我們不要停留在性別、男女的分別心上。男眾較少時，會讓他們做較粗重的工作，是因他們較有體力；然而女眾也能成就大事。就像香光山的開闢，從當初的荒煙蔓草到現在，是比丘尼法師們用心大膽的開展才成就一方福田。



結語

生命最大的奧秘是當我進入大體室時，看到從未見過的景象時，覺得好驚嘆！那完全顛覆了以往對身體的執著，顛覆了人與人之間可能的分別。社會上，我們都是用角色在行事——那是什麼官，或是某院長——但卻不明白：那只是一個小括弧。那大括弧在哪裡？原來大括弧就是生死。

我很敬佩台灣佛教中女眾的努力，總覺得女性較有勇氣和魄力開創新局，男性大概都是坐著講經說法比較多吧！我也很慶幸自己是女性，因為可以親近那些令我敬佩的法師們，體會與感受她們的細膩和心中的丘壑。不限於慈濟，還有許多其他的法師，包括悟因法師也曾給我很多的鼓勵，而每位法師都各有不同的風格。這好像又回到了性別的議題，為什麼男女會有不同？我相信這是在第一層次的社會角色。如果太拘泥於社會角色，就會跨不出去。如認為：女性只能在佛教僧團裡面做第二等角色，這對佛教及社會，並不是一個好的想法與設定。

女性起初可能採取單打獨鬥，本來是邊陲性的存在，後來常變成中心。就像慈濟本來在東部，但現在已有三十幾個國家，有慈濟組織的聯絡處。像香光尼僧團的悟因法師，這麼注重教育、學術，所以有今日的成果。這都必須用心深耕，過程是非常辛苦的，還得不計較。這些都要有過人的毅力，我在台灣許多比丘尼身上看到了。所以，這部分是要回到性別的議題或人的韌性？女性由於先天的壓制，反而在生命的機遇中，奮發出一番氣象；也就是在不公平的境遇裡，激發出更大的願力去突破困難。這些在學術上是值得研究的。重點是：生命是自己的，自己要怎麼過，才可以不斷地看到不同的境界，而不是拘泥在社會的眼界裡。這是我個人一方面研究，一方面思考及實踐的心得，與大家分享。📍

【更正啟事】

本刊第83期，專輯「佛教女性出家者之今昔」，頁24，第二欄14行，更正如下：

「讓出家女眾無法在教團裡與比丘處於平等的地位，……」

香光尼僧團各分院道場 近期活動

〔精進共修活動〕

◎佛一

時間：3/12（日）、4/09（日）

地點：香光寺 05-2541267

◎藥師懺共修

時間：3/25（六）

地點：印儀學苑 02-23641213

◎皈依

時間：4/02（日）。下午1:30~5:00

地點：養慧學苑 04-23192007

◎佛三

時間：4/08~4/10

地點：紫竹林精舍 07-7133891

◎禪三

時間：4/15~4/17

地點：紫竹林精舍 07-7133891

〔課程講座〕

◎家庭溝通舞蹈

時間：2/27~3/01

地點：印儀學苑 02-23641213

◎社區兒童營

時間：2/11~2/12

地點：香光山寺 03-3873141

◎兒童書法教室招生

時間：1/07~3/04。每週六下午3:00~5:00

地點：安慧學苑 05-2325165

◎鉛筆素描與美工設計招生

時間：1/03~5/09。每週二晚上7:30~9:20

地點：安慧學苑 05-2325165

◎兒童弦樂團招生

上課時間：3月至6月。每週五晚上7:30~9:00

地點：養慧學苑 04-23192007

◎書法研習班招生

時間：10/1起報名。

地點：養慧學苑 04-23192007

「紙質圖書保存維護管理研習會」圓滿舉行

在數位化資源無法完全取代紙本閱讀之際，紙質圖書仍是重要的傳承媒介。有鑑於此，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與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特於94年9月9日假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寶環國際會議廳舉行「紙質圖書保存維護管理研習會」。本會由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承辦，延聘國內紙質維護專家，講解圖書防霉、防曬、防蟲、水淹等處理，計有180位來自國內各大專院校，及各專門圖書館工作者參與。

邀請您

加入豐富生命的行列



95年度印儀學苑佛學研讀班招生

【課程特色】

分初、中、高三級次第升學，有國語、台語班供選擇。課程兼具知識性、生活性與宗教性，並藉課外聯誼、培福等活動引導將所學佛法落實於家庭、事業及人際互動中。

【報名】

地點：台北印儀學苑

時間：即日起受理報名

詢問專線：02-23641213

在 心光中 啟程

95年度香光尼僧團各分院道場新春祈安法會

在一天的開始，
我踏出了第一步。
我在佛菩薩面前，
許一個願，
說我願意：
以歡喜心和感恩心，
來面對一切人和事。

〔辭歲共修〕

- ◎安慧學苑：1/23（一）晚上7：30 / 05-2325165
- ◎定慧學苑：1/23（一）晚上7：30 / 037-272477
- ◎養慧學苑：1/23（一）晚上7：30 / 04-23192007
- ◎印儀學苑：1/24（二）晚上7：30 / 02-23641213
- ◎紫竹林精舍：1/25（三）晚上7：30 / 07-7133891

〔新春祈安法會〕

- ◎印儀學苑：1/29（日）/正月初一
- ◎定慧學苑：1/29（日）/正月初一
- ◎養慧學苑：1/29（日）/正月初一
- ◎安慧學苑：1/29（日）/正月初一
- ◎紫竹林精舍：1/29（日）/正月初一
- ◎香光寺：2/01（三）/正月初四

四取 愛的追尋

釋悟因

「取」是煩惱的異名，抓取的對象有四方面——欲取、見取、戒禁取、我語取。不論所抓取的對象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有所取著就有煩惱。了解四取，看清實相，當下即是流轉的止息、綑綁的解放。

佛教的教主釋迦牟尼佛，終其一生宣揚世間的真理，揭示生命的實相。他的教導很多，而核心的教義是「緣起」。眾生生命的緣起說是十二因緣，即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緣起說的可貴，不但在指出生命的陷溺、流轉，也揭示超越生命限制的可能。

促成生命流轉的重要因素有三個：「無明」、「愛」、「取」。「無明」是一種矇蔽的狀況，屬於知的錯謬。「愛」是一種生命的動能，若混含著無明，即屬於情感的錯謬。「取」，攝持所愛的，形成一股持續的力量。

愛與取

梵語 *trsnā* 或 *priya* (巴利語 *piya*) 在中國佛教譯為「愛」。然而中文的「愛」字詞義範疇很廣，比英語的 *love* 和德語的 *liebe* 還要豐富，包括染污義和法性義。若使用在四諦法和十二因緣的相應說法，是以染污義為主。在原始佛教的教典則常用「嗜」、「味」、「著」、「渴」、「縛」、「結」等各個面向來形容「愛」。

十二因緣的「取」，梵語是 *upādāna*。字義是持、捉，作用是「能取自身相續不絕」。例如有一個愛的意念在心中產生，如果這意念被捕捉到了，就會一直在心中旋繞，如飢似渴。需要攀附、倚附本是有情生命的妄情，由此產生相續的依附黏著，這就是「取」。是盲目衝

動下的產物，一直在流轉打滾之中，卻讓人樂此不疲。所以，「取」也是煩惱的異名。

「愛」與「取」的關係相當密切，有愛就有取，取來自於愛的行動。美籍阿姜蘇美多比丘有一個傳神的說明：「對我所愛的就想要取。」（見《香光莊嚴》第81期）。本文特從「取」的方面切入探究。

取的對象很多，有人執取「物」；有人執取「財」；有人貪戀「色」；有人貪戀「名」；有人講究「吃」；有人對「睡」無法抗拒。每個人著重的部分不一樣，儘管不一樣，也只是輕重緩急之別而已。佛教總括各種「取」的對象說有「四取」：「欲取」、「見取」、「戒禁取」、「我語取」，總稱為「四取」，即四種取著的煩惱。

欲取——取我喜歡的

「欲取」，梵語 *kāmapādāna*，就是對於「色、聲、香、味、觸」等五塵的執取。追求、忙碌於感覺世界、物質世界，或是生理世界，當然也包括男女追逐。這些都叫「欲取」。總括地說，如「財、色、名、食、睡」等就是欲取的對象。

欲取的追逐，是貪使，所謂欲壑難填，是沒有窮盡的時候。人似乎抓取到所要的，可總覺得不滿足；同時它也是流動的，它既會流近於你，當然也會流遠於你。比方財物，佛家說財物是「五家所共」——水災、火災、盜劫、官吏、納稅、不肖子孫等五家所共有。因此，五種欲樂在你取得時，它好像是實實在在有，其實是非常虛幻，沒有實體的。再說，其他名、色、食、睡等的例子，也都在告訴我們它是何等的虛幻。

見取——取我的見解

第二「見取」，梵語 *drsty-upādāna*，對「我的看法和見解」特別重視，特別主觀、有成見。

所謂我的主觀看法是什麼？有各種可能。譬如別人說的是不對的，只有我說的才對，自以為是，這就叫「自是非他」；或者認為自己什麼都知道，掌握了對某事的全知，這是「以偏概全」；或者「以非為是」，對自己所思所見有意或無意的顛倒是非，沒有小心驗證，也可能以非為是，這是顛倒；或者「以末為本」，本來是枝末的事，偏偏認為這個最重要，所謂本末倒置、輕重不分。以上的是非、偏全、末本等，都是因為「我見」在作祟。

見取，由於執取自己的觀點，容易造成視野狹隘，思想沒有轉圜的空間，也不見容於他人。見解的錯謬，有時禍及個人，有時發生在人與人之間，各說各話，擾攘不休，小至個人，大至國家，世間的爭端就這樣出現了。佛陀在《中阿含·苦陰經》說：「以欲為本故，母共子諍，子共母諍，父子兄弟姐妹、親族展轉共諍。」，又說「以欲為本故，王王共諍，……民民共諍，國國共諍，……」睽之世間確實如此，怎一個「諍」字了得！

盲人摸象的故事

佛經「眾盲摸象」的例子，即在說明未見真實而各執異說的狀況。一群天生的盲人，有人試著要讓他們認識象，教他們用手摸象來認識象的樣相。其中一個摸腿，一個摸到鼻子，一個摸到象的耳朵，另外一個摸到象的臀部，每個人摸的部位不同，所認知的象當然也不一樣，卻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而縱使你把整隻象都摸了，你就能知道牠是什麼樣相嗎？

我們知道，有時候我們眼睛看的跟手摸到的，在認知上確實會不一樣；也許看到了也摸到了，你還是不能通盤了解。比如你摸到了蘋果，它是光滑的，你知道它的味道嗎？你知道它吃起來的感覺嗎？這就是佛教常說的，當眼、耳、鼻、舌、身、意接觸了色、聲、香、味、觸、法，就形成不同的「見解」。個人尚且如此，在社群當中，

每個人亦各有每個人的角度、立場，就像眾盲摸象一樣，看法各異，真得「諍」！「諍」的世界是動盪不安、紛紛擾擾，人們也總期望彼此和平和諧共處。如此期許的同時，相互之間需要培養多少的「尊重」！誰還能夠自大地說自己是「唯一」、「獨存」、「永恆」的！

佛法講「緣起」法則，就是說這些對象是相對的，無法單一獨立而成，因此它們是沒有自性的，「沒有實質」的，甚至包括「我」，也是「沒有實質」的。當我面對某境或某人時，有些關係也在變化中，「緣起」就是在說明這種生滅變異。就這樣，人們會因時、因地、因人而有不同的立場，不同的主張，不同的成見，這就是「取」——「見取」。只因各人執取自己的看法，我執堅固，一旦因緣相遇，「諍」就出現，爭論不休，爭得你死我活，這叫「眾生見」。這當中若深究，總不出常見和斷見，世間的爭論就常因「見取」見而生起；萬一這個人又有影響力、居心不良，那將演變成更大的爭戰，釀成群與群間的災難和禍害。這是人為的災難！

宗教的戰爭

早期的猶太教和基督教、回教，這些宗教都在中東發展起來，他們都主張「唯一的神」。所謂「唯一」，背後透露著非我族類的「排斥」意味。所以這些宗教的排他性非常強，也因此中東自古來一直是一個火藥庫。如果這個「唯一的神」的教義不調整，我認為過去它是一個火藥庫，未來也還會是一個火藥庫，中東戰爭還是會再繼續下去！「見取見」在佛經裡面就叫做「知見的爭論」或「見諍」。

以上說的「諍」，是偏向看法、思想、見解的諍，但如果是以「欲」、「欲愛」為諍之本，就更屢見不鮮，天天都在上演，也是媒體追逐、鄰里相傳的話題。

大部分的人都不甚了解「緣起法」的相對關係，也不了解它是沒有實質的。一旦抓著不放，歸納出自以為是的成見，即愈是以「我」

為中心形成爭端。

戒禁取——非因計因，執取不當的禁忌

第三「戒禁取」，梵語 *śīla-vratopādāna*。就是取戒律、禁制，目的是為了改善現況，但卻有妄持奉行怪異歪謬的戒律規矩禁忌，以為它是導致解脫或能改善現況的原因。這是因愛而取的見解的錯謬。由於涉及「非因計因，非果計果」，因果不相符，因此特別被提出來，另列一類。

什麼是非因計因，非果計果？曾經有位居士對我說，他失業了，過去工作一直很認真，卻在不明的因素下被公司裁員了。被裁員撤職，打亂安定的生活秩序，工作得重新再張羅，一旦失業就要面臨艱苦的困境。於是他認為：既然「認真努力」還遭到裁撤，所以認真努力是無用的、不必要的。這樣的因果論顯然並不正確，佛經稱這種因果觀念為「非因計因，非果計果」。

對於世間的一切，大家都希望它能更好，如果有不好的也希望能夠改善為好，但是要用什麼方法呢？最重要的是要因果相符合，但一般最常引用「傳統怎麼說……」、「西洋怎麼說……」、「我爸爸怎麼說……」似乎傳統或西洋先進、權威總是正確的。像這樣道聽途說、傳聞等，未經驗證而引用來「引導改善」我們的身心或命運，就叫「戒禁取見」。

每個社會多少有一些傳統的禁忌，這些禁忌的執取也是「戒禁取」。例如：小時候，大人都告訴我們，大年初一不可以掃地、洗衣、烹調，說掃地會將財物掃掉。這可奇怪啦！平常要將垃圾掃乾淨，到了過年這些垃圾卻變成是財物，不能掃，這豈不是很怪誕的說法嗎？其實這禁忌可能緣自一種體貼的心意，因為過去六、七十年代的農業社會，沒有所謂的休假，一年365天終年無休，好不容易「一年復始」過個年，大年初一這一天就不掃地、不洗衣服、不烹煮，什

麼都不做了，大家都休息不工作吧。然而硬要把過年時的垃圾當財物，掃地犯禁忌，會帶來晦運，如此奉行，就是戒禁取見。

有位居士曾經問我：「有長輩說下午不可以誦《地藏經》。」我說：「誦經是用功、是好事，為什麼不能誦呢？」他說：「《地藏經》裡面有很多鬼王，在下午誦，不就把那些鬼王都請到家裡來了嗎？」他設定鬼神都在下午出現，因此不誦《地藏經》，這也是一種傳說的戒禁取見。

再者，一般人都認為天界就在抬頭向上看的地方，地獄就一定是在地下，其實這些都是傳說。佛陀說地獄不一定在地下，也不一定在死後。一個人如果產生了與地獄相應的惡念頭、惡行為，根本不必在死後才進入地獄，在當下就會出現與地獄相應的苦迫。所以地獄跟死後無關，也跟地下無關。

還有更有趣的戒禁取見的例子，比如在印度，有外道沙門為了求生天趣或求解脫輪迴，就修煉苦行。什麼苦行呢？因為據說雞、牛、狗往生後升天，就以為透過雞、牛、狗的生活方式可以升天，於是學著雞、牛、狗的方式生活，認為這是修行。佛陀知道以後告訴他們：「過著雞、牛、狗的生活方式，是跟雞、牛、狗的習性相應。往生後不是升天，而是墮入雞、牛、狗的那一道。與牛的生活方式相應，就生到牛的那一道。這怎麼會是升天呢？」人們總期許生命能夠超越、生活可以更好，但是如果循正道去走，因與果不相應，就苦得沒意義，太枉費工夫了。

也常聽人說：「我『工作』一輩子，退休以後就要享清福，不要再『工作』了，再做就是『老歹命』。」這是對「工作」定義的詮釋。享清福一定是不「工作」嗎？「工作」是「老歹命」嗎？年紀大了是應該休息，身體不好是應該休息。但是回頭想想，年紀大而身體硬朗、經驗豐富，循著生命的自然狀況，投入他歡喜的工作，生命才會有意義，這才相應於因果。

還有很多人，當他們的父母親去世，焚燒很多紙紮的冥錢、房子、汽車、飛機、人偶，要給父母親享用；甚至有人把冥錢印成美金、歐元，以表心意，燒這些要供給享用，可能嗎？有的在世時都沒看過歐元呢！還是趁父母在世時，多些體貼關懷比這些有用。確實，由於內心懷念親人，想為他們做些什麼，這是人之常情。然而燒紙紮的這些物質，怎麼能夠解決身心的問題呢？所以這也是一種因果不相應的事例。

「戒禁取見」在社會上其實相當的普遍。個人或社會如何檢視這些問題呢？簡單地說，人們為了解決個人身心、命運或是社會上的問題，所使用的一些規制、禁忌、方法，而奉行這些方法於因果不相應、不符合因果法則的，這叫「戒禁取見」。

我語取——取我、我的、我愛的

最後一種取叫「我語取」，梵語 *ātma-vādopādāna*。「我語」在梵語是一個複合詞，直譯成白話就是「說我」。

每當事情發生時，最關心的就是「我」。你會發現一個現象，「我」一定在第一個念頭出現。比如看照片，拿到照片時先看的一定是我，這即說明我最關心的就是我。什麼事情總繞著「我」來談，這就是「我語取」的意思。

對「我語」的愛取有二種，第一是「愛我」，佛經稱這個為「自體愛」，這是維繫生命的重要因素。而因為「愛我」，所以取我愛的、我所愛的，這是第二。如：我的衣服、我住的房子、我的汽車、我的家人眷屬，所有屬於我的，因「愛我」而愛屋及烏，統統都愛。這是第二種我語取，叫「境界愛」。

討論「我語取」，並不是要杜絕世間所有的愛，古有名諺：「愛與被愛的感覺，帶來溫暖，豐富了人生。」世間的「愛」，它正面的影響力其實是不容忽視的，關鍵點在於「取」——愛「取」。如果對

於所愛的有所取、有所著，會因而要求愈多，徒增彼此的磨難。因此對於所愛的，如果對象是「物」，應珍惜不要不知足；如果所愛的對象是「人」，不論老小或男女，是敵是友，應給予相當的尊重，「實事求是地照他本來的面目去愛他，而不是脫離實際，希望他這樣那樣的。」這是托爾斯泰對愛的建言。當然，愛最怕的是又陷入另一個陷阱——縛、結。佛法說緣起法的相互關係，良好的互動與尊重才是提升愛的學習，這也是菩提心的學習。

緣起是相對性的，知道所愛的都沒有自性，包括「我」，也是虛幻不實的，才能隨順因緣，時時欣賞接納而不執取——這就是菩提心的表現。

結語

以上，從愛說到取，人們追尋、愛樂、執取的對象有四方面——欲取、見取、戒禁取、我語取。「欲取」是因欲而抓取色香味等塵境；「見取」是妄執我見、邊見或斷見、常見而生惡見，並以此自是非他；「戒禁取」是奉行不符因果的禁忌規制；「我語取」是妄執我、我的、我愛。

「取」是煩惱的異名。有所取著就有煩惱。不管所抓取的對象是物質的，如：吃、穿之類；或者是精神心靈方面的——感受、見解與價值觀。在「取」之前，內在會先有愛著、渴愛、味著等心路歷程，它是促成生命緣起的流轉門。佛法的緣起觀，在說明生命的緣起，從流轉、從染污，是因緣和合的。我們一直要抓取，被患得患失所綑綁，苦惱，當然無所遁逃。繫鈴還須解鈴，解鈴仍在去除無明——覺悟——看清實相，「如實知」是流轉的止息、綑綁的解放，當下即是還滅門，染污的淨化。☐

在邊陲點燈的日子（上）

歐嘖邁勒

村長以擴音器廣播，召集全村的小朋友，總共來了48位。問他們今年年紀多大，竟沒有人知道自己幾歲！大家商議著在此地辦學的可能性。方案要慢慢想，可也不能太慢，否則小孩子都要等到變大人了。

楔子

1998年橙黃橘綠時，在部分人擔心、部分人祝福的情況下，我離開了出家十年來所依止的寺院。走出了暮鼓晨鐘，下一個驛站卻是戰地的鐘聲。

想飛的願望其實也很簡單，只是想走到社會底層，看看自己能做點甚麼？是否能貼近眾生心？

告假後的次日，在世新大學研修社區發展的法師打電話來，極熱心地提供我社會服務方面的訊息。就這樣，兩天後，到市府前的新光三越參觀募款園遊會，與中國人權協會的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搭上線，預計過年後即前往泰北。

1999年1月13日，前往人權協會，面見即將卸任的王裕蕃秘書長，他問了我的想法，隨後簡單地介紹海外工作的狀況和人事的繁雜，並警告我不要抱太大期望，以免未來心理挫折。不過，他倒是對佛教很有看法，還說如果他出家了，法號要叫「無趣」。

曼谷假期

由於駐泰領隊林良恕在台的宣傳尚未完成，無法如期帶我出發，而我又不想再等，所以就先行前往曼谷，約好屆時再會合。

1月21日 星期四 晴

因昨晚12點多才抵達機場，所以先住進飯店。早餐後叫車到曼谷道場，法師將我安頓在「精進四寮」，是一間雙人房，衛浴、冷氣一應俱全。

由於行程改變，若非佛光山法師的慈悲納受，首度到泰國的生疏，真不知要如何克服呢！以前除了道場參訪，並未與他們接觸，實際上共住相處，才感受到佛光山的大，真的是一點一滴累積的，為了維持道場，每個僧眾都好努力、好努力，無非想使佛法永續，並不像外界講的商業化。

1月23日 星期六 晴

一個年輕的女居士帶我們去參觀修院，她小時候就住在那裡。修院很雅樸，花木扶疏，修女很熱情活潑，請我們吃自己烘培的糕點，還讓我們摘芒果。特別的是：花園一角有一尊法蒂瑪聖母像。法蒂瑪本來是位在葡萄牙里斯本東北方150公里處的一個山中小鎮，如今卻成為全世界天主教徒朝聖祈禱的聖地。1917年5月13日，三個小牧童——路濟亞、雅琴達、方濟各，在一棵小橡樹上，看到一位光耀無比、溫柔美麗的夫人，她身穿鑲金邊的白色長衣，頭巾直垂到腳跟，她說：「我從天上來。」孩子們認出她是聖母瑪利亞，聖母要求三個孩子奉獻自己，做刻苦補贖，並為世界的和平常誦念《玫瑰經》，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西班牙也捲入歐陸戰爭，葡萄牙賴聖母保佑，沒有燃起戰火。

6月13日聖母第二次顯現時說：「方濟各和雅琴達不久要到天堂去了，路濟亞要留在世上一段很長的時間，聖母無玷聖心會將幫助她。」方濟各和雅琴達在第二年就相繼去世，路濟亞則留下來為法蒂瑪的奇蹟作證，住在隱修院裡。每位教宗都來拜訪她，因為聖母交給路濟亞一些秘密訊息，只能告訴教宗，教宗就會領導普世教會，走聖母指示的道路。

隨後前往泰國最古老的名城——佛統。據說印度的阿育王曾派長

老到「金地國」弘法，此「金地國」即佛統，它是佛教最早傳入泰國的地方，故為泰國佛教史上的聖地。

佛統的水利資源豐富，多種水稻，「賓嬌白米」在世界比賽時曾獲冠軍榮譽，故此間有「白米倉」和「水源地」的雅稱。市中心有泰國第一大塔——佛統大金塔，此塔象徵著泰國信仰佛教的歷史光輝。佛塔高127公尺，形狀像一座倒置的巨鏡，裡面很莊嚴，信眾多來貼金箔。金塔之東4公里有一小塔，名帕巴通佛塔。據傳，始建金塔的披耶攀，建此塔以紀念他的養母。金塔以西約2公里的府行政公署，原是曼谷王朝拉瑪六世王的行宮，叫沙南莊，意為「月宮」，也稱新王府。宮中有大小宮殿6所，其中沙瑪奇默穆宮為典型的泰式建築，十分富麗，當年用以供臣屬覲見，今為俱樂部。差里蒙空抑宮則為古西洋式。行宮中建有人身象頭的卡勒神像。宮中還有一座義犬銅像，是拉瑪六世王的愛犬雅麗，後被一侍從妒殺。六世王為其立像，在台基上還刻有他的悼犬長詩。佛統市區多現代化建築，新舊建築佈局協調，街道整潔，是旅遊勝地。



◎佛要金裝！大家爭相來給佛貼金箔祈福。
(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回程去苦修道院看一位修女，這修女身著黑色道袍，右下襪有一條珠鏈，據說若犯規就用鏈子鞭打自己。

1月25日 星期一 晴雨

昨天是農曆臘八——佛陀成道日。辦完佛事，法師們休假，便一道前往位於南部素叻他尼府猜耶縣，佛使尊者的解脫自在園參訪。

我們買的是夜間頭等車廂的兩人房車票，房間裡還有水龍

頭，很方便。經過一夜，清晨即抵小鎮，走一會兒就進入尊者的禪坐中心。廣闊的森林一片綠意，樹下一尊佛即是大殿，感覺佛陀就坐那兒。



◎這是解脫自在園的大殿，佛陀就坐在森林中說法。

(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園區頗具特色的是博物館：

以卡瑪圖畫來表達佛法概念。據說此棟建築是將泰國、埃及、中國、印度、日本、西藏和歐洲式的壁畫和雕刻，隨意揉合而成。

博物館前碰到華裔的泰偉才比丘，他帶我們參觀，並說尊者圓寂後，很多寺務的運作都已改變，住眾尤其需適應新住持的作風。沿路可見一幢幢高腳木屋，比丘們或洗浴，或掃樹葉，各有各的修行，這也是尊者強調的「自然」。午齋在園外小館吃，胖胖的老闆娘讓我們自助挑菜給她煮，付錢時她說：「你們覺得是多少就是多少。」真是酷斃了。

回程時天還很亮，可以觀察旅途風景。泰國人大底樂天知命，時時有一種知足的笑容，但窮人也不少。在火車軌道經過之處，處處可見兩旁以茅草或鐵皮搭建起來的陋屋，許多人就住在裡邊，飲用的是混濁無比的溝水。如果政府要收回土地，而這些人不肯搬的話，聽說官方會放火把房子燒掉，強制搬遷。

1月29日 星期五 晴雨

今天自己出門。市區隨意逛，找到一個禪中心，好奇踏入。裡面教禪坐的比丘問我靜坐經驗，我回答曾參加過葛印卡老師的十日禪，他說他的不同，問我如學了他的，以後用哪一種修行？我說不一定，要比較之後才能決定，他笑了，說願意教我。

隨後他教我站禪和行禪，方法是觀腹部起伏；作每一個動作前，心中都要先覺知。每一種技巧都要練一小時。後來我猜想，這就是馬哈希大師所教授的禪法吧。

10點40分，比丘們要吃飯，我捐了錢告辭出來。下雨了，招一輛計程車，司機叫價200，我說太貴、要跳錶，他說沒裝錶，我殺價100，他只好說：「那……跳錶。」結果到家才跳了83元。

叢林深處

2月1日 星期一 晴

領隊良恕終於到了。她先帶我到曼谷的辦公室。這是一棟兩層樓的獨立民房，一樓約40坪，樓上有三間房。除了提供工作人員偶爾來曼谷時下榻之用，平日就只是當作倉庫。外頭偌大的庭院，草比人高。看完簡介，良恕說我的任務是寫工作簡報，並為三月的公視採訪作預備工作。在我面前展開的是新的修行課題，我要和居士共處、共事，還要克服語言障礙、要適應新環境，祈請諸佛菩薩給我信心、智慧和慈悲。

2月2日～4日

一大早即到北站搭長途巴士前往達府。車上提供濕巾、礦泉水和點心，需要的話也有毯子，跟搭飛機差不多。還定時定點停下來休息，讓旅客下來運動筋骨、上廁所、吃飯。

沿途所經盡是樹林、草原，此際，乾黃季節。到達縣城美索時已黃昏，工作站位於郊區，外觀像一棟小別墅，但屋內卻一團糟，廚房內堆滿用過的瓶瓶罐罐，領隊咕噥說這一定是瑞士籍團員的傑作，無論如何，我們得先大大清掃一番。利用一整天整理環境之後，心也慢慢穩實下來。

4日一早出勤，預計要到一個叫達皮登的村落，實地瞭解其生活教育狀況，藉以評估TOPS（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是否要給予一些援助。

先是乘車到踏松洋縣教育局辦公室，局長、美拉蒙小學的校長和達皮登村的村長要和我們同行。

在美拉蒙小學用午飯。他們吃學校煮的便飯，我吃帶來的麵包和番茄。1：00整，日正當中，我們出發上山。本來這是一條只能徒步的山徑，需要走8小時才能到達皮登村（所謂的8小時，是村民的腳程，如果是我們的腳力，天曉得要多久……），現在村民自行組織開墾道路，已進行1個月，所以車子可以行駛一段，再走路上山，據說只要走2個多鐘頭（不知這2個鐘頭是用誰的腳力算的）就能抵達。

領隊和我坐在司機旁邊。車子越過凹凸不平的泥土路，揚起黃黃的塵土，路徑彎曲多折，加上坎坷的路面，劇烈的顛簸似要把人盪到車外，幸虧只吃七分飽，否則胃裡的食物一定會溢出來！回頭看看坐在後面鎮守貨物的村長和美拉蒙學校的小孩：神色愉快得很，而此刻的陽光可是炙熱的！

2：30下車。每個人揹自己的行李。我的背包大約七、八公斤，不到20分鐘，衣服即被汗水濡溼。良怨則是臉色發白、舉步維艱。走到一處樹蔭下，校長示意我將行囊卸下來給村長揹，我看村長雖然健步如飛，但畢竟五十多歲，肩上有行李，頭上也頂著一包物品，怎忍心加重他的負擔？但是自己真的走不下去了，只好這麼辦。



◎位於僻地的達皮登村，四周都是荒林。
（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40分鐘後來到一個聚落，心裡想：「哇！好快喔！」沒想到我高興得太早，這裡只不過是「化城」，路還遠得很。補足了水，重新上路，幸運的，從剛剛歇腳的村裡僱來兩個甲良族青年幫我們扛行李，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他們的

步履比我們輕鬆自在。

接下來的路途真正是「跋山涉水」。第一次渡水踏石；第二次跨走木橋；第三、四次水很深，需赤足涉水；第五次以後乾脆著布鞋下水，鞋子濕了又乾、乾了又濕，原本雪白的鞋面也給黃土染得灰黑。

水路走完，橫亙在面前的是一個山頭又一個山頭，陡峭的上坡勉強可以翻越，滑溜的下坡就讓人雙腳發抖了。甲良人看我們如履薄冰似地蹲身滑走，取下腰間小刀，砍了兩根竹杖助我們一臂之力。

站在山頭舉目四望，周圍都是甲良人游耕所在。今年的稻子已收割完畢，但穗子沒有結實，一切白忙一場，生存的資糧即將面臨短缺。又1個小時過去，往前走的動力來自於下意識的反應和天邊夕陽西下如幻美景的吸引，雖然體力用罄，卻仍然可以踉蹌向前。6：30，太陽隱沒，天色昏暗下來，達皮登村終於到了。

校長和我先到。我用最後一卡力爬上村長的高腳屋，立刻坐倒在地。倒是村長好像若無其事，並很快端來一盤蔗糖磚招待我們，同時燃亮蠟燭，映照出一張張紅通通、累呼呼的臉龐。

休息片刻，村長以擴音器廣播，召集全村的小朋友，總共來了48位。問他們今年多大，竟沒有人知道自己幾歲！昏黃的燭光中，約略



◎夜間秉燭談孩子的未來，連貓咪都坐在村長懷中聆聽百年大業。（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看出多是4、5歲到8、9歲光景。教育局長講了一些話後，就發糖果給他們，小朋友很高興，當場就把糖果吃下。

待小朋友散去，大家商議著在此地辦學的可能性。由於泰國政府規定，一個地方要有120位以上的小朋友才能成立

公立小學，而此村的學童顯然人數不足。若要幾村合辦，村落之間相隔遙遠極為不便；尤其到了雨季更是困難。有人建議讓此村成為美拉蒙小學的分校，由該校校長來督核。方案要慢慢想，可也不能太慢，否則小孩子都要等到變大人了。

晚上大夥兒就在村長家打地鋪睡覺。燭影微微搖曳，腦裡浮現的是稚嫩孩子渴望就學的臉孔。而我的腳呢——又酸又疼，找不到一個舒服安放的姿勢。

2月5日

公雞4點喔喔啼，村婦就起來張羅了。早餐是米飯配清滷南瓜，簡單卻絕對可以溫飽。村長靜靜坐在一旁給我們加飯添水，他的皮膚黝黑，眉宇之間有點憂鬱、有點堅毅，很有哲學家的氣質。請問他村長如何產生，他說由村民推選產生，通常選最會講泰國話的。有一個笑話是：有一個村莊都沒人會說泰國話，縣長於是親自主考選村長，讓候選人數1到100，結果只有一人能數到99，村民們高興地鼓掌，眼看這人就要當選了，可是他接著卻唸出70，忘了100怎麼講，但他終究當選，因為沒人能數這麼多了。

有一個甲良人去縣城求職，官員問他會不會講泰國話，他說不會，官員說：「當泰國人怎麼可以不會講泰國話？」甲良人回答說，他在山裡從來不知有什麼泰國人，只有見過外國人而已（因為外國人曾來村裡辦學）。

7：40出發上山，要去看鄰村一間比丘辦的Banbarovijo小學，所謂的鄰村是指腳程1小時的距離。這一次僱兩位挑夫——換成女的。別看她們長得瘦瘦小小、又穿著圍裙和夾腳拖鞋，卻能揹起大行囊，還一手牽著小孩，且口嚼檳榔，絲毫無事般自如。

到了Banbarovijo小學，學生正在上課，琅琅讀書聲在曠野中格外令人動容。一位比丘出來招呼我們，他說這兒最先是緬甸的比丘來辦學，鑑於山上神鬼多，立下了學校師生一律茹素以維清寧的規定。如



◎教育局長親自為小朋友試穿Tops捐贈的衣服。(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今有三位比丘和一位老師，今天兩位比丘出門辦事，所以只剩他和老師。之後，他搖鈴集合所有的小朋友，共有76位。

局長和校長隨後分別對小朋友說一些鼓勵的話。發送完糖果，即一一為他們試穿TOPS帶來發送的衣服。由於學童文具缺乏，領隊並允諾提供400本筆記本給孩子們寫字。

這位比丘帶我們到佛殿，那是此處最高點。廣場上的佛塔是泥土堆塑的，粗糙的土塊散發出不尋常的力量，感覺像佛陀坐在頂端說法。山上沒有水，所有的水都是村民從山下提上來供養的。學童來自「鄰近」七個村落，因為路途遙遠，很多人中途輟學。小朋友泰文寫得不錯，但習慣用甲良話交談，所以泰語講不好、也不太敢講，因此有人建議，五、六年級的學生最好去讀美拉蒙小學，才較有機會與泰國老師相處，學習泰語溝通。

回程時，教育局長向我們說到：創辦學校的比丘是清邁的一位大

師，他專門訓練、派遣弟子到全國各地，尤其是偏遠山區辦學。甲良人很尊敬這位大師，據說如果這位大師要來山上視察，甲良人願意匍匐在地上讓大師踏行而過，以表示他們的感謝。

正談論著，忽見前面人潮群集、人聲鼎沸，原來是開路的隊伍：男女老幼百餘人，有的砍樹、有的倒土、有的挖壁、有的墾地，浩浩蕩蕩仿若築萬里長城。

開路緣起於對外交通不便，村民生病，或是婦女難產來不及就醫而死，靠政府施工又是遙遙無期，因此村民自己動手，以最原始的方式開築，預計明年（2006年）完成。然而，泥土的山路一到雨季勢必全部淹毀，一切都要聽天由命。到了停車的地方，校長頑皮地跟踉幾步，顯示即使是男子漢的腳也「不行」了。

回到美拉蒙小學，恰好碰到放學。儀式非常隆重，除



◎圖上：自己的道路自己開，全村居民一條心，齊力能斷金。圖中：放學了，也要向三寶致敬，這是佛教國家的傳統喔。圖下：雖然日子清苦，甲良人依舊保持甜美知足的笑容。（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了禮敬老師，也禮敬佛陀等，充滿祥和莊嚴的氣氛。小朋友走後，教育局長和老師們座談，分享他到山上的見聞。他說山上的村落其實隸屬該校學區，老師應去拜訪。過去的老師嫌太遠，都沒去，於是僱人去探查，卻都未確實執行。今日親自拜訪，才瞭解當地教育資源缺乏，要大家多付予關注。

晚上，教育局長主持一所小學的童軍露營開營，我們也前去觀禮，歷時三個小時。所以回到工作站已三更半夜，疲累至極，也不知是昏倒還是睡著了。

2月8日

今天是我第一次進湄拉難民營見習。由於我的入營證還沒批下來，良恕領隊要去和營長打聲招呼，但今天營長剛好沒來，也就免了。先去 Charles Tada（難民營區甲良自治政府的教育召集人）先生家，先前在台灣，良恕給我看過他的照片，所以一見面覺得很熟悉。他所領養的小男孩也在——這嬰孩的媽媽被強暴生下他，兩歲了尚無法走路、言語，顯然腦部發育有問題。不管孩子怎樣，Charles Tada 夫婦倆的愛心是不變的。

我很訝異難民們的英文講得那麼好，而且幾乎人人會講，良恕說緬甸甲良人從小學開始學英文，所以和外界溝通無礙。

3月份公視《Y視界》將來此訪攝青年的生活，所以我們請 Charles Tada 推薦一些孩子，讓我們先認識，俾使屆時採訪順利。不多久，來了兩男兩女。Thaw Mu Htoo 是個留著長辮的高軀女孩，今年16歲，讀營裡一號高中。父親是聖經學校的校長，母親是甲良婦聯會的主席（難怪她的舉止、談吐相當優雅），家裡還有兩個姐妹，姐姐唸聖經學校，妹妹就讀八年級，另外，祖母也住在一起。

提到流亡的歷程，Thaw 說她出生於緬甸仰光。1988年翁山蘇姬政變，舉家遷移到甲良的首府，1990年再徒步二、三個月到泰境湄拉營，逃難之中，祖父的生病和斷炊的經驗，最令她難忘。

除了學校的課業，每週一、三、五的上午6：30到7：30，還上泰文和英文，寒暑假裡則學縫織等手藝。至於最歡喜的興趣則是唱歌和作女紅。將來如果有機會，希望成為音樂家。

Haw Kho Paw，17歲女孩，是Thaw的同學。1990年到湄拉營。父親在KNU（甲良政府）工作，母親是單純的家管，大哥在仰光，二哥目前在曼谷工作。Haw說未來想當老師教育下一代。

Tha Doh Htoo，這男孩今年20歲，讀十年級。Tha出生時母親即難產而死。兩年後，父親自殺身亡，由Charles Tada收養他。由於坎坷的身世，Tha說他對未來的家庭生活不敢多想，因為命運可能不會太好。

Jackson Pyo Toke，雖然只有16歲，Jackson已對自己的下一步鋪好路。生長在父親是家管、母親是教員，底下還有五個弟妹的家庭，Jackson在澳洲友人的資助下已買到身分證，畢業後要到營外讀大學，學成再回來服務族人。

訪問完學生，我們去拜訪一號幼兒園的校長，她年事已高，加上身體不適，看起來略顯憔悴。她說現在局勢緊張，大家怕小孩子集中會遭軍事攻擊，所以下午停課。提到校舍的重建，最初校方選擇蓋建的地方，雨季時會淹水，所以向ICS申請補助易地改建。但新校舍無樹蔭，又是鐵皮屋頂，到了下午悶熱難當，無法上課，校方因此請求TOPS予以援助改換屋頂。由於他們要買的材料所費不貲，良怨認為不一定要用這麼貴的材料，同時這是他們考慮欠周所致，所以希望由他們自己設法解決。🏠（未完待續）

故道白雲

評介《一行禪師說佛陀故事》

釋自行

歷來有關佛陀的傳記著述相當多，形式體裁及採用的資料多有差異，一行禪師以詩人般優美的筆調說佛陀故事，與其他的佛傳有什麼不同嗎？一起來看看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館長自行法師評介《一行禪師說佛陀故事》。

引言

歷來有關佛陀的傳記著述相當多，佛傳會因編輯者所屬的教團思想、教義著重不同，形成各種不同教派的佛傳；再加上撰寫體裁及引用梵、巴、藏、漢譯資料的差別，使得佛傳的著述相當豐富。筆者就現有佛教圖書館所典藏的佛傳，查閱佛教圖書館館藏聯合目錄（註1），從印度古籍到當今的撰述，就有百餘種，由此可知釋迦牟尼佛在歷史上的地位。然而一般佛傳大多偏向歷史、制度或事件記載，顯少融合漢、巴、梵文獻資料，從宣揚法義、信仰的角度，將佛陀的教化以故事方式傳播出來。2002年有緣見到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出版《故道白雲》一書，閱讀之後法喜感動，有如回到二千五百多年前，在佛陀身旁聆聽法的開示。因此不斷推薦法友閱讀此書，然由於該書只在香港出版，不易購得，深覺惋惜。欣見2005年9月臺灣再版此書，故藉此特別推薦有心想瞭解佛陀一生教法的讀者，可以撥冗品味此書。



作者概介

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是越籍僧人。16歲踏入佛門，經歷了三次戰爭和宗教政治迫害，以及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活。由於禪師生在烽

火連天的越南，使得他「入世佛教」的歷程鮮明如畫。越戰後，禪師棲身在法國「梅村」教授禪修，以契入佛法領悟為主。他的教法簡單明瞭，提倡「正念分明」，在當下保持覺知。即日常生活中面對每一個境時，當下轉化煩惱，當下自在。因其修行法門的特色，使得他所撰述的佛傳，不落俗套，將佛陀開示禪修「正念分明」的要旨，不斷流露於本書中。

禪師的著作近百冊，被譯成三十多個國家的文字。由於其文學底子深厚，著作有詩、散文、戲劇等多種文體，且文字表現簡明而具詩詞的愛與美，朗明清妙，彷彿晴空白雲，深受現代人喜歡。加上禪師在歐美等世界各地弘法，相當具有影響力，因此更以詩人、和平主義與人道主義者聞名於世。

內容大要

《Old path white clouds : Walking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Buddha》原書最早是以越南文撰寫，1991年譯成英文，由美國加州柏克萊視覺出版社發行，共598頁；2002年香港何蕙儀女士翻譯成中文出版，書名《故道白雲》，由81篇短文組成，全書共472頁。2005年臺灣「法鼓文化」再版，書名改為《一行禪師說佛陀故事》，全書共三冊，700多頁。本文將以「法鼓文化」版（此處簡稱法鼓版）作內容概介。

本書故事採倒敘法，以縛悉底牧童剛加入僧團為主軸開展，從縛悉底小時候和佛陀的相識開始，到出家為比丘，在僧團的成長中所見所聞、佛陀的弘法度眾、乃至佛的入滅，他參與經典的結集等事，完整展現縛悉底尊者修道的心路歷程，也藉此刻畫出佛陀的一生。

縛悉底篇

故事一開始先描述年輕比丘縛悉底（梵文：Svasti，北傳經典譯為「吉祥童子」、「妙吉祥童子」）過去是賤民階級，以看顧水牛維持家計，在森林裡

遇到未證悟的悉達多，他將一把姑尸草送給悉達多作坐墊，二人結下法緣。於是佛陀開始說起自己的故事，到接受善生少女的米乳汁，決定放棄苦行，回歸自己，在畢波羅樹下，體會到自性無我的道理。

在介紹這段歷史時，參與聽講的還有摩訶波闍波提（佛的姨母，喬答彌比丘尼）、馬勝比丘等人，縛悉底說起佛陀證悟之後對村童的教導，及之後佛陀轉法輪度五比丘，就此成立僧團。

竹林篇

「竹林篇」主要概述佛陀證道後初期的傳法經過與重要事蹟，透過對不同對象的教化，來展現一生皆在弘化的佛陀。如為頻婆梭羅王開示受持「五戒」與治國的關係、佛接納蘇利陀賤民出家，也度殺人犯央掘摩羅、波多恰拉（北傳譯「波羅遮那」）等人。釋迦國和拘利國發生一些糾紛和騷亂，佛陀亦慈悲出來協調。

在僧團的發展上，佛接受喬答彌等女性出家為僧尼，訂下「七滅諍法」（七項調停僧團內糾紛的和解議程）。因為須帝那的行為，促使佛陀制訂最初的戒律。另外，還有一些僧團生活規矩的由來等等。佛陀也為僧眾說十八界的觀想與修學，並詳細解釋「空無自性」的真理。

獅子吼篇

「獅子吼篇」記載佛陀傳法後期，直至涅槃後弟子初次結集法教的事蹟。內容包括佛為僧眾說《安般守意經》、《八大人覺經》、《梵網經》等。為在家弟子開示「受持八關齋戒」、「六方禮拜」等。

在維繫僧團的和合，佛也針對「比丘厭身自殺」、「不害比丘受毆」等慈悲應機開示，也有一些僧團戒律，如規範比丘尼不能獨行的緣由。最後佛陀晚年度眾及在娑羅雙樹間入涅槃的情景，亦包括後來經典的結集召開，阿難的參與等，故事描寫深刻感人。

書的結尾又回到本故事啟教因緣的主角縛悉底尊者，佛入滅時他

在旁，也參與經典結集。雖然佛陀已入滅，但縛悉底尊者覺得佛陀仍存在於他的身與心。

本書特色

佛傳故事的完整性

北傳佛傳所概述的內容大多包括兜率天托夢投胎、藍毗尼降生、青少年時代的生活、四門出遊、逾城出走、訪師求道、六年苦行、菩提樹下成道、初轉法輪、傳道教化、涅槃荼毗等項度。若以此檢視，本書所概述的佛陀一生歷史，是相當完整。發現不少故事是北傳佛傳較少被提及的，如縛悉底設法安排羅睺羅騎水牛（見〈一把麥糠〉）、佛陀與耶輸陀羅的前世因緣（見〈蓮願〉）。另外在佛陀教化說法部分，確實是作者刻意著墨之處，81篇的短文有近70篇在敘述修道弘法的故事，由此可臆測作者撰述佛傳的目的，較著重以故事說法，來彰顯傳者的歷史地位與價值。

佛陀說法開示菁華集

本書儼然是佛陀一生說法的菁華版。文中將佛陀對兒童、賤民、商人、國王、君臣、王妃、在家弟子、出家弟子、外道等各種對象的說法因緣與教化的內容對答，描述相當清楚。集錄了佛陀開示三皈依、五戒、八關齋戒、五蘊、四聖諦、十八界、十六勝行等佛教義理。還有不少當時的開示，後來被結集成經典，如《看願水牛經》、《四念處經》、《八大人覺經》、《梵網經》等。所以，閱讀本書會有種回到二千五百年前，親身聆聽佛陀說法的殊勝，讓人內心生起感動與聞法後身心的清涼自在。其中開示都以「專注」、「離苦」為前提。現代人在面對身心困頓的煩惱時，佛陀平實的解疑，提供了睿智的人生見解。

撰者以原始佛教修學法展現佛傳

由於作者本身是位禪師，弘揚佛教的正念禪法，所以閱讀本書可以發現撰者不斷將「專注、正念分明、當下保持覺知」等原始佛教修學法門，表露於全書中。從選擇故事的體裁，到佛陀的說法開示，以原始佛教修行法門為出發點，潛意識中已融合了自己修道的經驗與體驗，由此可以瞭解撰者修道的功夫。另外，也由於撰者為人樸素平實，修道以回歸現實生活為主，所以本書很少談及神秘化的事件。閱讀本書，會有種回到原始佛教純樸平實的感覺。若能以禪意般的慧眼來閱讀品味，會發現本書也是一部提供修道指引，瞭解聖者如何走向解脫之道的佛傳。

引人入勝的文學故事描寫

「故事」是最易打動人心，但故事要寫得好不簡單。撰者由於文學造詣好，描寫景物細膩盎然。文章常會將佛陀所到之處，所見的景物，如藍天、白雲、青草、碧溪、路邊的玫瑰、金黃色的田、童子的眼睛……描寫生動，讓人親臨其境。人物間的對話表達清楚，細心刻畫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如：羅睺羅與縛悉底修道法侶的互相增益；阿難受眾委託，當佛陀的侍者時的顧忌與擔憂（見〈功德田〉）。

各篇散文的標題也相當動人。如：波斯匿王，請問佛為何愛的愈深，痛苦也愈深。本文的標題——愛就是瞭解——表達了該文的總綱。另一文由多個故事串成，敘述難陀成為比丘，仍掛念未婚妻，佛陀說美貌會隨歲月消逝，教他如何觀五蘊；淨飯王病危，佛陀向父王說法：「由四種元素組合而成的短暫肉身，解散後將會不停地重新組合。」；喬答彌希望自己能出家為尼，請佛陀接納女性加入僧團的條件。撰者訂了一個很能呼應主題的標題——元素會重新組合。

撰者樸實描寫故事真實的一面。如：有一次僧團起紛爭，佛陀介入調解，比丘希望佛陀不要插手。佛陀明白他們被瞋恚心所矇蔽，因

此決定離開。該文流露出為人師長見弟子不受教的無奈，撰者在描寫這段故事時並無將佛陀神格化（見〈一把申怒波樹葉〉）。

如此將奧妙的法理，融入佛陀的生平故事之中，以小說體裁的散文，用淺顯口語化的文字表達，將佛陀的一生說法自然流露，是入門認識佛陀、學佛的好書。

評述建議

各篇故事內容連結性可增強

本書故事劇情的發展，一開始很有時序，但讀到第三冊時，則感覺各篇內容的連結性似乎不夠，亦即單篇集有多個關連性不強的故事。如〈一把麥糠〉文，開始時敘述逢雨季，食物短缺，僧人乞到的食物少，阿難乞回麥糠，將它烤香獻佛陀。他也告訴其他僧眾只有在乞不到食物時，才到馬房受供，不希望連累馬匹也捱餓。可以看到佛陀及其弟子對眾生的慈悲。第二段卻轉到舍利弗問佛陀若入滅，要怎樣確保大道的傳承，佛陀開示以戒為師。第三轉是縛悉底看到牧童，想起年少生活，與羅睺羅互吐心聲，縛悉底答應有日要帶著羅睺羅騎牛享受悠閒。第四段又轉至佛陀第13次的安居，彌伽耶向佛陀請問獨修與共修的差別，佛陀並開示比丘要修習觀想死亡、慈悲、無常和覺察呼吸。這則故事名〈一把麥糠〉，其實是由四個小故事所組成，但前後並無關連性，使得閱讀有種夾雜的感覺。另在〈論說之網〉一文，故事的相關性、連結性似乎也不足。

故事來源能標註原典出處

本書雖為故事體裁，撰者也宣稱取材自24部巴利文、梵文以及中文佛典。但閱讀全書時，竟無一處針對故事的內容，說明資料來源出處，殊為可惜。若每一篇故事可以介紹資料原始出處，可方便讀者延伸閱讀。尤其本書有很多取自巴利文的資料，不少故事是北傳傳記

所未見到的。如：〈寶石項鍊〉介紹耶輸陀羅如何與悉達多的相識；〈慈悲之路〉清楚地描寫悉達多與妻子耶輸陀羅的相處，耶輸陀羅熱心從事慈善工作，悉達多也給予支持協助；在〈金蹄〉一文，敘述佛陀離家修行時，耶輸陀羅如何幫助他準備馬匹、衣物。佛陀與耶輸陀羅的相處與互動關係在北傳傳記中鮮少被記載及描述。

編輯與出版相關問題

本書香港版一冊，台灣「法鼓文化」改為三冊出版。初閱讀法鼓版時，僅發現其散文篇名有更改，如〈滿滿的姑尸草〉、〈蒲桃樹下〉、〈寶石項鍊〉、〈月光下之笛聲〉、〈耶輸陀羅睡著了嗎？〉然而仔細閱讀，發現再版的文字亦有修正、潤飾，使得文詞的閱讀通暢許多，充分表現了譯著的信、雅、達。然有些部分亦可再加強的，如香港版書後所附為「漢巴梵對照表」，法鼓版卻變成「中文－巴利文對照表」。其實文後的索引，是有巴利文和梵文的，且梵巴字型若能加入上標與下標，相信更助益解讀。再者，索引經漢譯後，若能再加編中文筆畫索引，將會更方便讀者閱讀檢索。

另索引部分僅編列「人名及地名」部分，建議經典的全名亦可列出。如：香港版將 *Hatthipadopama Sutta*，譯成《大象足印經》（見〈舍利弗之吼〉），透過字典查找，才知是《象跡喻經》，法鼓版已更改，但很可惜的是刪除了原來的梵文。《勝妙獨處法門經》*Bhaddekaratta Sutta*（見〈慧藏〉），在香港版譯為《獨處殊勝法經》（漢譯南傳元亨版譯為：《一夜賢者經》），經名有些許差異。假若這些經典能加註梵、巴經名索引，相信更容易輔助查找經典。

結語

佛陀一生弘法的記載，並無一部完整的著作，遍散於佛教各經論中。所以，要寫出一部佛陀一生完整的行誼，是極為困難的事，必須

要遍讀佛教經典，力求真實，處處有據。撰者宣稱本書取材自梵、巴、漢佛典資料，閱讀之餘，確實發現有不少故事在北傳的佛傳中鮮少提到。我們希望未來有更多取材自各原典語言的佛傳資料，以建構一部融合梵、巴、藏、漢完整的佛陀傳記。

本書藉由縛悉底牧童與佛陀的因緣際會開始，繼而循序鋪陳佛陀一生的重要事蹟與教化。從歷史、信仰、文化傳播等面向，述說佛陀從出生至涅槃八十多年的人生故事。透過作者平實的手法，已是將佛陀的一生，結合其個人修行造詣與對佛法理解的結晶展現。全書名為《一行禪師說佛陀故事》，也藉此將佛的教法傳播開來，讓每位閱讀者都分享到：重步佛陀「故道」，細看「白雲」的感受。📖

【延伸閱讀】古籍佛陀傳記

1. 經典部分：

(1) 敘述佛陀生平事蹟經典有《普曜經》、《方廣大莊嚴經》、《本行集經》、《佛所行讚》、《佛本行經》、《中本起經》、《佛說眾許摩訶帝經》、《過去現在因果經》、《異出菩薩本起經》、《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修行本起經》、《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佛說十二遊經》、《菩薩本生蔓論》、《長阿含大本經(巴利長部第十四經)》、《長阿含轉輪聖王經》等。

(2) 敘述佛陀入滅的經典有《遊行經》、《佛般泥洹經》、《大般涅槃經》、《般泥洹經》、《佛遺教經》等。

2. 律典部分：

《四分律第31~33卷》、《摩訶僧祇律第23卷》、《五分律第15~16卷》、《十誦律第21卷》、《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36卷》、《善見律律毗婆沙第1卷》、《巴利文律藏之大品》等。

3. 中國歷代撰述：

《釋迦譜》(梁僧祐)、《釋迦氏譜》(道宣)、《釋迦方志》、《歷代三寶記》、《佛祖統記》、《隆興編年通論》、《釋氏通鑑》、《佛祖歷代通載》、《釋氏稽古略》等。

註釋：

註一：佛教圖書館館藏聯合目錄http://www.gaya.org.tw/library/lib_join/index.asp

幸福快樂的指引 | 《吉祥經》開示

喜戒禪師 著 香光莊嚴雜誌編譯群 譯

什麼是吉祥？看到想看的、聽到想聽的、嚐到想嚐的，就是吉祥嗎？

佛陀提出38種修持能夠為我們的生命帶來無上的吉祥，

不靠祈願或等待，透過修持佛陀所教示的38種吉祥，就能得到最大的安穩與幸福。

吉祥經 (Maṅgala Sutta)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城附近的祇樹給孤獨園。當夜深時，一位天神降臨在世尊的前面，他的身體光明燦爛，遍照整個祇樹林。天神緩步前進，向世尊恭敬作禮並站立一旁，接著以偈頌向佛陀請問：「諸神與眾人，渴望得利益，思惟於吉祥，願示最吉祥。」

「遠避愚癡者、親近智慧人、敬應尊敬者，此為最吉祥。

居住適宜地、過去積善業、置身於正道，此為最吉祥。

廣學長技藝、嚴持諸禁戒、言談悅人心，此為最吉祥。

善能養父母、珍愛妻與子、從業要無害，此為最吉祥。

淨行行布施、幫助眾親眷、行為無瑕疵，此為最吉祥。

邪行須禁止、謹慎勿飲酒、於法不放逸，此為最吉祥。

恭敬而謙卑、知足且知恩、適時聞正法，此為最吉祥。

忍耐而順從、參訪眾沙門、適時論信仰，此為最吉祥。

克己淨生活、覺知四聖諦、了悟於涅槃，此為最吉祥。

於心不傷悲、安穩無汙染、世事不動搖，此為最吉祥。

如是修諸行、所到無不勝、隨遇而安穩，此為最吉祥。」

什麼是吉祥

今天要講的是一部非常受歡迎的經，說明什麼是「吉祥」的經典。這部經名的巴利語為 *Maṅgala Sutta*，如同《慈經》(*Metta Sutta*)一般，《吉祥經》也常在供養僧侶、出家戒壇、慶生等等祥瑞的典禮上被持誦。然而，這部經不單只是用來背誦而已。實際上，經上所說的吉祥應該被作為一種修持。

佛陀傳誦這部經典前的12年，一直存在著什麼是吉祥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在家人之間引起討論，他們彼此問著：「吉祥是什麼？」某個人提供了一個答案，另一個人又提供了其他的答案。一些人說看見想要看見的事物是吉祥：當看見對你而言是瑞相或吉兆的某些景象時，他們說那是吉祥。其他人則認為聽到你想要聽的聲音，或聽到被說成是吉兆的聲音時就是吉祥。

人們認為有些聲音代表吉祥的預兆。人很迷信，而且這些迷信不容易破除，各地和各家都有它們的迷信，佛教國家也不例外。在緬甸，人們認為貓頭鷹的聲音是吉兆。如果一隻貓頭鷹光臨你的房子，並且製造些噪音，那麼你隔天就將得到某些東西，那是個吉祥物。因此，有些人說這就是吉祥。

其他人說：聞到想要聞的；嚐到想要嚐的；碰觸想要碰觸的；就是吉祥。如此，好味道是吉祥；好品嚐是吉祥；有柔軟觸覺的事物是吉祥。當一個人給了答案，另外一人又有其他答案時，將會有爭議產生。如此，人們對於什麼是真正的吉祥無法達成一致的看法。這個問題持續被討論著，並且傳到神和天人之間。然而，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吉祥。他們彼此討論，互相問答，然而，還是沒有一個結論產生。

每當天神們被問題一直困擾著時，他們便前往他們的國王——帝釋天王處，並將問題告訴他。帝釋天王說：「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個人可能知道吉祥是什麼，我將去請問他。」

夜晚時分，他下到人間，喬裝成普通天人，走近佛陀並詢問什麼是吉祥。帝釋天王選擇晚上的中夜時分謁見佛陀，大約是現在說的午夜。午夜是天神接近佛陀，向佛陀請教問題，或聽佛陀說法的時間。

在家人可以在下午去見佛陀，下午的時間是屬於在家人的。午後、傍晚和初夜時分則保留給比丘僧。僧侶在這段時間面見佛陀，並提出問題請教等。第二夜分或中夜是天神的時間，那時人們已熟睡，所以，佛陀的周圍就不會聚集太多的人。據說，實際上天神並不想到人間，他們無法忍受人類差勁的味道或惡臭。他們大約在離人類100由旬——也就是數百哩遠——即能聞到人類的惡臭。

當時，佛陀正在祇樹給孤獨園。祇樹給孤獨園位於舍衛城的附近，是由大銀行家給孤獨長者所建造的來供養佛陀的道場。當佛陀附近沒有人環繞時，天神們才降臨人間。這位天神來到道場，緩步前進，向佛陀恭敬作禮並站立一旁。他並沒有坐下，只是站立著，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如此。有些人說因為講道結束時，天神會想趕快回去，所以不坐下。又有一說法是，天神身體的物質特性是非常微細，他們不坐著，他們不能著地，像柔軟的布料落在地面一樣，所以，他們沒有坐在地上，而是站著。

他如此地站著，向世尊提出他的疑問：「諸神與眾人，渴望得利益，思惟於吉祥，願示最吉祥。」這麼多的人們和天神們都在思索什麼是吉祥，卻沒有一位可以提出一個被所有眾生認同的答案。因此，天神請求佛陀告訴他最高（上等）的吉祥。於是，佛陀告訴天神什麼是真

正的吉祥。

「吉祥」是巴利語 Maṅgala 的翻譯。Maṅgala 被定義為斷除邪惡、斷掉不善法。凡是吉祥的 (Maṅgala)，一定在本質上是健全的，也就是善的 (Kusala)。

遠避愚癡者、親近智慧人、敬應尊敬者，此為最吉祥

遠避愚癡者——這裡的愚癡者意指做壞事，說壞話，存惡念的人；或會引我們入歧途，做錯事，犯罪等的人。這些人在這裡被稱為愚癡者，我們不要與他們為伍作伴。如果遠離他們，你就不會做出邪惡與無益的行為。這就是一種吉祥。

親近智慧人——「智慧人」意指做好事，說好話，存善念的人；並且會給你忠告，是引領你在修行上成長，幫你學習得到功德的人。這樣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因此，親近智慧人也是一種吉祥。當和有智慧的人接近時，你不會犯過失，不會學習到不健全的行為，造作惡業 (Kamma)。因此親近智慧人也是一種吉祥。

敬應尊敬者——
「敬」在此意指供養東西給他們，表示尊敬等。像佛、法、僧、父母、老師和年長者都是值得尊敬的，敬愛如此的人也是一種吉祥。因為當禮敬佛、法、僧、父母、



(繪圖／鍾顯隆)

老師和年長者時，你將得到功德。功德能斷除過失，這就是吉祥。所以尊敬值得尊敬的對象是一種吉祥。

居住適宜地、過去積善業、置身於正道，此為最吉祥

居住適宜地——居住在適宜的處所是吉祥。「適宜地」是指能使你學得功德的地方。在那裡你能行善、聞法和禪修，這樣的地方才稱為適宜地。對於想修習佛陀教法的人，住在適宜地是很重要的。

當緬甸人開始離開緬甸來到這裡（指美國）的時候，那些留下來的人告訴或責罵他們：「你正要去的是個沒有佛、沒有法、沒有僧的地方，那是一個不適宜居住的地方。」所以，那時離開緬甸的人很灰心沮喪，抑鬱不樂。但是，當他們來到美國後，發現這裡有佛、法、僧，甚至在緬甸的僧侶來到之前，這兒就已有斯里蘭卡、泰國和其他國家的僧侶。因此，他們能向留在緬甸的人說，這裡也是一個適宜居住的國家。住在這裡，他們同樣也能修得到功德，並且禪修等。因



此，住在適宜地是一種吉祥。

過去積善業——過去所積的善業，也是一種吉祥。你現在無法修持這個吉祥，但是你正在享受這吉祥的果實。一個在過去積下善業的人，來生將出生在適宜地。因此，過去曾積下善業，也是一種吉祥。當一個人在過去已積下善業，由此過去善業的果，他今世降生在適宜地中，他遇見有智慧的人，而且能修得功德。

置身於正道——意謂合宜的行為舉止，端正的行為表現，不要有錯誤的行為，這也是吉祥。一個人應該藉由行為、語言和心念，設定自己朝向正確的方向。

廣學長技藝、嚴持諸禁戒、言談悅人心，此為最吉祥

廣學長技藝——學習或增廣知識在佛教中是被讚許的，任何類型的知識都適合學習。廣學，是說你應該學習一部經典中的每件事物，無論它是高深、普通或淺顯的。你應該知道每件事物，但卻不應使用你所知的全部，應該只用合適恰當的知識。擁有學問或知識是一件好事情，它真是一種吉祥。當你有了淵博的知識，它甚至能幫助你處理世間的事，你將變得成功富足等等。同時它也能幫助你了解法並進而修持它。「長技藝」也是一種吉祥。當你熟練技藝時，你能製做各式物品，以此維生。所以熟練技藝也是一種吉祥。

嚴持諸禁戒——意指一個人一定要行為正確而端正，一定要戒除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一個人必須要持戒謹嚴，要遵循在家人的行為規範；如果是僧侶，他應該遵循僧團的律法。

言談悅人心——和顏悅色地談話也是一種吉祥。有很多人講話並不和顏悅色，甚至使用刺耳或辱罵的字眼。當一個人使用刺耳或辱罵的

字眼時，那人將造口業；相反地，一個談吐和顏悅色的人，說話總是伴隨著善（健全）的想法、善的觀念。因此，言談悅人心也是一種吉祥。它本身就是一個善的行為，而且帶給周遭的人們愛或慈悲。

善能養父母、珍愛妻與子、從業要無害，此為最吉祥

善能養父母——奉養父母也是一種吉祥。父母親將孩子帶來這個世界，養育、培育他們而且給予他們好的教育，因此孩子有責任奉養他們的父母親。他們一定要幫忙父母做家務，供給食物，替他們添購衣服，給予庇護所，以及自己的關愛。也一定要注意他們其他的需要，例如：按摩他們的身體等等。這些事物應該由孩子們替父母親做。

這些行為仍然可以在佛教國家中看到。可惜的是，這類吉祥幾乎在這個國家失去了。當孩子長到18歲時，父母不想要孩子與他們居住。孩子們也不想和他們的父母同住，他們想要獨立。親子間的關係很冷淡，孩子們不會奉養他們年老的父母，許多父母被送到安養院和其他



的地方。在我們的國家，送父母到安養院是一種恥辱。孩子們從未這麼做，孩子們將盡可能地與父母住在一起。我的父親93歲時往生，母親89歲往生。直到他們往生，我一位兄弟和三個姊妹都和他們住在一起，並且照顧他們。根據這部經上所說，他們擁有了這種吉祥——奉養父母親的吉祥。

珍愛妻與子——一個人應該照護自己的配偶和孩子。父母親有責任照顧或培育他們的孩子；丈夫們有責任照護他們的妻子。在這部經中，我們也可說妻子有責任支持她們的丈夫。珍愛自己的配偶和孩子是一種吉祥。

無害的職業——是指不要從事會引起傷害或傷害他人的職業，這也是一種吉祥。

淨行行布施、幫助眾親眷、行為無暇疵，此為最吉祥

淨行行布施——寬大、慷慨或稱為布施也是吉祥，因為一個人藉由布施將得到功德。而且當布施時，你也正修持慈悲與不執著。當行布施時，你送走某物，那意謂你對所持有的事物不執著。因為你不會把任何事物給予不是你至親或所愛的人，所以布施是不執著的修持。布施是宗教或教法得以維繫的一個重要因素，沒有人們的慷慨布施，佛教就不能存在。在這個國家裡，如果我們沒有民眾的支持，我們將不能夠住在這個國家，也將不會有僧團或佛教在這裡。布施非常重要，世界各地都有人行布施，尤其在佛教國家中。「淨行」是指人應該有正直的品行，清白的行為；或者人的行為舉止應該表現合宜。

幫助眾親眷——護持親戚們也是一種吉祥。無論何時，只要你能力做得到，你都應該幫助你的親屬們。

行為無暇疵——指的是那些不存邪念，不會遭人責難的行為，這些都是吉祥。

邪行須禁止、謹慎勿飲酒、於法不放逸，此為最吉祥

邪行須禁止、謹慎勿飲酒——禁止邪行是吉祥，戒除邪行也是吉祥。一個是不要做，一個是以後將不再做。不飲酒也是吉祥。這裡所指的不單是酒，還包括海洛英、古柯鹼等毒品。戒除這些麻醉品也是一種吉祥。

於法不放逸——意謂隨時準備做好事。隨時準備修持佛法。於法不放逸是最高的吉祥。

恭敬而謙卑、知足且知恩、適時聞正法，此為最吉祥

恭敬而謙卑——恭敬意謂敬意，我們應該尊敬值得我們尊敬的人。我們應該向我們的父母、老師和那些比我們年長的人致上敬意。向年長者或那些值得我們尊敬的人致上敬意，在這個國家已不多見。然而，在亞洲國家，恭敬卻是根深柢固的風俗。一位年輕人不會將他的腳朝向比他年長者，或碰觸他們的頭；當年輕人走路經過年長者面前時，會向長者鞠躬或致意。對值得尊敬的長者致上敬意有許多方式，對父母或老師也都會表示尊敬。

我們在慈經和這裡都發現謙卑。今天我將告訴你們關於羅睺羅 (Rahula) 的故事。佛陀的兒子羅睺羅7歲就出家。當羅睺羅最初遇見佛陀時，他的母親和祖父教他要去向父親要求遺產，他靠近佛陀並握住他寬鬆長袍說：「父親，給我的遺產，四大金瓶等的寶物在哪裡？」此時沒有人敢阻止他。佛陀於是起身回到寺院，這男孩追隨佛陀，不斷

地向佛陀要求遺產。當這男孩抵達寺院時，佛陀對尊者舍利弗說：「羅睺羅正向我要求來自我的遺產，我將給他法的遺產，剃度他出家。」因此羅睺羅出家成為沙彌。

那時佛陀的父親非常沮喪與失望，他請求佛陀開恩。他向佛陀說：「我想向你請求一個恩惠」。佛陀說：「我不施給任何的恩惠。」淨飯王說：「不，這是正當的！」佛陀問：「你需要什麼恩惠呢？」淨飯王說：「不接受沒有得到父母同意的孩子出家。」佛陀答應了淨飯王的請求，制定了未得到父母同意的孩子不許出家的規定。羅睺羅成為沙彌或稱為初學者，後來他在佛陀的教導下，成為阿羅漢。

羅睺羅非常謙卑。佛陀是他的父親，他應該非常驕傲才是，然而他卻是非常謙卑。無論他被告訴要做什麼，只要一句話，他都會去做。有一次佛陀曾規定比丘與沙彌、在家人不可同宿。當這條規定制定時，比丘們告訴了羅睺羅：「羅睺羅，我們不能夠幫助你，這一條規定是你父親所制定的，請為自己另找地方休息吧。」因為羅睺羅沒有時間去找另一個地方，所以，他跑到佛陀的廁所，在那裡睡覺。晚上，佛陀去上廁所時，才發現了羅睺羅，問他：「你在這裡做什麼？」羅睺羅說：「我沒有地方睡覺，因此，我將這兒當作我睡覺的地方。」隔天，佛陀便修訂了規定，而且允許比丘能和沙彌、在家人同宿3個夜晚。如此，僅僅只是一句話，羅睺羅便離開平常睡覺的地方而屈身在佛陀的廁所中。

他是如此地謙卑，以致於他從不對比丘們回嘴。無論比丘們說什麼，他僅會回答：「是的，是的。」一天有2個比丘決定考驗他。這些比丘遠遠看見羅睺羅走來，其中一位比丘把一些廢棄物丟在地上。當羅睺羅接近時，他們假裝說：「這廢棄物從何處來？以前這裡沒有，

是誰帶來這些廢棄物？」另一個比丘回說：「我不知道，但是我看見羅睺羅在這裡。」羅睺羅只是說：「哦！真是對不起。」然後拾起廢棄物並且將它丟棄。就是這樣的態度，羅睺羅是如此謙卑，而且他總是準備好接受告誡及忠告。

據說每個早晨羅睺羅會裝滿1碗沙子，並發願將會有和沙粒一樣多的人給他忠告，他覺得這樣是非常幸運的。因此，謙卑是一種吉祥。

知足且知恩——知足也是吉祥，感恩也是吉祥。我們一定要隨時準備謝謝那些利益我們的人，沒有任何的猶豫。我們一定要表達出我們的感激。

適時聞正法——有機會聽聞正法，聽聞法是吉祥。當聆聽法時，你能聽到以前所沒有聽聞的，並且能澄清以前所聽到的，你就能擺脫懷疑，而心也變得澄澈。聽聞法的利益很多，因此，這是一種吉祥。

忍耐而順從、參訪眾沙門、適時論信仰，此為最吉祥

忍耐而順從——佛陀說忍辱是最好的苦行——對氣候、食物、人們的閒言閒語和不同狀況的忍耐等等。因此，忍耐、耐性、承擔是最高級的吉祥。順從、和顏悅色的談吐、隨時準備好接受忠告也是吉祥。人們應該像羅睺羅一樣。

參訪眾沙門——參訪沙門或聖



(繪圖/鍾顯隆)

者被認為是吉祥的，因為透過參訪聖者，你能獲得功德。

適時論信仰——有時你應該參加宗教性的討論，這將使你對所獲得的知識能有更清晰的了解，將能讓你以前所不知道的。適時論信仰也是一種吉祥。

克己淨生活、覺知四聖諦、了悟於涅槃，此為最吉祥

克己淨生活——克己是吉祥。清淨的生活意謂禁欲的生活。

覺知四聖諦，了悟於涅槃——覺知聖諦意謂體悟聖諦。當了悟四聖諦，也就了悟涅槃，這是最高的吉祥。我們不需要評論這最高的吉祥，當你理解四聖諦，了悟涅槃時，你成為聖者——一個真正達到涅槃的聖者。

於心不傷悲、安穩無污染，世事不動搖，此為最吉祥

這裡指的是阿羅漢，當世間變化無常時，他的心不會動搖。我們每天遇見的事物，有好有壞，巴利語稱這些是世間法 (Lokadhamma)。有時我們擁有許多，有時卻一無所有；有時追隨者眾，有時卻少；有時被批評，有時被讚揚；有時快樂，有時傷悲。我們每天都會面對這8種生活中的真實相貌。當一個人不被世間無常變化所動搖時，對他而言那就是吉祥，能夠抵禦這世間好或壞的變化，這就是吉祥。

有時遭遇到的是順境，我們一樣無法抵禦，我們被這些好事或好的情境帶著走，所以順境比逆境更難抵抗。處逆境時，我們戰戰兢兢；處順境時，我們總會得意忘形、驕慢、自滿。所以，面對世事變化無常時，心不動搖，這是一種吉祥。

於心不傷悲、安穩無污染、世事不動搖——假如遭遇世間變化無常

時，我們的心仍能保持不悲傷，或者我們的心沒有染污，心是安定的，那就是吉祥，那是最高的吉祥。

這些是佛陀所教的吉祥，我們應該修持或儘可能地讓這些吉祥實現。這部經不只是用來背誦而已，實際上它是用來修持的。這裡所提到的吉祥應該被修持，應該在我們身心中存在。

這部經中總共談到38種吉祥。審視自己，你可能會發現自己擁有這些吉祥的大部分。所以，我們要為自己已經具有這麼多的吉祥而感到喜悅。

如是修諸行、所到無不勝、隨遇而安穩，此為最吉祥。

那些依此準則修行的人，所到之處都不會被擊敗，到處都能隨遇而安，對他們而言，這些是最高級的吉祥。

如果一個人具有了這些吉祥，他在那裡都不會被擊敗，他將能隨遇而安，擁有快樂。對於這些人而言這是最高級的吉祥。吉祥經中教導了38種吉祥，有時稱這些吉祥為福氣或福報。

讓世界深受祝福

這些吉祥不會自動或僅僅藉著祈願而來，你一定要身體力行。當經典說遠避愚癡人時，你一定要避免和愚癡人親近。如果我們身體力行，試著持有這些好品行，我們就擁有這些吉祥。這些吉祥是在家人與比丘們所值得擁有的品質。

這部經在佛教的國家中非常受歡迎。這部經典中的教法被併入做人的習慣和日常規矩中。實際上，因為這部經並不難理解，也是佛陀的基本教義，所以在緬甸、泰國和斯里蘭卡的學校中傳授。

在我國會舉行吉祥經的考試，我們稱它為吉祥經考試。年輕人參加考試，當通過時，會授予他們一些文憑或獎賞。他們被鼓勵將經典的學習運用在實際的行持中。

這部經就像是對於人的好品性、幸福與快樂的指引。愈具足這些吉祥，我們將愈快樂。當更多吉祥被修持，這世界將愈適合於居住。也因為社會中缺乏這些好品德，以致於社會風氣是如此敗壞。當緬甸的前總理烏努在緬甸國內的各大學演講時，他都會談到五戒和吉祥。

一次在他演講之後，一個人起立說：「如此說來，緬甸將會是一個非常好的國家，將再不會有壞人，沒有罪犯等等。」烏努回答：「緬甸也有小偷、搶匪、罪犯，不是所有的人依照佛陀的教義而行，即使他們都宣稱自己是佛教徒。甚至在佛教的國家中也有搶匪、兇手和那些邪惡者的同夥人。」

如果我們全體都能修持這些吉祥，這世界將深受祝福。如果我們缺乏某些吉祥，我們更應該努力去實現它。

禪修也是最高的吉祥

那禪修呢？這部經中並沒有提到。難道它不是吉祥嗎？在這部經中所提到的是四聖諦和涅槃的了悟，這是禪修的果。當果被提到的時候，得到果的方式或因就被提到了。所以，我們這樣說：禪修在這部經典中是以果的方式被提到。事實上不可能不透過禪修而能達到對聖



諦與涅槃的了悟。

你可能已經讀過許多經典。在許多經文結語的部分，時常提到許多人證得涅槃，就彷彿是即刻頓悟一般。就算如此的了悟是可能的，但在悟道證悟真實相之前，一定有修習觀禪（毗婆舍那）。佛陀對某個人說法，而且那位聞法者因此開悟，那表示當他坐著聽佛陀說法的時候，一定也修習觀禪。沒有觀智就不可能悟道。

佛教有所謂的心路過程。當你看見某物時，就有「看的心路過程」；當你聽到某事的時候，有「聽的心路過程」。同樣地，當你了悟涅槃的時候，也有「證得道果的心路過程」。在此心路過程中，先有觀智的生起，然後才是道智（證悟）的生起。沒有觀智就沒有證悟。所以，根據心路過程，當提到證悟時也意謂修觀（毗婆舍那）。雖然在這部經中沒有明確提到禪觀，我們也可說觀禪也被提到了，因為果被提到。當果被提到的時候，得到果的方式也被提到了，它不能被忽略。如此禪修也是很重要的吉祥。

唯有禪修能淨化心中染污的煩惱。這是沒有人能為你做的，你必須自己來。僅僅只是讀禪、談禪，將不會淨化我們心中的染污。我們自己一定要修持。佛陀說：「你們自己一定要努力，佛陀只是你們的老師。」如果我們跟隨這個忠告，如果我們能持續修禪如同現在的修持，我們將能使自己的心清淨。即使我們無法完全地成功，然而我們仍可能暫時地去除心中的染污的煩惱；如果我們成功，我們將能夠斷除所有的煩惱。所以，禪修也是最高的吉祥。📖

四季推移，送走舊的一年，又將迎新。

記得小學時，寒假作業似乎有這麼個題目——新年新希望。好像特別的日子裡，就要賦予某些特別的意義或目標。於是，洋洋灑灑寫下新的展望。春去秋來，悄然之際，時間倏忽而過，另一個新年又來到。於是，寒假作業上又寫下我來年的新希望。懵懂的年齡，實在不解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歲月中，究竟實踐了多少的新希望？想想，即使沒落實幼年當時的計劃，也是這般地過生活。

漸長，學習到如何落實與檢驗自己的計劃。於是，時間成為驗證的指南針。不知不覺中，敏感於光陰的認知，卻如同披附著灰濛濛的衣裳，緊著於皮膚上，抑制著原有自由的呼吸與跳動。想想，即使童年的小小腦袋瓜中，對時間少了點敏感，對計劃少了分落實，但是在分分秒秒的時間流裡，點點滴滴的學習，似乎也匯流出屬於自己的人生河道。

生活中，發現週遭的朋友與我一般，對時間有著無可言喻的緊張。7點起床、7點30吃早餐、趕搭8點的公車、趕在9點打卡。週一到週五這般匆趕、規律的作息下，每天搭乘著不同車種穿梭於不同人事裡，只待夜闌，拖著一身疲憊歸去。在制式的生活裡，緊張的身心讓我以為光陰是無聲無息的，是沒有顏色，沒有味道的，只存有「壓力」。

不過，當我稍稍學會放慢腳步，對生活多點「單純」的觀察與覺知，發現：不同時刻經歷到不同的人事，有著不同的聲音、味道與顏色。想睡晚點，卻難滿願的起床氣，充斥著咒罵的聲音。上班時，老闆的不合理要求，同事間的爭執，從自他心身上陣陣的惡臭襲鼻而至，恨不得馬上跳離此時此地此景。下班時，回到小窩泡杯茶，轉到HBO台看齣影片，甚或Cartoon台看齣卡通，鮮明的顏色帶給自己放鬆與快樂。原來，每天生活竟帶有這麼多的聲音、味道與顏色。於是，我開始學習如何調聲、調色與調味，讓自己舒服，也讓別人舒坦。

這樣的年紀（您千萬不要問我幾歲了），終於有著隱約的了解：「調」的過程，不需要太多的催化物，只要記得多加些「覺知」的量劑，自然就有好聲、好味與好色。現在雖然不再有寒假作業，但在年節的新氣象中，還是有著新年新希望——每一剎那，培植覺知的種子！

攀

登佛法的高山 一次與菩提法師的會晤

釋見勛 譯

菩提法師1944年出生於美國紐約，1967年完成哲學博士學位後，即赴斯里蘭卡出家，1967年受沙彌戒，1973年受比丘具足戒。自1984年，菩提法師奉任斯里蘭卡佛教出版社（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總編輯，1988年又出任該社社長，其在著作、翻譯、編輯上聲譽卓著，出版過多部重要作品，包括《中部尼柯耶英譯》、《相應部尼柯耶英譯》等。法師以現代英文語法翻譯並註釋巴利經論，對於南傳巴利藏的弘傳，其貢獻可謂兼具重要性與歷史性。法師目前擔任美國同淨蘭若僧團會議主席，及美國印順導師基金會董事長。

一位西方哲學博士是如何走進東方宗教？在東方宗教的薰陶下，再次回到西方，他是怎麼看待西方現況與東方宗教？佛教在西方傳揚的危險與瓶頸又會在哪裡？且讓我們跟著菩提法師，一起攀登佛法的高山。

問：法師，您在斯里蘭卡已居住多年，什麼因緣讓你回到美國？

答：我原本是來美國拜訪父親和姐妹。25年來，我一直為頭痛所苦，試過了各種治療，都為這頑劣的頭痛所抗拒，於是父親建議我去「紐約頭痛中心」就醫，所以我接受了幾個月的治療。

問：您真的決定重回美國定居嗎？

答：我最初只打算留在美國治療頭痛，然後就回斯里蘭卡。然而，過去幾個月，我不得不注意腦海中，兩個愈來愈強烈的想法：首先，我的父親年老了，我應該更親近他；其次，與斯里蘭卡相比，我留在美國能對佛法更有貢獻；而且在2002年初，我正式從斯里蘭卡佛教出版社的編輯退休，也就不再有義務留在斯里蘭卡了。

我偶然遇見一位華人老法師和他的翻譯，邀請我去參訪他們在新澤西的寺院。我以為那會是個在少數民族區裡忙碌的傳統寺廟，但結果相當令人驚喜。它是座認真修學的寺院，位於新澤西安靜寬廣的郊

區，樹木繁茂的丘陵環繞，覓食的鹿群在草坪悠遊。我和仁俊長老一見如故，他邀我留下來，住多久都沒關係。

問：所以，您一個上座部（Theravada）佛教的比丘，就住進漢傳大乘佛教（Mahayana）的寺院？

答：在古印度，不同佛教學派的僧人和平居住在同一寺院，並不稀罕。我發現仁俊長老是相當值得欽佩的：他既博學，又深入理解佛法奧旨，卻十分簡單、謙遜和無私；他持戒精嚴，卻又總是充滿笑聲與慈悲；同時他也是阿含的權威（在漢傳藏經裡，阿含經相當於巴利尼柯耶），因此我和他的修學方法極為相近。我們希望使這寺院，成為任何正統戒律傳承下，訓練良好的僧人都能和諧共住的地方。

問：一開始您如何從布魯克林到斯里蘭卡？

答：約1965年，我在布魯克林學院時，接觸到鈴木大拙和艾倫·瓦茲關於禪的書籍，開始對佛教感到興趣。1966年我去南加州克萊蒙研究所研究西方哲學，在那裡結識了一位名為釋覺戒（Thich Giac Duc）的越南比丘，我們住在同一棟學生宿舍。我請他指導禪修，他教我練習安般念以及佛教概要，這是在鈴木和瓦茲的作品裡找不到的！幾個月後我決定要出家，便問他是否能為我授戒，他同意了。因此，1967年5月，我在越南大乘佛教傳承下受戒成為沙彌。

問：出家對您來說是邁出一大步嗎？

答：從外觀看，當然是很大一步，但我從來沒有為決定出家而掙扎。僅僅是一個早上醒來，有了這樣的想法：「為何不請求覺戒法師度我出家？」就這樣而已。之後我們一起住在克萊蒙三年，著手進行各自的博士學位。（我的長篇論文是有關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哲學。）當他返回越南後，我與另一位越南比丘——釋善恩，同住在洛杉磯一個禪修中

心。那時我已決定要去亞洲受具足戒和研究佛教，終身踐行和弘揚佛法。這段期間，我也遇見幾位旅經美國的斯里蘭卡比丘，最值得一提的是喜見長老 (Ven. Piyadassi Thera)，他建議阿難陀·慈氏長老 (Ven. Ananda Maitreya) ——一位傑出、有學問的斯里蘭卡比丘——當作我的教師。

1972年8月以前，我在美國完成了自己的義務後，寫信給阿難陀·慈氏長老，請他答應我到他的寺院受戒和修學，他回信說歡迎。結束了越南簡短拜訪我第一位老師後，我就去斯里蘭卡從阿難陀·慈氏長老受戒，在長老座下修學佛法和巴利語3年。過後，著名的德國比丘向智長老 (Nyanaponika Thera) 邀請我到康提 (Kandy) 的林隱寺，最後我在那裡住了許多年，照顧年老的向智長老，並協助佛教出版社的工作。

問：您如何成為一位佛教學者？

答：我從未打算成為一個佛教學者，或是巴利文獻的翻譯者；事實上即使到現在，嚴格說來，我也不認為自己是佛教學者。我一開始由禪修而受佛教吸引，但我第一個老師——覺戒法師，給我留下這樣的印象：為了禪修和在西方教授佛法能有良好的基礎，需有系統地研究佛法。所以我去斯里蘭卡受戒時，原先是想用幾年研究巴利經典後，就去禪修。

那時，我已了解要正確研究經典，必須學習經典語言，即研究巴利語是必要的。我在閱讀原典時，常為自己翻譯一整段經文和註釋，因此就逐漸將心力投注於翻譯。為打下修行的基礎，我有系統地研讀經藏，運用閱讀的材料作思惟的主題，以轉換個人的理解。我渴望的理解，並非學者所要求的客觀理解，而是個人、主觀的對佛法要義的領會。我希望能從佛陀教授的佛法，了解自己如何做人和當一個佛弟子。結果，我原有的西方世界觀需要大幅修改，才能與佛法相符。

問：您會建議所有禪修者都要研讀佛法嗎？

答：我不會說在開始禪修之前，就要具備完整的經典知識。我就像現今大部分的佛教徒，是透過禪修進入佛教。但我相信，為達到佛陀賦予禪修的目的，禪修必須有其他助緣的強大支持，來增益並導引至正確的目標。這些因素包括「信」——對佛、法、僧三寶的信心與信賴；「正見」——清楚理解教法的基本原理；「戒」——持守佛教戒律，不僅當作教條規章來死守，而是專心致意，以徹底轉換個人性格與行為的努力。

關於解、行這兩個互補的因素，每個人很自然會作不同比重的分配。有些人強烈地想理解經典所傳達的教義，而渴望廣泛擴充經典的知識，對這樣的人來說，禪修在這階段的心靈發展只是次要的；相反地，他們會將重點放在深入研究與清楚地理解佛法。另一些人，可能對研究經典或了解哲理興趣不大，因而傾向禪修實踐。我自己則認為解行平衡發展，是最健康的學佛方式。

至於我的修學情況，由於受到早期引領入門的老師影響，想從橫面的廣度與垂直的深度，這兩方面詳細地理解佛教。儘管原先企圖直接投入禪修，但因緣似乎使我遇到的老師，都不專門強調禪修，而是重視研讀、禪修和品格發展的整合。他們一再引導我，緩慢漸次而有耐心地，運用廣泛多元的方式來培養心靈，這正好十分契合我的個性。

問：在西方的佛教向來相當反智（anti-intellectual），好像直到最近，禪修者才轉向要多學習了解這個傳統？

答：美國佛教的反智偏見，我視為是對典型西方教育——過度強調概念學習——的自然反應，亦即為了學習本身或職業上的目的而提倡學習，毫不顧及生活的價值。揚棄理智主義，同時根源於兩個反叛

「自由理性」(disengaged rationality)——假設的浪漫主義和超現實主義。事實上，所謂失落的一代和嬉皮，實質上是浪漫排拒「自由理性」的繼承人，而在某方面也是美國佛教運動的先驅。

不過，主流佛教傳統的修學，與西方學術界所運用的大不相同，是將概念上的理解，作為指點個人經驗的跳板。傳統佛教的修學次第開始於「聞法」——去聽聞那些「初善、中善、後善」的教法；之後「憶持」——將所聽到的教法保留在記憶中（請記得，在書寫經典不可得之前都要靠背誦，所以「憶持」是指將引導個人修行的教法記在心中。）；然後「誦持」教法——為了能將之更深地銘記在心；下一步是「思惟」——透過理智思考、仔細審慮，以領悟文字所要傳達的法義，並省思如何將佛法應用於個人經驗，而不只滿足於對法義觀念的理解；最後還須「直觀」——以禪修為基礎的智慧，直接通達法義。

問：您曾受過哪種禪修訓練？

答：我在斯里蘭卡的早期極少密集禪修，因為這不是我的教授師的修行模式；他是將規律的禪修，融入每天的日常生活。後來我自己密集禪修時，是以安般念當作唯一的禪修所緣。練習一段時間後，我發現心變得枯燥且堅硬，覺得需要其他類型的禪修來軟化和豐富心。因此，在不同時間和情況，我學習到「四護衛禪」：佛隨念、慈心觀、不淨觀和死隨念。至今，我仍廣為運用於自己所有的出家生活中。偶爾我也盡量在斯里蘭卡或其他地方隱居禪修。但很遺憾，因缺乏福德和不堪其擾的頭痛，我並沒有達到任何堪為真正禪修者的成就。

問：除了慈心觀，其他您所提到的禪修方法在美國並不十分普遍。

答：這裡我也很納悶，內觀禪修(vipassana)在美國，變成從更為寬廣的佛法背景切割出來，自成一家的法門。然而，我所受的教育訓

練，認為內觀禪修是佛法王冠上的寶石，就像其他王冠寶石一樣，必須鑲嵌在適合的皇冠上。傳統上禪修基礎的架構由以下所組成：一、對三寶的信心；二、對佛法有正知見；還有三、志求體證佛陀開示教法的目標。在這基礎上禪修，以直接洞察教理，符合佛陀本義的正確智慧便會自然生起，導向目標的實現。

問：您如何看待佛教現今在美國如此受歡迎的現象？

答：理解佛教為何在這特別的歷史時刻會吸引美國人並不困難。有神論宗教已無法掌握許多美國知識份子的心，造成心靈深層急需填充的空虛；唯物論價值也無法深刻滿足許多人；而佛教提供的心靈指導正切合此需要。它是合理的，來自經驗的，實際的和親身可體證的。它帶來個人生活中得以實現的具體利益，倡導崇高的美德，提出理智上使人信服的哲理。同時，稍不幸的是，它帶有異國風情，也吸引了一些著迷於神秘主義和神秘宗教者。

我們面臨的重大問題是，佛教是否要因應美國文化產生的迫切需求而有所更動？又要改變到什麼程度？從整個歷史來看，為了適應當地固有的文化和能在思想界落地生根，佛教通常會在型式上有所調整，以便能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蓬勃發展。但在這些調整之下，依然忠實保留了佛教智慧的精髓。這會是佛教在美國可能面臨的最大挑戰。這裡的知識環境和往昔佛教接觸過的大不相同，在必經的適應過程中，若急於改變，可能會無意稀釋或甚至刪除了佛法的基本教理。我認為這必須非常謹慎，要在太過固守傳統亞洲的佛教形式，與因應當代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知識、社會、文化等壓力而過度調整之間，成功地找到中道。

企圖引進仍保留全部南亞風俗習慣的上座部佛教到美國，可能引起

反作用。不過我仍相信，保留佛法核心教理，以及明確指出修學佛法的正確目的是必要的；如果我們擅自更改，增添外加的補充，將冒著失去本質精髓的危險。當前的局勢，我認為主要的危機，不是死板地固著於現有的佛教形態，而是因應美國人思考習慣的壓力而過度調整。在許多我看過的佛教出版品，覺察到一個幾乎被視為必然的普遍作法，就是把佛教修行從信仰與教理的基礎抽離，移植到其本質由西方人文主義——特別是人道主義心理學和超個人心理學——所界定的一般世俗日常生活。

問：您能指出這可能發生的方式嗎？

答：我想，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例子，利用內觀禪修當成西方心理治療的附屬品或對等物。實際上，我並不過度擔憂心理學家使用佛教技巧來提升心理的療癒。如果佛教禪修，能幫助人們對自己感覺更好，或者能活得更加醒覺和平靜，這是好事；若心理治療師能將禪修當作心理治療的工具，我祝他們成功！畢竟，「如來並非握拳不教的老師」，我們應該讓他人擷取佛法，有效運用於利樂世間。

我所關切的是，現今教授佛法的普遍趨勢，用大量心理學語詞來改寫佛陀教法的核心義理，之後說這是佛法。然而這樣，我們絕無法從佛教本身的結構，看出佛法的真正目的——並非導致心理上的療癒、完整或自我接受，而是策勵心靈朝向解脫——對治所有造成繫縛與痛苦的心理因素，最後從中解脫。我們應謹記，佛陀並未將佛法教導成「生活的藝術」，雖然它蘊含於內，但佛陀教導的是更超越、無上的「解脫道」——通往終極解脫和覺悟的道路。佛陀所指的覺悟，並非讚揚人類的有限，也不是被動屈服於我們性格的脆弱，而是透過徹底改革，突破至全然不同的境界，來克服這些有限。

這是我發現最能掌握佛法的敘述：在出世間法最高的成就，我們克服所有人類的缺點和脆弱，也包括生命必然死亡這件事。佛道的目標，不僅在於具足正念地生活與死去（當然這是值得成就的），而是超越生死達到完全不死、無可限量的涅槃。這是佛陀追尋覺悟過程中冀求的目標，也由於佛陀成就正覺，使得這目標可在世間實現。這是如法修行的結果，亦是依佛教原架構修學的終點。

然而，當把內觀修行教導成只是一種醒覺的生活方式，在洗碗盤和換尿布時保持覺知與平靜，這目標便失落了。當佛法存在的理由——出世間法被刪除時，在我看來，剩下的只是去除菁華、空洞無力的教導，不再是能導向解脫的工具了。正確修行佛法，確實帶來許多現世的快樂。但佛陀終極的教導不只關於現世樂，而是要達到世間滅——這成就並非存在於遙遠的他方世界，而是在這具有感官與意識的六呎之軀中。

問：聽起來，您認為佛法並未被教導為解脫道？

答：這是我閱讀當代美國佛教出版品得到的印象，佛教解脫的實踐很少被強調。聽說學生被教導要去接受自己，沒有執取地活在每個當下，去欣賞、尊重甚至讚頌自己的軟弱。再次聲明，我不是要低估接觸修行有健康心理態度的重要。因為對困擾於自責，常常感到沮喪痛苦的人；對缺乏強有力「心理整合中心」的人；或表面展現堅強自信，來否認內在缺點和軟弱的人，密集禪修可能弊多於利。

但我必須強調，符合佛陀本義所明白開示出的修行前提，是已預備好對日常運作的心採取批判的立場，包括看到自己的脆弱——內心的煩惱不值得稱頌，而是障礙、墮落的徵兆；同時，也假定我們下定決心，不只要在每個當下運作的剎那心，亦在心貫穿更長的時間下，更

穩定持續的狀況下，轉化自己。

開始修學佛法，就要如是清楚分別，我們現在的心性（如習氣、性情和慣性等），與實踐佛道所渴望追尋體現的圓滿目標，有明顯的不同。我們必須要去承認與對治的心理習性，是自己的煩惱：即貪、瞋、癡三不善根，以及由其所衍生的憤怒、頑固、傲慢、空虛、妒忌、自私、偽善等。

因此佛道向我們極力肯定的，不是讚嘆凡夫心；而是真實智慧所明照的心；完全淨化無染的心；解脫一切繫縛與結使的心；還有充滿從深刻、清明的知見所流出的普世慈悲心。佛道的實踐有系統地彌補世俗、凡夫的心，與我們所渴望的覺悟、解脫——這狀態的生起，直到與「不死」融合——之間的鴻溝。要達到這出世的目標，需要準確、詳細且有系統的訓練。而整個訓練過程的根本，便是努力掌握和控制自己的心，從信、虔誠、持戒和布施這些基礎開始；然後繼續開展「定」；然後才能成就直觀與真實的智慧。

問：您提及以「信」作為起點，您所謂的「信」是什麼意思？

答：只喜好禪修的西方世界，直到最近都還忽略「信」為佛教相當重要的層面，我認為這錯失了一些重點。修行必須根基於「信」，這裡我用傳統上的解釋，是指對三寶：佛、法、僧的信心。在一些新近出版品中，我注意到信和虔誠雖已較被強調，但似乎以相當不同於我所理解的方式，來使用這些語詞。他們認為「信」是幾乎可以附著於任何對象的特質，只要能傳達出內心最深的渴求，便值得讚揚。

我知道這在最近是不受歡迎的觀點，但身為佛教宗教師，我相信只有當佛陀真實的教法根源於：信佛陀為無與倫比、完全覺悟的老師；信法為殊勝的教導，開顯了其他教義所無法得到的真實智慧，才能如

法修行。一旦「信」變成隨風西東的自由飄浮體，而要激勵人完全止息痛苦，我恐怕只會誤導至無益的小徑。

我不認為這個立場使得自己武斷或偏執，我希望自己能完全容忍其他的觀點。但當有人要我建議：如何正確踐行佛法時？我會強調「信」殊勝特有的對象，是佛陀的無上正覺，以及從佛陀無上正覺所流出的教法。修行同時必須根據正見，其中包括許多同樣被西方佛教貶低的觀點，例如：輪迴；接受「業」為決定投生類別的力量；理解「緣起」為描述輪迴的因果架構。

問：對許多現代的學佛者，好像很難超越自己當前體現到的經驗，去了解一些傳統經教所強調的觀點？

答：我認為「信」在此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它讓我們正信佛陀的開示，特別是和世俗世界認知相反，或和世俗處世方式相衝突的教化。要記住，佛陀的教法是與個人成見與態度相違的「逆生死流」。畢竟，大多數人的習性，環繞著趨樂避苦的欲望，和想堅持個人為宇宙中心的錯誤認識。但當個人體驗到足夠強烈的苦，就會使他感到這些習性的逼迫，而相信佛陀開顯的實相，為個人解脫的指導方針。

當然，一開始接觸佛法大海，不需要把較高深的教理全部打包上船。佛陀常因應聽法者的根機調整他的教導，對還未能接受究竟解脫法的人，他教導布施和持守五戒，還有慈愛與敬重他人的利益。但每當聽眾中，有根機成熟足以接受更高教法的人，那麼就像經典所說：「開示覺者特有的教法：苦、集、滅、道。」由於每個人都是根據自己的性情來生活與學習，所以佛陀的應機設教，不論在亞洲，還是西方世界，都可包含各種根機的差異。但隨著適應這些個別差異，重要的是要忠實保留佛陀從無上正等正覺所開示的核心智慧與價值。

問：您看到西方在家信眾有什麼前景？

答：我覺得今天在西方，比起傳統亞洲佛教社會，在家居士有較好的機會接觸較高層次的佛法。在亞洲國家，信眾認為他們主要的角色是僧伽生活的支持者，供養僧眾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他們以虔誠奉獻的行為，表達對佛法的信奉，除少數例外，很少受到鼓勵而投入佛法深奧的領域。但現在西方的在家居士，因教育水準較高和閒暇較多，而能擁有深入研讀與修持佛法的寶貴機會。

問：如何以在家身分修行，同時又能確實步上解脫道呢？

答：我會建議佛陀所讚揚的五種「善人」的德行：信、戒、施、聞和慧。我們已討論了「信」。「戒」的範圍很廣，不只是禪修課程要堅守的規矩與軌範，更是藉由慎重持守基本的五戒，培養其中所具的正面品性，包括：增長慈悲；發展質直與知足；節制欲望和對伴侶的忠誠；於所有言談堅守誠信；還有維護心的醒覺、清明與平衡。

這層次的佛法，於日常生活修學，確實是生活的藝術。但沒有取代解脫道傳統理想的意思，而是當作生活處世的系列指南。在此，佛法好比全面的地圖，導引我們度過許多日常生活會遇到的難關和挑戰。它不是僵硬的規章，而是一套價值，讓我們能以良善、有益的方式與人相處。第三個品性是「布施」，在佛教國家通常認為是供養僧伽。但我認為布施可應用得更廣泛，包括主動關心比自己不幸的人，如：決定分配固定收入的一部份給慈善團體或工作。

用功學佛的居士要具備的第四項品性是「多聞」，佛法的正見必須努力才能獲得——我再說一次，至少要對佛法的基本架構有觀念上正確的認識。即使還未準備詳細研讀經典，也要牢記，佛教對於存在的理解是禪修的基礎，因此有系統的研讀佛法有助於禪修的成就。

在家居士的第五項品性是「智慧」，始於理智上的了解（聞所成慧），終於透過禪修所體證到的智慧（修所成慧）。

問：如果身為居士就能全部實現這些修持，為何還要出家為僧呢？

答：儘管精進的居士能於家庭生活的領域中，有許多修學的成就，但全然受到佛法啟發的人，自然會嚮往出世生活。當你信心堅強，覺得完全獻身佛法勝過任何世間事，便難以抗拒僧袍的誘惑。出家為僧，能時時刻刻獻身於佛法，全部的生命，包括內在最幽微處都以法為師，能擁有密集學習與修行的空間與機會，能完全奉獻自己於弘法利生。這些利益，即使是模範在家居士都無法享有。

在家生活仍有許多工作與責任，無法全心全意修行。雖然現今居士也能毫無困難地參加長期禪修，但即使是很虔誠的居士的修行，與一位正見、正信出家而認真修行的僧侶，兩者之間還是有明顯的差異。我希望這聽起來不會像是「精英主義」（好吧！我承認自己是精英主義）。但是在家居士指導禪修或教授較深奧的佛法，會產生這樣的危險：容易弱化，甚至壓制那些要求完全斷除一切執著的教法，而傾向將佛法折衷，微細地肯定我們對世俗生活本能的執著，而非逐漸斷除它。

我知道出家生活並不適合多數人，也不樂見美國重蹈亞洲佛教社會模式的流弊——只是擁有許多因循的僧人，在寺院裡虛耗時光。不過，我依然認為僧伽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畢竟出家眾確實是佛教三寶的象徵之一，沒有僧伽，必定無法圓滿傳播任何佛法。僧人穿著佛制的僧袍，過著與戒律相符的生活——至少象徵性代表完全捨離的理想——雖然有些出家眾個人還未達到這個目標。僧伽幾乎可比擬為這世界中的不死界，亦即「輪迴中的涅槃」之反映，儘管只是個羸弱的映象。雖然許多僧伽個人（包括我自己）還有許多缺失，但僧伽的生活才能

完全獻身於修學，而導引世人朝向出離與究竟解脫的方向。最後，僧伽還是「世間福田」，使虔誠的信眾有機會藉此獲得自己涅槃的資糧。

問：您還有什麼臨別贈語想給我們的讀者？

答：追隨佛道而臻於圓滿，眼光要長遠，這表示要培養「安忍」和「精進」。「安忍」確實使我們不會貪圖快速的成果，不會有一點禪修體證就想加入個人資歷表中。安忍使我們即使碰到不可避免的困難，或枯燥乏味的情況，也能持續到最後。雖然修學佛道長遠又艱辛，但因「精進」或「勤奮」，讓我們不會洩氣，不會放棄或放逸，而能保持堅決的意志。不論歷經多少世，都要追隨佛道。深信自己精進修學，一定會有進步，即使進步不是立即顯現。

要如法修行，謙遜的態度是必要的。不能因為快速研讀經典，或只禪修幾年，就宣稱自己能夠正確理解與教授佛法。必須敬慎地，將佛法想像成非常雄偉的高山，把自己視為仍在山腳下的登山者，還要走很長遠的路，才能到達山頂。我們需要「信心」，相信這殊勝的道路必然通達頂點；需要「安忍」，日復一日持續在道路上攀爬修行；而且需要「精進」，讓我們不會放棄，直達山巔。📍

（本文摘譯自美國內觀（Insight Journal, v. 19, 2002）雜誌。）

【專題講座】

法的饗宴——精讀巴利中部阿含《正見經》

當代巴利藏大師密集專題講座

講者：菩提法師（Bhikkhu Bodhi）

主題：中部《正見經》

時間：95年2月17日至3月4日

地點：香光尼眾佛學院·05-2540359

（報名表下載：香光尼眾佛學院 <http://www.gaya.org.tw/hkbi>）

「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在佛教寺院，大寮是掌管大眾師滋養色身的補給站。其中有個副典座的執事，負責煮湯、煮稀飯。我對此並不害怕，因為從小，只要奶奶或媽媽在廚房，我就是個跟屁蟲，耳濡目染之下，煮個家常菜是駕輕就熟。因此，當輪到學習副典座時，期望自己能烹調出合乎大眾師口味的湯；稀飯是粒粒分明，令人垂涎三尺。對於煮食的步驟，我是倒背如流，但第一次煮給這麼多我所尊敬的法師用齋，身心仍不自覺有些壓力。

輪副典座時，有幾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刻骨銘心。當副典座，有堂必修課，也是學院的傳統湯——麵疙瘩湯。煮湯當天，學長教我和麵粉、試水溫，調勻之後，還須醒麵，這樣的麵疙瘩才会有彈性。也邀請數位學長一同來捏麵疙瘩。一群人圍在大鍋爐邊，好不熱鬧喔！我的心隨著鍋中的菜、麵七上八下的，直盯著牆上的掛鐘看，深怕時間來不及。終於在最後一刻，煮好了那鍋湯，心中的大石頭這才放下。午齋後，聽到學長們對麵疙瘩湯的讚賞，內心感到無比歡喜，感恩自己有機會供養眾人，也感謝協助的人熱心支援，沒有她們的歡喜布施，我一個人慢慢捏，怕就趕不上打板了。

還有一回，爆香菇時，爆好就順手拿起手邊的小鍋子盛食物，這一拿，我的手發出ㄉㄉ的聲響，那種痛徹頭徹腦。猶豫了一下，要不要放手呢？如果馬上放手，食物會散落滿地、大鍋會起火、會延誤打板……。我的腳沒有離開原地，我仍有我的沉著判斷。忍痛將食物盛好，接著快步跑到水龍頭沖浸冷水。陣陣刺痛，沒有立即消失，擔心手會腫起來：「那午齋後的出坡該怎麼辦？真後悔當初沒有把手放開，就不會如此嚴重。想到在家都是奶奶和媽媽在煮，我只做個打雜跟班，從來不曾燙傷，淚水不自覺地滑下。」當下被自憐的情緒淹沒，完全忘失了執事是培福，牽掛著自己的手痛，還要煮湯、寫作業、洗澡……。擔心了一堆，才發現燙傷的是左手，對身體的執著，我無限地擴大了。經過這一喜一憐的感受，我發現奶奶、媽媽從來都不說痛！才恍然大悟，每天所吃的齋食是整組分工合作完成，深深體會到施捨的需要，即使飯、菜煮得不合口味，也都是歡喜布施的呈現。常言道：「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每每在用餐前，我都祈願：「感恩成就這一餐一食的一切人，願他們平安快樂！」

那一次燙傷手指頭，是我有生以來頭一遭，當中有痛，但樂趣在其中萌生。至於稀飯燒焦了，湯煮糊了，是常有的事。有機會煮齋食供養大眾，看到大眾師歡喜接受，自己也歡喜，成長的路上是夾雜著歡樂與淚水，我願學習。



(繪圖／鍾顧隆)

問天

釋自訢

這件事，也許不應該再被提起。出家人本就很少詢問他人的過去，也極少回憶自己的過往，是榮華還是悲慘，過去就已過去了。

只是今早，見到一個老菩薩，拿著孫子的衣服來消災，說媳婦離家出走，丟下三歲的小孩，真是太狠心了。「媳婦為何要離家出走？你兒子呢？」老菩薩吞吐了半天，說不出一句完整的內容。原來是兒子好賭又失業，媳婦忍了好些年，後來也顧不得孩子，連夜捲了包袱偷跑回娘家。是自己的兒子耽誤人家，但孫子想媽媽，吵著要找媽媽時，怎麼辦？老菩薩說著說著也紅了眼。我遞上面紙，收下孫子的衣服，填祈求單時，又問老菩薩，希望給孫子求些什麼？老菩薩點著頭說：「孫子的阿母早日回來。」

熄燈好一會兒，我遲遲不能入睡。念珠已繞了好幾圈，佛號卻不知念到哪兒去了。十多年了，今日又被勾起，方知內心還有隱隱的悲痛——問著那個離家出走的母親，她有錯嗎？她會知道孩子想媽媽時的痛苦嗎？那三歲小孩，將來能夠體諒他的母親嗎？

十多年前，台灣的經濟正在大起飛的時代。我的父親從一個小小業務員做到公司的經理，車子從摩托車換成高級房車；我的母親卻自始至終都在安親班煮點心。她是老實的鄉下女人，圓滾滾的臉，擠著一雙小眼和一個蒜鼻，嘴是長年地開著。很少見著她將嘴合起

來，幾回我提醒她這樣不好看，她會點點頭，用力地將嘴抿一抿。之後，就像切開魚肚時，爆開了流黃的內臟，那滿嘴的黃牙，會突然露出來，朝著你笑。

有一晚，父親帶了一個女人回家。那個女人穿了件碎紅花的旗袍，頭髻挽得好高，露著細長的脖子，好白好白，像似電視裡吃人女鬼，慘白的臉伴著血盆般的嘴，教人看了就渾身發冷。他們在客廳談了一會兒，就聽到母親的啜泣聲。不一會兒，父親和那女人出門，門一碰上，客廳就傳來母親撕裂般的哭聲，我和妹妹趕緊從房間衝出來，只見母親整個人倒在沙發上，一串串的眼淚鼻涕，混滿了那滾滾圓圓的臉，那嘴還是開著，嗚嗚地哭著。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母親露著黃牙時，不是笑而是哭。那一年，我16歲，小妹10歲。

父親那晚出門後，就再也沒回來過。去哪兒了，母親也不知道。雖然父親按月匯錢回來，她還是每天都到安親班煮點心。偶爾，會看見母親拿著念珠念佛，嘴裡喃喃，眼睛微闔，頭跟著佛號輕輕地上下點著。我忙著聯考，沒空問她在念些什麼？心裡想些什麼？走出了婚變的陰影否？忙著張羅自己的未來，應該不是件甚麼錯事。只是當母親也連夜捲了包袱，偷跑上山去出家，才恍然自己已成了世間的孤兒。那一年，我20歲，小妹14歲。

接下來的發展，我著實不願再回想。但是早上，老菩薩紅著眼，說希望自個兒媳婦早日歸來的模樣，揮之不去。曾經我也這樣紅著眼，跪在市場旁的宮廟裡，希望大將軍、土地公、娘娘保佑，讓我母親能夠早日歸來。是的，有一天，她真的回來了，連父親也一併回來了。只是，那個聚合場面也太悲痛了。經過了五、六年，一家人竟在我小妹的喪禮上團圓，只是生死兩茫然。小妹那年15歲，自從母親

出家後，她就像滾落山坡的石頭，滾向深不可測的黑淵，學會喝酒抽煙，還呼朋引伴去飆車。一次，她晚歸被我遇上，大吵一架之後，她衝了出去。那天剛好是十五，月亮應該是很亮的，視線也應該是很清楚的，怎會讓那砂石車撞上夜奔的機車——機車上坐的正好是我的小妹啊！

撥轉著手中的念珠，多少個夜晚，我又是這樣紅著眼祈求著佛菩薩護念小妹，拜託佛菩薩照顧她、栽培她！記得在急診室時，母親光著頭衝進來，這是我第一回看到母親出家後的模樣。臉還是圓滾的，少了頭髮，視覺重心集中在她那不大不小的蒜鼻，微微向上的鼻孔，撐得好大。熟悉的黃牙縮在嘴裡，哭還是笑，怎麼再也看不出來了。

夜應該很深了吧，也許再過一會兒，就要起板了。我摸摸自己的頭，第一次在鏡子中看見自己光著頭的樣子時，也被嚇了一跳。我和母親一樣有著一張圓滾滾的臉，只是五官較像父親，但少了蒜鼻、黃牙，我幾乎和母親也不大相像了。剃度前，師父問我是否真下定決心放下過去的一切，從新開始時，我愣了好久——什麼是放下？我問師父：我可以放下對父母的怨恨？放下對小妹的愧疚嗎？抽抽噎噎地，我在師父面前哭了起來——從新開始不容易啊！師父遞張衛生紙給我，問我在佛菩薩面前想給自己求些什麼？我紅著眼說：「希望我的父母不要離開我，小妹還活著！」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難處，包括我們自己。我不問你可不可以放下，只問願不願意放下，從新開始？」「就這麼放下吧。」揪著念珠，我闔上眼輕聲地祈願著。

清晨的夜，傳來「叩、叩」的起板聲。天，應該就快亮了吧！

撞響生命之鐘

張軍

那地方叫鐘鳴，是中國大陸安徽省銅陵縣下屬的一個山區小鎮。

1985年秋天，我隨著一支測繪分隊駐進了鐘鳴鎮，為一座計劃開發的鐵礦測圖施工。剛下火車就高興地大喊大叫，說這下子可好了，從此天天都可以聽到鐘聲了！可高興不過三分鐘，當地老鄉便兜頭給我潑了盆冷水。說這地方雖然叫鐘鳴，委實是因為鎮南十多里之外有一座鐘鳴山。山上曾經有過一個清涼寺，鼎盛的時期有著99間半的廟宇，僧侶近百人。後來那寺院毀於戰火，僧人也全都流散了，所以這小鎮雖然叫鐘鳴，可他們人老幾輩子已都沒有聽過鐘聲了。

為了這個丟失了鐘聲的鐘鳴小鎮，我大失所望，心猶不甘，對那個惹是生非的鐘鳴山忍不住就要多看幾眼了。那鐘鳴山和小鎮之間橫互著一塊十多平方公里的山地平原，還隔著幾座植被茂盛的山頭，只是鐘鳴山遠遠地比別人高出一頭，就像羊群裡裹著一峰大駱駝，高高地揚起細長的脖子，四圍青山遮不住，一枝獨秀入雲天。但是出奇的地方還不在這裡，因為駱駝的頭顱通常都是很小的，而山峰的頂部也是愈高愈尖。可唯獨這鐘鳴山的構造不拘一格，那細長的脖子上居然長出了一顆碩大無朋的腦袋來，那可就不像駱駝了，不，分明是一口巨大的石鐘，被高高地擎舉在白雲之上！

我忽然明白了，那鐘鳴山，一定就是由此得名。

那山體之鐘，形鐘而非鐘，當然是撞不響的。只是四面八方的人們遠遠地欣賞那口浮上雲端的天外飛鐘，盼望著那種響徹雲天的悠悠鐘聲，這更是一個美好的願望。所以鐘鳴小鎮本身也沒錯，聽不到鐘聲是情理中事，何以橫加指責呢？

自聊自慰，我又釋然開懷了。

巧合的是，測繪分隊給我分了一間臨時宿舍，那視窗正對著鐘鳴山。窗前擺放一張辦公桌，桌上架設一台傳統的中文打字機。我時常要在打字機上工作，累了就抬頭看一看那別具一格的大山。深深地喘上一口氣，想一想需要多高的個頭，多大的臂力，多長的杵杆，才得以撞響那口天外飛鐘；又需要多麼博大的胸臆，多麼靈動的精神，才能夠承受並領悟那雷霆激蕩驚天動地的鐘聲。

那時候，我的內心其實很苦悶。因為走著一條佈滿荊棘的文學路，置身環境又是一支浪跡天涯的測繪單位，專業不對口，舉目無知音，弟妹們都已經結婚生子了，我還沒有接觸過任何一位異性。看上去心存高遠，有志人生，每日高高地昂著腦袋，其實，憋著一肚子苦水，裝出滿臉輕鬆罷了。

那鐘鳴山靜靜地看著我，默默地傾聽著一顆心靈的傾訴。倒像是聲息相通，自然和諧，真正地懂我，而且容我了。這讓我感到寬慰，受到鼓舞。

於是有一天，我便領著幾個夥伴，登門拜訪去了。

我們沿著那條從鐘鳴通往南陵的縣級公路，騎自行車走了大約5公里的光景，便開始棄車登山了。那是一條用石頭修造的石階山路，

有五米來寬。雖然年代久遠，依然保持完好，走在上面毫不費力，很是舒服。大約也走了5公里的路程，中間看了幾處殘留的文物風景，順著山勢拐了幾道彎，便接近了那狀若飛鐘的巨大岩體。就從那岩體的下面繞到山南，眼前的情形猛地一變——哈，四面青山在這裡挽起手臂，中間圍成一個深不可測的翡翠山谷。那竹海揚波，蘊霧生雲，曲徑通幽，微風清涼。果真脫離了凡塵俗世，令人飄飄欲仙了！

這裡不僅風景獨好，還有一些牽人情思的文物遺存。比如保存佛骨的靈骨塔，綠水依舊的養生池，歷盡滄桑的甜水井。尤其是那座毀於戰火的古寺院，居然幾進大殿的臺階還在，輪廓清晰，一切都好像是昨天的故事。只是那廟宇劫後餘存的建築材料，已經被人挪做他用。就在那廟宇正南下方的空地上蓋起了一座小禮堂似的建築，大門的上方還懸著一顆色澤斑駁的紅五星，刻著「列寧小學」的字樣。據說這裡不僅是抗日戰爭年代的列寧小學，還做過新四軍的後方醫院。就衝著這份履歷，也足以證明其年歲的久遠了。山頂上沒有見到人，我們在古寺院的遺址上各抒己見，感慨一番，注意力又集中到那口天外飛鐘上。繞著那鐘形的山岩細細考究，不意竟在山體的北面發現縫隙，那天外飛鐘不僅外形像鐘，而且內部中空。我們走進山體的內部，盤旋而上，居然登上了絕頂。哈哈，這天外飛鐘果真敲響了，那震天價響的鐘聲裡，我們就是一群滿天飛舞的音符呀！

那山體大鐘的頂部，也不過就是一個不足50坪的石台。四下裡高崖萬丈，雲飛霧揚，看下去令人心驚膽顫，小腿發酸。即便是激情滿懷，也不敢張牙舞爪。我們老老實實地坐下去，擠成一團，飽飽地感受一回高處不勝寒的滋味。那山風真的太大了，一不留神就會把人像樹葉一樣給吹跑了。可大家卻又捨不得早早離去，實在也是經歷奇

特，機會難得。下界雲霧疾走，頭上天光大開，我們像是乘上了太空船，浮上雲端，乘風破浪，這就變成神仙了！

下山之後，我們自豪無比，迫不及待地要炫耀一番。

卻不料，鐘鳴鎮上的鄉親們竟然搖頭歎息，說我們白白地爬了一趟鐘鳴山，居然沒有拜訪鐘鳴長老。山不在高有佛則靈，水不在深有龍則名。這鐘鳴山上的寺院雖然早就沒有了，可始終有僧人結草廬而居，撷野菜蔬食，在廟宇的廢墟上持信守法，虔心禮佛，苦苦地守候著一個精神的家園，那真是一個無名的聖僧呀！我和夥伴們面面相覷，都覺得這不太可能，我們在山上的確沒有見著人。鄉親們卻說，那是千真萬確，無名僧人是這座廟宇的正傳之主，年僅7歲就被當時的方丈迎進廟門——用今天的說法，也就是他們選定的轉世靈童——少小聰慧，過目成誦，可惜還沒等到他長大成人傳承衣鉢，寺院便橫遭兵燹之亂。僧人們死的死；亡的亡；離的離；散的散。只剩下年已古稀的老方丈，領著一個尚未成年的孩子徘徊不去。每日清理廢墟，點瓜種豆，晨鐘暮鼓，香火不斷，就這樣度過了一年又一年。後來，老方丈圓寂了，孩子依然孤守著那方土地，從青年，到中年，到老年。今天也是一個古稀老人了，還是那樣執著，那樣誠信，那樣善良，默默地守護著自己的佛主。不求富貴，不事張揚。真的，山下的百姓們幾乎從來就沒人見到過他，不知道他法號如何，年高幾許，甚至是不是還算是和尚，因為這中間又經歷過一場人間浩劫。那「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造反的紅衛兵們也毫不含糊地衝上了鐘鳴山，徹底地毀壞了一批埋藏著世代高僧骨灰的塔林，還把那無名僧人給揪下山來，強迫還俗，指配成婚，那無名僧人只好守著一個女人，老老

實實地過了十多年的俗家日子。直到盼來撥亂反正，落實了國家的宗教政策，他立刻又迫不及待地逃出家門，回到那古廟宇的廢墟上，匍匐塵埃大哭一場，又點亮一盞清油小燈……

無名僧人的故事，讓我嗟歎不已，思味無窮。

再推開窗子，眺望那口天外飛鐘，忽然就有了一種全新的領悟——大山有靈，古廟有魂，那天外飛鐘更不是陡具外表的啞然山體。不，那無名僧人的命運旋律正在藍天下飛舞，在白雲間升騰，耐人尋味，絲絲牽情。

大約又過了一個月，我獨自一人重訪鐘鳴山。

夥伴們誰也不肯陪我前往。天外飛鐘爬上去了，天外風光領略過了，鐘鳴山揭開了神秘的面紗，也就失去最初的吸引力了。夥伴們還極力地勸阻我，說那不就是一個半死不活的糟老頭嗎？幹嗎要大老遠地趕去看上一眼？值得嗎？再說了，這畢竟只是一個民間傳說，所謂十里無真信，萬一根本就沒有這麼回事，白白地捉弄你一回，冤不冤呀？我沒說什麼。知道有些事情說不清，再多的解釋也沒用，只是心裡酸酸的，有一種說不出滋味的悲哀。搖搖頭，歎口氣，竟自去了。

這次上山很順利，走完了那五公里的石階山道，剛剛轉過山坳口，迎面就遇上一個面容清曠的老人。而且不用別人介紹，我一眼就認準他正是我要拜訪的人。因為他那耳大垂輪，目光精湛，滿臉佛相，一身清涼。上前問個訊兒，果真是那位孤守空山的無名僧人。我心裡那個高興呀，真是千里有緣來相會，他老人家像是在專程地等候我呀！

老人把我領回他的住所，卻不再是人們傳說中的結廬而居，實際

上也就是那幢小禮堂形狀的大房子。那房子在抗日戰爭時期做過新四軍的後方醫院，辦過列寧小學，全國解放後又成了縣上的深山藥材收購站。也是山高路長人跡罕至的緣故，生意實在好不了，最後誰都不要了，成了山民們季節性光顧的羊圈。老人便把它裡裡外外地打掃乾淨，做為自己的棲身之所。那房子很大，空間很多，老人只佔用了居中偏右的一個房間。室內擺設簡潔明快，一如家常，只是朝北的那面視窗很大，玻璃也擦拭地分外明亮。我漫不經意地往窗外看了一眼，心裡卻猛地顫抖一下，那窗外不遠處就是依次升起的臺階，古廟宇大殿的廢墟赫然陳列在天地之間，一磚一石，盡在眼前！再看那窗臺上，一支線香青煙如絲，一盞清水波光似淚，顯然這立軸之地，就是一個意蘊無限的道場了。我輕輕地歎了口氣，感覺著自己的眼睛也潮濕了。

老人卻豁達，滿臉帶笑容。我們在一張八仙桌兩邊對面落座，談論的話題更是輕鬆自在，海闊天空，像是一對心有默契的忘年之交，神遊已久的同道朋友。無拘無束，想啥說啥。我當然要說起上次的遊山未遇，還有四鄉百姓們津津樂道的無名僧人守廢墟的故事。老人哈哈大笑，說不管有廟無廟，他的根在這裡，他的佛在這裡，他不守在這裡，還能到哪兒去呢？問及他的法號如何，年高幾許，老人只是搖頭，輕輕歎息，說：廟宇不存，劫難未了，和尚無顏稱法號；功課未果，宏願難就，年過百歲也不足道！說起佛理，老人給我談起五戒十善，四攝六度，也就是簡單的名詞解釋，點到即止。倒是對趙樸初先生的人間佛教津津樂道，出世即入世，功德在人間。我深感驚詫，這和尚守在大山裡，怎麼一點也不顯得孤陋寡聞呢？老人又笑了，指了指床頭上的收音機，說山頂上的訊號特清晰，全世界的節目都收得

到，太陽出山又落山，他每天都比別人見的早呢！

相見恨晚，談興更濃，可惜時間過得太快了。

告別老人，我沿著石階走下山崗，只覺得渾身輕鬆，滿心歡喜，似乎眼前的一切都變的清澈明白了。回到測繪分隊，融入世俗的人流中，我的心態竟然也和以前大不一樣了。似乎把一切都看得輕了，淡了，也就豁然開朗了。那時候，我對佛教其實還沒有多大瞭解，對孤守高山的無名僧人也並不是出於宗教感情，而只是一種高尚人格的嚮往。現代人的急功近利，淺薄尖酸，和那心沈意定清風白雲的老人相形參照，實在是彩霞飛天，爛磚鋪地，天壤之別，不可類比！

春節將至，單位放假了。夥伴們都忙著去趕火車，迫不及待地回家去和親人相聚。唯獨我一個人自願留守，要尋求一份閑遐，一種孤獨，一縷幽遠而寧靜的心緒。下雪了，天冷了，宿舍裡燒起木炭火，門窗自然也都關閉起來了。我推著鍵盤操縱那台傳統中文打字機，卻覺得那鐘鳴山上的一切愈發貼近，就近在眼前了。一幢年久失修的大房子，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飛雪狂舞，林濤轟然，青燈木魚，線香裊裊，讓人砰然心動，坐臥不安。

我決心要上山去看看老人。

儘管天上飄著雪，集鎮上還是很熱鬧，大家都忙著採辦年貨。我不知道佛家是不是也要過春節，只是摹仿百姓們的樣子，在集市上選了一個大竹籃，採購一些素麵香燭糕點之類。看到別人都在寫春聯，尋思著是不是也給老人捎一付春聯？可是，萬一佛門根本就不時興過春節，那還用著貼春聯嗎？就這樣思來想去，春聯最終還是沒有寫，詞倒是想出來了，上聯是「天上一年是一天」，下聯是「地上一天算

一年」，橫批「快樂神仙」。說白了，我真的不懂什麼工整對仗，只是想逗老人開心。我把打字機裝上紙，把自撰的春聯給列印出來，總覺得有點非驢非馬，不太像那麼回事。索性也把它塞在籃子裡，一併給帶到山上去，就向老人求教吧。

山上高寒，積雪難融，那果真是一次艱難的跋涉。

老人也有了很大的變化，顯得面色黑黃，消瘦的多了。只是笑容依舊，豁達樂觀，說其實也沒什麼，他只是生了一場小病，在床上躺了好些天，這都已經過去了。真的，他是完全好起來了！我搖頭，歎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極力勸他跟我一起下山，我那裡有吃有住，有醫院，天氣預報說近日還有大雪，老人家畢竟年事已高，孤自一人守在這大山上，那太危險了！老人哈哈大笑，說出家人一心向佛，還顧得上這些嗎？老人寬慰我，說他的情況其實很好的，佛祖保佑，這古寺院的廢墟上到處都是肥沃的土地，隨便種上一點豆麥瓜果就足夠他一人享用了。縣上每月還給他發一筆小小的生活費，多少是個補貼。十里八鄉的鄉親們其實一刻也沒有忘記他，隔三岔五的總會有人上山來看看，老人還給我指看那幾簍子木炭，一堆菜蔬，說瞧見了沒有，那是昨天才送來的！佛哇，大象無形，大化無蹤，那其實就是根植在人們心底裡的一縷善脈，慈悲天下，福澤無窮呀！

我心有所悟，熱淚滾滾。

下山之後，天上果然飄起了鵝毛大雪。

也是爬山太累了，那天我早早地就睡下了。睡夢中，還惦記那山上的老人。像是在觀賞著一部電影，老人一顰一笑，神情生動，不知要對我說什麼，只是一點也聽不清，就在我束手無策乾著急的當口，

吹起一陣清爽的風，那天外飛鐘轟然雷鳴。真的，我明白了——正是那位孤守深山的無名僧人，一生追求，持德有恆，終於撞響那口山體之鐘！

第二天，大雪停了，只是白雪皚皚，溝溝壑壑，這就是封山了。

眺望著那銀裝素裹的鐘鳴山，我深深地吸了口氣。似乎還能聽得到那不絕如縷的鐘聲，感受到那觸及心靈的律動。情不自禁地念一聲：南無阿彌陀佛！

就在這一天，我接到一紙調令。接著便有人趕來，和我交接工作，安排行程。等到春節過後，冰雪消融，我已經到了千里之外的古城滎陽。後來又去了嵩山，去了洛陽，去了新疆，去了內蒙，去了海南，去了西藏。一個如牛負重的苦行者，浪跡天涯的尋夢人，再也沒有回過安徽皖南，見過那位鐘鳴山上的無名僧人。只是，無論我走得多累，活得多難，心裡總有一片晴朗的天空——那春風徘徊，暖意留人，一抹染透紅霞的喜悅，一縷催人猛醒的鐘聲……

感謝鐘鳴長老，那歷盡劫難的人間活佛，撞響我的生命之鐘。🕒

菩薩子 來寫經

菩薩子，一起來寫經，
每個筆劃裡，都有最虔誠、禮敬的心意。

【按】下一頁的佛經書法可作為描紅之用



斷	捨	諸	佛	則	佛
一	離	佛	法	獲	子
切	如	之	心	一	若
惡	諸	道	無	切	諸
具	法	隨	所	勝	菩
足	相	眾	礙	妙	薩
眾	悉	住	住	功	善
善	能	住	去	德	用
	通	恒	來	於	其
	達	不	今	諸	心

摘錄自《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四·淨行品第十一》

書法·釋見潤/狼毫小楷·雁皮宣

邀請您 送一份法喜到人間

香光莊嚴季刊從七十四年創刊發行 二十年來
搭起佛教與社會的橋樑 一步一腳印 由生澀到踏實

竭誠邀請 您
共同參與這段弘法利生的善緣
你的護持
將使這座傳法的橋 更堅實 更穩固

我們一起來
讓佛法落實人間 更貼近人間的生活

助印芳名

壹萬元

洪瓊真 正覺堂 釋圓教

陸仟元

王啟薰 南師六五級同學會

參仟元

韓露廷 林高塚 林瑛崑
陳秀鈺 方劉璣 鍾顧隆

貳仟元

釋慈敏 董怡均 陳成庚
潘秀鑾 洪永宗

壹仟捌佰元

蔡毓瑄

壹仟貳佰元

蘇世芬

壹仟元

釋永中 釋心玲 劉瑞明
盧銘松 陳果濟 楊孟樺
楊馥瑄 蔡年香 胡芳瑜
楊鴻恩 王郁菁 蘇月霞
陳昱叡 何迪雨 楊斐琬
劉志賢 黃敬碩 陳秀雲

陳文雄 李秀英 劉桂吟
蔡曉瑛 蔡曉雯 黃素華
無名氏 三寶弟子
司命灶君

玖佰元

楊智堯 楊智勝 楊智安
楊智竣 楊筌詠

陸佰元

葉翠英

伍佰伍拾元

陳雪霞

伍佰零捌元

杜秋惠 蔡良榮

伍佰元

林淑梅 陳石妹 李德蓮
許文獅 蕭安迪 蕭安翔
李福良 呂攻玲 陳隆成
陳素芬 陳棟樑 顏玉珍
朱書瑩 林永昌 李秋香
吳淑美 林瓊妹 賴鼎荃

肆佰玖拾貳元

釋悟因

肆佰元

郭潔心

參佰伍拾元

程建華

參佰元

何偉綸 何禹焱 何漢強
郭美津 郭守貞 朱珍宜
朱珍慧 朱敏慈 蕭美玲
朱正義 陳洪淑茹

貳佰伍拾元

鄭財源

貳佰元

釋融利 釋法淨 釋法聖
倪莉宸 何芸榛 黃妙貞
孫寶治 陳俊郎 劉泳妮
陳漢煌 金億唐公司

壹佰伍拾元

陳布燦 周麗花 尹琪
尹文

壹佰元

黃茂松 謝美君 謝晏珊
謝筑恩 謝易珊 陳素珠
簡金和 簡姿蓉 簡志偉
簡梅如 簡福仁 洪南貞
黃仙花 洪水玉 范玉球
簡順超 潘美娟 謝清江
陳靖 陳玉芝 簡梁阿歌

美金壹佰元

Sophia Liao

郵政劃撥：03308694 香光寺

以上助印芳名自民國94年8月21日至民國94年11月20日止

【關懷佛教教育 共創人間淨土】

香光莊嚴雜誌社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發行人兼總編輯：釋悟因

執行編輯：釋見鑣 簡伊伶 美術指導：雅堂設計工作室

社址：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 49～1 號

49-1,Hsiyachao,Nei-pu,Chu-chi,Chia-I,60406,Taiwan,R.O.C

電話：07-7133891 傳真：07-7254950 郵政劃撥：03308694 香光寺

網址：http://www.gaya.org.tw/magazine E-mail:magazine@gaya.org.tw

本刊流通處

香光寺 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 49～1 號 電話：05-2541267 傳真：05-2542977

紫竹林精舍 鳳山市漢慶街 60 號 電話：07-7133891～3 傳真：07-7254950

安慧學苑 嘉義市文化路 820 號 電話：05-2325165 傳真：05-2326085

定慧學苑 苗栗市福星街 74 巷 3 號 電話：037-272477 傳真：037-272621

印儀學苑 台北市羅斯福路 2 段 100 號 4 樓 電話：02-23641213 傳真：02-23641993

養慧學苑 台中市西區大墩十街 50 號 電話：04-23192007 傳真：04-23192008

香光山 桃園縣大溪鎮福安里 11 鄰頭寮 16 號 電話：03-3873108 傳真：03-3873108

製版印刷：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字第 4548 號 中華郵政台字第 0343 號登記為雜誌交寄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創刊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讀者若重複收件或需變更地址，請通知各流通處，以便修改。

◎轉載文圖請先徵求同意。

ISSN 1027-5126 【非賣品】



一朵開敷的蓮華，表達香與光的意象。有兩種意義：

一、華開蓮現，象徵佛性的開顯；

二、香光莊嚴，象徵慧光照破無明痴暗。

香與光的結合蘊涵著香光尼僧團

悲願、力行、和合的理念，期望有志者一起同行，教育自己，覺悟他人，共同活出「香光莊嚴」的生命。